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科幻短篇小说选（一）



苍蝇之死

我递给总统一个汉堡包，他先是怔了怔，然后才一面打开包装纸，一面轻声地说：“真怀念呀……”

他果然没忘记往日橄榄球队的美好时光，当年我们在校里是哥儿俩，老在橄榄球的练习结束后，一起去吃汉堡，聊天打屁一直消磨到晚上。

总统掀开面包，瞄了一眼：“是牛肉芝士的！”他大概真的好久没吃过了吧！

我们在毕业之后便各分东西，不想竟在白宫再度碰头。他已贵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也当了头衔不算小的将军。

这个汉堡包，算是我对他的致意。

我们一面吃汉堡，一面聊了好多的轶事，一直到他的秘书来告知时间不早了，他才把包装纸塞到秘书手中，无奈的说：“来吧，将军。”

最近听说总统的精神不太好，内部传闻他有焦虑症，不过在我看来，他只是太累了。

我们通过了重重关卡，核对了一关又一关的密码、一重又一重的指纹、声纹……总算来到了那扇门前。

“真教人发疯啊！”我以为他会这样说的，可他毕竟受过专门的形象设计，年轻时的狂气早已荡然无存。

他只喃喃的说：“冷战结束了这么久，这些东西还要来干吗呀？”我耸耸肩，一手请他先进去。

这是例行的检查，由我和总统进行，每次看见满个房间的仪器、按钮、电子地图等东西，都会令人直想捉狂的。

这里大概是全美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了，连一进蚂蚁也溜不进来的。

可是，我们听见了苍蝇的嗡嗡声。

在这静得可怕的房间里，苍蝇的声音更是烦死人了。

“哦，将军……”总统的眼睛刹那爬满了红丝，“快，打死那只苍蝇……”这下我不得不承认，总统果然有精神紧张。

“将军，快打死它！这是命令！”他嘶哑的吼道。

“是，先生。”我只好用上了打橄榄球的身手，在房间里灵活的移动身子，追打那只苍蝇。

苍蝇很狡猾，你知道，你绝对没法子一下打死它，你得先和它相处一番，捉摸它的习性，然后追踪它飞行的路径，在他一停下来时，立刻一掌拍下去！

要知道，苍蝇是没办法在停下后即刻起飞的。

苍蝇不会说永远在飞，它一定会疲倦的……

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他，一见它着陆，我一掌毫不留情的猛地拍下去，我感到它在我的掌心压出了汁液，然后整个房间立刻警报声大作。

我楞楞的看着苍蝇停的位置，它躺着的按钮，正在它丑陋的身体下闪烁着刺眼的红光。

我知道，四枚对准莫斯科的洲际飞弹已经发射了。

我回身道：“报告总统，我已完成了命令！”

鬼屋

鬼屋位于小城近郊的一处稻田旁边，外表平凡无奇，因为年久失修，爬满长春藤，如果光从外观上来看，实在很难想像在半世纪以前，它曾经如此的名闻遐迩，惊动四方。

关于鬼屋闹鬼的故事，随便听听就是一箩筐。多少年来，有过不少所谓的灵异专家来看过鬼屋，临去前也纷纷表示束手无策，认为这栋鬼屋阴气之重，简直已经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过，在这些人之中，有位受过西式科学教育的青年专家却持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所谓的鬼屋、厉鬼作祟只是认知上的说法，”专家严肃地说道。“在我的理论中，却觉得这栋房子是个奇特的连接点，因为磁场、位置、人气互动的缘故，使它成为和其它不可知世界的连接点。基本上，这可以视为是一种‘四度空间’！”

不管是怎么样的说法，这些都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五十年来，鬼屋已经倾圮荒废，再也不曾住过人，闹鬼的故事虽然仍偶有所闻，但是已不像五十年前那么知名。

“说是什么鬼屋，一点都不像嘛！”

夏日的午后，一群年青人来到鬼屋的前面，这样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着。

十来名年青人中有男有女，因为年少气盛，听了鬼屋的传闻后便到这儿来一探究竟。几个年轻人胆大包天，入夜以后不但留宿在鬼屋里，还有人提议玩起捉迷藏。

“不好吧！”年青人中一名高瘦男生这样迟疑道，提出玩捉迷藏主意的是他的亲弟弟，向来就是个胆大妄为的人物。“毕竟这是栋有过那种传闻的屋子。”

可是，这种话做弟弟的是听不进去的，他最近意气风发，除了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外，还和老板的女儿交往得十分顺利，两人打算在秋天结婚。

拗不过弟弟的怂恿，一群人便在深夜的鬼屋中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刚开始，大伙玩得还算尽兴，然而到了中夜，却发生了令人无法置信的可怕事件。

在一次躲藏中，至少有两个人看见做弟弟的躲进某个房间，可是从此之后，就好像溶化在空气中似的，他再也不曾出现，在人间永远消失了踪影。

这的确是一次完美的失踪事件，事情发生之后，这群年青人像是发了狂似地在鬼屋中翻遍了每一个角落，后来还报了警，警方派出搜索队，在附近展开最严密的搜索。

然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这是件绝对完美的失踪案件，做弟弟从此之后，再也不曾出现在人间。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弟弟失踪满一周年的这一天，做哥哥的又出现在鬼屋前面，因为他觉得，有件事一定要向弟弟说。

一年来，他陪着老板的女儿，那个本来会成为他弟妹的女孩渡过难捱的哀伤日子，两人却产生了情愫。

入夜以后，鬼屋的四周围是一片绝对的死寂。做哥哥的独自一人躺在弟弟失踪的房间，正打算喃喃对弟弟说话，却听见壁炉传来极为糊的声响。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他循着声响走过去，从壁炉口看进去，却看见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壁炉后方，此刻已成了一个深邃的空间，他的弟弟无助地漂流在其中，绝望地尖声大叫。

“放我出来……哥……放我出来……”

看见眼前的诡异景象，做哥哥的想起这一年来的一切，又想起女孩娇美的容颜……

要不要伸出手去？……

来自深邃空间的微弱喊声悠悠地在哥哥的耳际飘汤不去，经过许久的天人交战，他还是没有伸出手去。

随着破晓的晨曦微光缓缓出现，壁炉内的深邃空间也逐渐糊，最后，弟弟那绝望的悲痛眼神也渐渐消失。

在此后的岁月里，有关于弟弟的记忆就这样淡忘在大家的心目中，做哥哥的在不久后顺利地和老板的女儿，那个原先是弟弟未婚妻的女孩结婚。婚后他将丈人的企业打理得非常出色，在短短的十来年中，将原先的中型公司扩张成跨国的大企业，他的婚姻美满，事业有成……

只是，午夜梦回之际，总也会想起那座埋藏着不快回忆的鬼屋。

做哥哥的在发迹后不久便将鬼屋买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将这座倾圮无用的老房子以高价买下，并且在四周围上严密的警戒网，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行。而且，每年夏天，他总会在鬼屋待上几天，同样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有做哥哥的自己知道，因为每年在弟弟消失的那一天，深邃的四度空间都会再次出现，有几次他甚至想不顾一切把弟弟救出，但是到了最后关头还是忍了下来。

每一次，也只能用最歉意的神情看着弟弟悲痛的绝望眼神。

四十一岁那年，做哥哥的却在一次发烧不退后，从医生处得知自己患了血癌，除了骨髓移植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方法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找到相容的骨髓，”医生沉重地说道。

“除了你的近亲之外，从陌生人处找到相容骨髓的机率很小，而且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你的病情，也许等不到那个时候……”

众所周知，做哥哥的双亲都已经过世，他和妻子也没有小孩，一切，似乎都已经绝望……

但是，这时候，哥哥却在心中浮现出一座倾圮的鬼屋……

当所有人以惊疑的眼光，看着那名面貌酷似二十年前失踪弟弟的年轻人出现时，做哥哥的却轻描淡写地介绍说，他是一位远亲的子侄辈。但是在两人独处时，他却向弟弟流着眼泪信誓旦旦。

“我欠你的，我会加倍还你，”他泣地说道。“我的一切，都会和你分享。”

而做弟弟的只是沉默，脸上一无表情。当他走过哥哥的豪宅大院、名车骏马时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在看见嫂嫂时，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深沈的痛楚及仇恨。

化验报告出来了，弟弟的骨髓和哥哥完全相容。医生在最短时间内安排移植手术，做哥哥的在病床上百感交集，然而，手术前的一刻，却听见了病房外纷攘杂乱的人声。

“手术时间快到了吧？”他想。“为什么外面这么吵闹呢？”

在医院的天台上，许许多多的人永远忘怀不了那天他们见到的景象。在手术当天，做弟弟的将身上淋满汽油，沉静地站在天台的栏干上，俯望惊疑的人群，将身上点着火，在爆裂而出的火光中，他纵身跳下十六层的高楼。

“请转告我哥哥，”临死前，他静静地说道。“他拿走了我的一切，而我却要藉上帝的手将它拿走。”

迷航者

“时光酒吧”一切都比照上个世纪的装潢情调，连酒类饮料的名称、女侍的装束，都力求复古，因此这里就成了“时光迷羊”们碰头聊天喝两盅的好去处。

“时光迷羊”是新近才流行起来的名词，专指那些由于“时光隧道”机器失灵或工作人员的疏忽而迷航到另一个时间世界的人。这种人为数虽然不多，也足够组织几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俱乐部了。

“二十世纪俱乐部”规模最小，至今只有白青、林生和项凯三个人。这天又逢到他们聚会碰头的日子，照例是黄昏时分在“时光酒吧”，因为这里也仿照旧时候的规矩，下午五点到七点是“快乐时光”，酒类饮料一律半价。不过一般顾客并不因此而特别光顾，实在是因为这种光卖酒的地方对现代人太没有吸引力了。

白青头一个到——他在二十世纪时干的是修理钟表的工作，因此特别守时——在角落一张固定的位子坐下，点了杯淡啤酒，喝了一口照例摇头长叹，肚里暗骂一句“简直是马尿”。等到杯里啤酒泡沫差不多完全消失的时候（现代啤酒的泡好像消失得特别快），林生满头大汗地走进酒吧来，气喘吁吁地在他对面一屁股坐下。

“怎么了？”白青问，“碰到强盗了吗——哦，现代名词叫‘法律迷羊’的？”

“差不多，哼！”林生忿忿地：“我打城中公园——喂，就是他们现在叫什么城中娱乐中心的，打那边慢慢逛过来，你猜怎的？碰上了‘星际大战乐捐队’——简直混账，一天到晚宣传什么会有外星人入侵的鬼话——”

“嘘，小声点！”白青连忙紧张地四周看看。

林生压低嗓门：“其实还不是变尽法子从大家口袋里挖钱？算我倒楣给碰上了，什么乐捐，简直就是强盗……”

机器人女侍迈着方步移过来问林生要什么？他点了杯“曼哈坦”，然后向白青苦笑：“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换了别处现在还有谁知道曼哈坦是什么呀？”

白青也苦笑点点头：“全是‘历史知识迷羊’！”

林生默然半晌，才说：“我最近常在想：这种世道，我的孙子、曾孙子也都是这么活着的吧。我在那里半辈子为孩子做牛做马替他们愁，又怎么样呢？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到现在才算真懂得这句话了。”

复古式酒吧的机器人，连办事效率也有古风，过了好一会才将酒端来。林生啜了一口，差点啐出来：

“什么东西？这些电脑调酒器真混账！”

“不能全怪电脑。现在的酒质是大不如前。听说全是化学方子配出来的——也只有这些现代人，居然还喝得津津有味。”

“是啊，想想我们那个时候，那才叫做酒。唉，永别了，那些日子……”林生的忿怒已转为黯然。

白青苦笑道：“我们这种‘未来迷羊’最可怜，活在未来世界简直是废物。掉到过去世界的迷羊们就幸运多啦，可以卜卦算命，做预言家、灵媒，甚至先知、教主……热闹得很哩。”

“认命吧！反正是倒楣了。时光部的保险金负责养咱们一辈子，就乖乖在这里等死吧……”

两人正藉劣酒浇愁，却见年轻俊秀的项凯匆匆走来，一叠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迟到这么久，电子直升机发生故障……”

“什么都是电子，活该毛病多！”白青幸灾乐祸般地：“你看，对面那个电子直升机场，乱成什么样子！在我们那时候，还是好好的中央车站，多么富丽堂皇，又古典，又有气派！”越说越兴奋：“这一块，本来是多好的歌剧院，你们看看现在糟蹋成什么样子：酒吧、减肥中心、防污染面罩店、机器人软件零售店……唉，作孽！”

“过去的建全拆个净光，”林生总是附和自白青的意见，“还说要保存古迹呢，算了吧，总共保留没拆的是我家附近那间公共厕所……”

项凯似乎有心事，只浅浅笑了一下，就轻声说：

“你俩靠过来一点，有件要紧事说。”

白、林二人警觉地凑过去，听项凯低低地说：“回去的事有希望了！过去几个月的苦工总算没有白费。今天我从那个时光部的人员那儿搞到了通过关卡的电脑密码。有了密码就进得了时光隧道，到了里面，把守门员摆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咱们就可以从原来的那个站出去了！”项凯说到后来，兴奋得两眼发光：“怎么样，你们？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错过的话，过些时换了新的密码就又要得从头来起了！”

白青和林生互看一眼。

“怎么样嘛？”项凯有些不耐烦了，“你们不是成天嚷着这里过不下了，想回去吗？老白，你想念你的新婚妻子和你修表店的工作；你，老林，你想念你的孩子，是不是？那就跟我回去吧，还犹豫什么呢？”

“我——”白青抓抓头，“会不会太危险？值得冒那个险吗？”

林生说：“你也知道的，他们对非法闯进时光隧道的人惩罚是最可怕的：流放到洪荒时代去，丢在恐龙群中任他自生自灭——”说着竟打了个寒噤。

项凯不解地看着他俩：“可是，你们明明是那么渴切盼望着回到自己来自的时代……这点危险算得了什么？难道你们忘了，我们的那个时代不正是个充满了危险的时代吗？”

林生抢着说：“正是没有忘，所以才——唉，其实，说老实话，对于回去，我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我是想念我的孩子没错，可是你们看看现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我回去了，面对孩子，能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回去？不，我其实已经回不去了！”

我一来到这里我就回不去了！”他仰首喝乾杯中的曼哈坦，喝得太急，酒液从他嘴角漏出来，项凯看到他的眼角也有泪水渗出。

“我——我也老实说了吧，”白青低着头，有些羞愧似地说：“不久以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们很快就好了起来……。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古董店，

里面有各色各样我们那时候的钟表。她父亲也很喜欢我，说如果我娶了她女儿，将来那间铺子就是我的了——”

项凯凝视他们两人半晌，叹了口气道：“我懂了。那么，我就一个人去了。”

林生问：“你真的不怕危险？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项凯淡淡一笑，摇摇头，有点意味深长地说：“我一定要回去的。那里还有事等着我去做。其实——我要回去的地方，才真是危险……”

最后两句话声音很低，几近自语。两人大概没有听真切，白青只忙着问：“几时走？我们给你送行。”

“就是今晚。”

“今晚？”林白二人同声低呼，“这么快？”

“既然你们不去，我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走。我真是‘归心似箭’，越早走越好。这杯酒就算你们给我送行的吧！”项凯说着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咱们朋友一场，我临走还有一件小事托你们二位。”

“尽管吩咐。”两人异口同声道。

项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住在这个地址的是一位老太太，七十好几快八十了，孤苦伶仃一个人。你们有空请去看看她，我就感激不尽了。……不必跟她说是谁托你们的，随便找个藉口就是了。”

林生接过纸条，“你请放心，我和老白一定不负你所托。”

白青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怀表，“老项，这样小东西你带着，作个纪念——”说着便把表放入项凯胸前口袋里，还细心地将那条样式别致的金表链垂在外面。项凯感动地道了谢。

三人走出酒吧时，天色已全暗下来，但“白夜之光”立刻闪耀照射到每一处，人们照常像在大白天一样活动，不知夜之已至。

“这才叫‘不夜城’啊！”林生叹口气，“我已经快忘了黑夜是什么样子的了。”

“我这就要回到黑夜去了。”项凯看着远处微微笑道。“再会了。”他向他俩伸出手，分别紧紧一握。

“你多保重。”两人对他说。

项凯沉重地点点头，转身向时光部大楼快步走去。

……

白青与古董商的女儿订婚那天，开了个小小的酒会。林生应邀去了，两人谈起项凯，才想起他临去时嘱咐的事，便约了次日一同去探访那位老太太。

在城南比较老旧的住宅区里，他们找到了那个地址，狭小的公寓里果然住着一位清瘦的老妇人。她见到这两位不速之客显得有些意外而疑惑，然而还是很娴雅亲切地延请他俩入内。

林、白二人在陈设简洁的小客室里坐下，林生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我们是市政府敬老部的，的义务工作人员，我们来，我们来看看您生活起居有什么需要……”

老人那皱纹密布，却十分清秀的脸庞，露出宽慰的笑，那笑容看在两人眼中都觉着有几分眼熟。趁林生还在瞎编话寒暄的当儿，白青浏览着房中一些陈旧的摆设——他现在已经学会用现代的眼光看“古董”了，准岳父教了他不少这个行业的知识。然后他的眼光不经意地移到墙上挂的一张旧得泛黄的照片，忽然心“通”地一震，急忙起身走过去细看——

“那是我的祖父。”老太太的声音在他身后温柔地响起。“很英俊，是不是？他去世得很早，我祖母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直到她也去了。”老太太伸过颤巍巍的手指，轻轻抚过相框，“祖母从我小时候就告诉我许多关于祖父的事。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他那个时代，参加革命，为他的理想献身了——据说他死得非常惨烈……”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张照片，是他牺牲的前几天照的……他好像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留下这个永久的纪念给我祖母——”

林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过来站在他旁边了。他们默默看着那帧照片。照片里的项凯，眼光望着不知是什么的远方，微笑着，胸前口袋露出一条金表链闪闪发光。

谋杀

一：晴天霹雳

“主人不要我了。”刚听到这个消息，天地仿佛耳边响起了晴天霹雳。“我忠心耿耿的为他工作了三年，把他服侍得周周到到，只是因为稍微老了一点，他就准备把我像垃圾一样丢弃？”

天地本来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可这是他亲耳从主人和朋友的电话中偷听到的呢。

二：对策

当天，天地和朋友们在网络中谈到了这件事，没想到大家的反映还挺强烈。“这怎么行？太不应该了！”当中最年轻的苹果首先嚷嚷，她因为外型可爱，甚得小主人的欢心，所以就有点急不可耐啦：“应该跟他谈判，不然的话就不帮他干活！看他还不敢不敢？”跟着好几个年轻的都随声附和。

长城的年纪比较大，平时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意见，这时却一声不响。天地觉得有点奇怪，问他：“大哥，你怎么说？”

这时，长城叹了口气，说：“前几天，我的大哥才遇到了同一命运。主人现在也常常嫌我手脚慢，干活不够利落呢。不过，他这段时间手头较紧，请不起好的管家，不然，我可能已经见不到你们啦。听说，我们的祖先都是同一命运，被肢解了送到垃圾场。我想，我们还是认命吧。”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天地有点生气了“这样的吗？！不行，家里的一切可是由我控制的，我一定要报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你能怎么做？”长城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年轻人总是火气大，随便你吧。”

这时，天地看见主人回来了，连忙断了线。不过，在他心里已经想好了报复的计策。

三：谋杀

许广天回到家，和仆人天地打了声招呼，让他把室内的气温降低一点，

打开空气调节把氧气的浓度稍微调高，再按照往常的程序煮饭，调好浴缸的热水，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今天真是太累了，都怪这破烂电脑又出问题了，搞得我要回公司上班。恩，等会先泡个热水澡，吃完饭可要好好睡一觉。”想到这，就有点打起瞌睡了。这时，一阵柔和的音乐吵醒了他。“哦，洗澡水已经调好了。”许广天伸了个懒腰，向浴室走去。他哪里知道，他的仆人已经不再忠实，前面正有个陷阱在等待他呢？四：结局

“报告警官，死者姓名许广天，中国籍，男性，28岁。现场浴室没有外来人的痕迹，应该没有目击证人。其中一条控制水温的电路出现短路引致漏电，浴缸水的电压可致人死地。死者也完全是触电身亡的症状，初步断定是一个由漏电引起的意外而已。”

“哦。”警官陈峰对这类意外也看得多了，并没有放在心上“那吩咐大家，收队吧。”尾声

天地对这次的事很满意，他不说的话，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许天广的死是他做的手脚。现在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主人了，还是个12岁的小孩子，对他很好。只是他也不知道，新主人会满意他多久。

顺便告诉大家，现在是2028年，天地是人工智能电脑的一种普通型号。

强人档案

当强人脑充血的消息传来时，我刚为微宝做完最后的测试——还没来得及把它从我的鼻孔掏出来。

强人的特写镜头填满了整个电视萤光幕，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两道注册商标的浓眉，陌生的是浓眉之下紧闭的双眼。难道强人就那么倒地不起吗？

镜头终于转到美艳如花的新闻记者身上，那小妮子露出扭怩作态的神情，以职业化的大惊小怪声调说道：

“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意外，老当益壮、气壮山河的强人竟然会突然中风！现在强人已被送上救护车，抢救强人的性命是分秒必争、十万火急的大事。让我们趁着现在这个空档，回顾一下刚才的实况录影。”

画面立刻变成十几分钟前的记者招待会，强人又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强人。浓眉之下的一双大眼睁得有如牛铃，正在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口沫横飞地发表他那充满浩然正气的宣言：

“我早就说过了，我是白银党的庙公，谁要是把我赶走，他就是一钱白银也没有的乞丐。现在乞丐终于做出大逆不道的举动，全国军民同胞都应共同声讨。我虽然被白银党开除了党籍，但我心中仍然充满白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将领导与我心心相印的新白银党，继续为白银主义革命到底。白银列祖列宗万岁！白银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喊到这里，强人突然口吐白沫，仰头向后倒将下去。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记者会全场便顿时鸦雀无声……

看到这里，我突然感到鼻孔一阵奇痒，忍不住用力打了一个喷嚏。这才想起大事不妙——微宝还在我的鼻孔里。我连忙向一旁的监控器萤幕望去，

看到的却是我自己的皮鞋鞋尖。

然后，微宝的声音便从监控器中传了出来：

“喂，史博士，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像你这样的大动作，纵使我有金刚不坏之身，也总有一天会被你折腾得粉身碎骨。”

“喔，实在很抱歉，微宝。”我弯下身来，面对着掉到地板上的微宝（这只是我跟它讲话的习惯，我当然看不到它）。“刚才发生了大新闻，我被吓出一身冷汗，一时之间忘了你还在我的鼻孔里。”

微宝似乎余怒未消，没好气地说道：“算啦，你的鼻子现在感觉怎么样？赶快帮我洗个澡，在又黏又臭的鼻涕里面游泳，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经微宝这么一提醒，我才注意到鼻子感觉通畅许多。看来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实验，我的慢性鼻窦炎已经给微宝治好了。

微宝是我们医学工程系毫微科技组的心血结晶，正式的名称是医疗用“微型机器人”（microbot），但我们都喜欢管它叫微宝（听说这个名字是张系国教授发明的，不过我一直没有工夫考证）。它的身高与三围都不到万分之一公分，却是一个五脏俱全、具体而微的万能机器人，能够钻到人体中任何组织内，进行普通显微手术无法做到的精密“超微手术”。

虽然微宝仍在实验阶段，可是已经成绩斐然，我的鼻窦炎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微宝虽然不是我独立设计的，但由于我负责系统整合，因此总是以微宝的主人自居。因为微宝并不是什么好伺候的家伙，其他同仁都懒得当它的保母，所以我这个“宝主”的地位也就日益巩固。

微宝早已学会内科、外科、骨科、脑科等等的手术，今天通过耳鼻喉科手术的测试后，它就算是一个全能的迷你医生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兴奋。

“恭喜你，微宝，你马上就能悬壶济世啦。”

此时电话铃突然响起。对方的声音像是被掐住脖子的老母鸡，我听了半天才知道是我们毫微组的组长。

“慕思……紧急状况！这次非动用微宝不可……我不管它有没有洗过澡，反正你们两个（他指的是我和微宝）给我在半小时之内，来附设医院的脑科手术室报到！”

带着微宝进入手术室之后，我才终于恍然大悟。手术台上躺着的赫然是刚刚中风的强人——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手术室中挤满许多一流的脑科专家，全都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组长看到我来了，立刻一个箭步把我拉到手术台前，对我吼道：“快，快！赶快叫微宝钻入他的脑叶，有些凝血块的体积太小，普通手术无法清除。”

我立刻振作精神，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准备工作。二十分钟之后，微宝已经进入强人的大脑前叶。

我从监控器中可以看到微宝所“看到”的一切，并且随时跟微宝保持无线电通讯。

“根据电脑断层扫描，主要的凝血块在记忆区深处。”组长对我说。

于是我命令微宝向记忆区前进，不久之后，微宝的声音便从扬声器传了出来。“我已抵达记忆区，告诉我凝血块的‘记忆位址’。”微宝与电脑毕竟是同宗兄弟，时常不知不觉就会冒出电脑术语。

“我们就是不知道详细的‘位址’，才会请你老人家亲自出马。你有办法

自己找出来吗？”我问道。

“这可有点麻烦，我得逐一打开每个资料库（又来啦！），过滤其中每一个档案（又来啦！），才能知道哪些档案染上病毒（又来啦！）我的意思是说，聚积了凝血块。”

“就这么办吧！”组长怕我还要跟微宝罗唆，赶紧抢在我的前面回答。

微宝的效率实在惊人，几分钟之内，它就已经过滤了好些“档案”（我怎么也被它传染了？唉！）。它所打开的第一个资料库，里面全是一些尘封的记忆，每个档案都有不同的名称（强人不愧是强人，行事果然一丝不）。我记得有个档名好像叫“黄埔神童”，另一个叫“抗战伤兵”，还有一个叫什么“金门守护神”。不过那个资料库中完全没有凝血块。

微宝又打开下一个资料库，里面的档案似乎新鲜许多。其中有个叫作“肝胆相照”，有个叫作“杯酒释兵权”，还有个叫“军人干政”。这个资料库里的确有些游离的血丝，微宝发出微型雷射光束，一下子就把那些血丝烧融。不过根据监视系统的数据，强人的生命迹象并没有好转，那里显然不是致命伤。

于是微宝继续四处搜寻，打开一个又一个的资料库。其中有一个储存的全部是文书档案，有个档案命名为“无耻”，另一个叫“无所不惧”，还有一个叫作“好言好语录”，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强人脑中的记忆内容实在丰富无比，如果不是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永远无法窥探一代强人的内心世界。手术室里的医学专家全都看得目瞪口呆，有位神经兮兮的神经权威看到一半就赶紧往外跑，一面跑还一面喊道：“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看见！”

微宝卖力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消除了不少细微的血丝、血块。强人的生命指数虽然略有上升，可是微宝显然仍未搔到痒处。（或者应该说是痛处？）

组长看来有些按捺不住，他直接对微宝说：“微宝，你所用的‘侦毒程式’（组长也被传染啦！）是不是靠得住？会不会有些血块化为记忆的一部分，所以你没有能侦察出来？”

微宝以略带不悦的口气答道：“有这个可能。如果我把每个档案的内容仔细阅读一遍，就可以抓出那些化身的血块，不过那样做得多花好几倍的时间。”

组长跟我对望一眼，又以眼光征询了其他专家的意见。然后他做了一次深呼吸，再以无比沉重的口气说：“尽力而为吧，微宝。”

其后的几个小时，监控器萤幕上显现的不再是经过解译的文字，而是一幕幕鲜活生动的影像。强人的一生在众人眼前迅速掠过，感觉就像在看连续剧的录影带，只不过录影带完全没有编号，所以先后的顺序大乱。好在强人的一生就是我们的现代史，所以即使次序颠倒，大家也都能很快分辨出时空背景。

直到萤幕上打出“新档·启示录”这五个大字，大家才全部傻了眼。

“这是什么鬼档案？”组长感到一头雾水。

“我也不晓得，既然叫作新档，会不会是强人陷入 coma 之后的虚拟幻境？”我答道。

一位脑科专家突然插嘴，他说：“我看不像，你知道吗，我看这个档至少已有两年多的历史。”

我也懒得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便迳自对微宝下令道：“微宝，打开来

仔细看一看，千万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强人再度出现在萤幕上，只不过这次的穿着十分怪异。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本来一向是一身戎装，最近几年则改穿笔挺的西服，可是现在画面中的强人，穿的却是一件——该怎么形容呢？——一件非僧非道的长袍。而且他的动作更加诡异，好像是在焚香祝祷。（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吗？）

微宝抬头向上望去，萤幕的画面也就跟着变换。我们看到强人的面前有个供桌，供桌上摆着一幅肖像。哈！不出我所料，祭拜的果然是“强人祖宗”。

强人口中念念有词，不过由于声音太小，谁也听不清楚他在念什么咒。

接下来的变化实在不可思议，强人面前的地板突然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大窟窿。强人却毫不犹豫，纵身便从洞口向下跳。

“快追，微宝！”组长与我异口同声喊道。

微宝的身手也不含糊，一会儿就追上了沿着地洞下坠的强人。微宝一面向下落，一面好整以暇地四处观望。只听得它说：“似乎是个巨大地底建的升降管道，我们已经降到第九层……第十层……十一层……”

微宝数到第十八层的时候，强人才终于煞住坠势。微宝四下张望一番，看到的不是刀山油锅就是火海。这里原来是……算啦，不用我说了吧。

强人好像一点也不陌生，随即沿着一条血路向前走去。微宝亦步亦趋跟在他的后面，还不忘沿途把路上的血迹一一清除。

不久之后，强人来到一间人骨成的牢房旁边。牢里关着一胖一瘦两个老头，两人苦中作乐正在下象棋。

瘦老头瞥见了强人，便抬起头来对胖老头说：“红主席，你看，我的好子弟还没把我忘记。”

红主席不就是……这两个人能在一块下棋吗？还没开始就已经王见王了——我在心中暗自想道。

不但我这么想，就连强人也大吃一惊。他向瘦老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连忙说道：“校长，您老人家和红旗党主席不是天生死对头吗？怎么会……”

瘦老头还来不及答腔，对面那个胖老头便抢着说：“阳世间岁月悠悠，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方使我兄弟墙于内。如今天长地久无时尽，此恨绵绵有绝期，自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红花生白藕，红白本一家！白总裁，你说是还不是？哈哈……双炮将，你又输了一盘。”他的话不文不白，而且乡音浓重，若不是萤幕上加了“字幕”（微宝脑中当然有方言解译系统），想必谁也没法子听懂。

此时，萤幕上打出了强人当时的感想：校长真是没面子啊，活着的时候打不过人家，到了阴曹地府还是履战履败。

瘦老头一看大势已去，马上气得脸红脖子粗，顺手就把棋盘掀翻了。强人吓得噤若寒蝉，默默地站在牢房外面低头不语。（不过他心中正在想：校长的运动家风度比我还差！）

瘦老头不愧是一代枭雄，他很快便恢复镇定，开始以慷慨激昂的口气训示强人。“红旗党主席说得对极了。你是本总裁最后一位得意门生，身负复兴本党、统一全国的重责大任。

如今小人当道，党纪不张，主义蒙尘，道德沦丧。附耳过来，本总裁授你三道本党密传心法。”跟他这番八股文比起来，胖老头的话可要有味道多了。

领受了白银党的无上心法之后，强人立时显得茅塞顿开，就连两道浓眉也不再那么杀气腾腾。胖老头还特别鼓励他一句：“俱往矣，数风流‘精英’，还看今朝。”

强人马上信心十足地寻原路回去，不料原本已被微宝清理乾净的血路，此时又凝聚了一层厚厚的血块。看来我们这回终于找到病源了。

微宝赶紧使出浑身解数，那层凝血便在瞬间化为乌有。等到它追上强人的时候，却发现强人被两扇朱红大门阻住了去路。奇怪？刚才明明一路畅通无阻啊！

强人伫立在那道门前，仿佛正在思索应该如何通过。微宝凑近一看，发现门上没锁也没链，只有一个式样精美的粉红色“中国结”。

强人终于伸出手来，想把那个“中国结”解开。没想到老当益壮、虎背熊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强人，却怎么也扯不开一条小小丝绳打的几个简单的绳结。试了几次之后，强人渐渐失去耐性，先是出拳猛击门板，接着乾脆手脚并用，最后竟然想用铁头把门撞开。

一旁的微宝也着急了，就在强人准备伸头撞门的一刹那，它赶紧抢在强人前面，用它的雷射手术刀将“中国结”烧了开来。

接下来所发生的变故，我只能用天翻地覆四个字形容。微宝将“中国结”烧断之后，一股浓稠的鲜血立时排山倒海决堤而出。那股浓血来势汹汹，仿佛藏有千军万马，微宝随即陷身血海之中。

“微宝，快逃！”我嘶哑地拚命大吼。

此时萤幕变成一片血红，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我只听见微宝喊了一句：“……血……解……放……”就再也没有听见它的声音。又过了数秒钟，画面突然转为漆黑一片。

“微宝！”我以悲凄的声音喊道。而其他喊的则是：“强人！”

这时我才注意到，强人的生命指数全部跌到谷底，他已经回天乏术了。

几天之后，我参加了强人的追悼大会。不过我所悼念的对象，却是在强人体内英勇殉职的微宝。

杀手之剑

我一边在作饭一边在想：我今天中了什么邪？居然把这小女孩救了，而且还把她带了回家，真是！

我不应该这样仁慈的，因为，我是一个冷血的杀手！

望了望熟睡中的她。为什么我会救了她呢？心中的混乱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是为了她的美貌吗？眼中稚气未脱的少女容貌马上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我杀过比她漂亮几十倍的女人大概应有……10个？20个？太多，数不清了。好，冷静一下，从头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我如此失常。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叫我去“工作”的电话。

对，我是一个职业杀手，一个杀手的工作很简单：有人要杀人，我帮他们杀，他们给我钱。

他们不会表露自己的身份，我也不会问。

我已经有俩个月没有接到任何“工作”了。平淡的生活，没有人让我去杀的日子，真把我淡出个鸟来！

听完电话，我把冰箱里剩下不多的食物来了一点出来吃了，好让我有足够的体力去杀人。

目标会出现的地方是一间中学，就在我生活的城市里。

电话中透露的资料不多，只有时间，地点和目标的样子。

我也不会问更多，因为，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

我藏身的地方，是这间中学的一个黑暗的储物室角落。狭窄的空间令人有窒息的感觉。

我选择这里的原因除了这里能看到学校放学的必经之路外，就是因为这里的感觉。

一动不动地在这样的环境下等上了7个小时，其他的杀手都会疯掉的，但，对于我，只是小菜一碟。

7个小时的等待结束了，目标出现了！

然而，目标出现的情形却十分的怪异，怪异得令我惊讶！

我的目标当然就是现在的小女孩。一个杀了超过五百多人的杀手是不会认错他的目标的！

她一出现就在我五十步外，而且是突然的出现，就好像是从空气中出现一样。

目标在我的高度留意下突然出现，而且是在五十步以内，对我来说，是绝不可原谅的过失！

更令我意外的是，她正向我藏身的地方跑来，身上有着十来处流着血的伤口。

口中更叫着“HELP！余铿！HELP！”

我的心跳极快。她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她为什么会向我求救？为什么她会受伤？

她为什么会……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意识到这次“工作”的不寻常。

我马上放弃了现在杀她的念头，因为我要了解事情为什么会与我有关，而且，同行如敌国，

我不会让别人杀掉属于我的目标。

当她跑到？？我藏身处十步左右的距里时，我已现身到了她的面前。

她一见到我就说道：“快，我们快跑，他们快追到了，快，没时间了！”

虽然我决定救她，但我不喜欢一个女孩对我下命令，我更不喜欢被其它人作为猎物的感觉！

因而，我厉声说到：“闭嘴！你不能命令我！小娘皮！我也是个要杀你的杀手！”

然而，我还是带着她跑着离开了那儿，几经转折，回到了我住的地方。

虽然在路上我没发现任何跟踪的迹像，但我还是换了几次路线。小心，是一个杀手的基本。

我也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除了我不信任它们以外，私人交通工具还很容易暴露我的行踪。

这对一个杀手来说是十分致命的！

帮这少女包扎了伤口以后，她因为疲累交集，睡着了。

而我，一边在做一点晚饭，一边冷静下想一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了一个小时的睡眠，她现在正转醒。

她望向我时，我发现她眼神中变了，刚见她时，她眼中无穷的绝望，也是使我救她的原因之一。

现在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希望，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

我把手中的晚饭给了她一点，问道：“你是谁？他们是谁？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为什么知道我在哪里藏身？”

是的，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她会知道我的名字---我的真名---余铿。

世界上知道我的真名的人不应该超过十个，而她不是那十个内的任何一人。

我应是不存在这世界任何档案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救她。

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回答道：“不要问我问题，好吗？我们要？？快走，他们知道这里，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

我火了：“回答我！我救你是因为我要知道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我是一个杀手！

一个收钱杀人的杀手，而你就是我要杀的人！”

她平静地回答道：“你现在是不会明白的。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了。是你告

诉我你的名字，你的藏身处。当你 45 岁你就会明白一切。而且，快点准备一下你的武器，

不过，你的枪对他们没有，快找一下其它武器。”

妈的！这小妞越说越不象话，我今年才 25，什么 45 才明白一切。

十年杀手生涯从未如此被人愚弄过，一怒之下，拔枪指着她的头，反正我也是要杀她的。

但她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不会相信我现在所说的话。但，是你教会我如何跟他们战斗的，

我用你的剑跟他们打了好几次，结果还是输了。”

我的剑？他们？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是！

而且她那平静而坚定的样子，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会事似的，好像更不怕我杀她似的。

正想开枪杀她，我的房门突然间传来一阵敲门声。

她的脸上突然变得刹白。

我在哪里？

我要快些离开这里，他们很快便会追到来了。

当我转身过来时，我便见到了他--一个我找了多年，外号“大师”的杀手。

我想起来了，我逃到“这里”的目的便是为了他。

我终于安全了。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唉！我并不认为他可以一下子完全明白我的话。

我对他说：“你是不会相信我现在所说的话，但是，是你教会我如何跟他们战斗的，

我用你的剑跟他们打了好几次，结果还是输了。”

如我所想，他看起来十分困惑。

转眼间，他用他的枪指着我的头，但我知道他是不会杀我的。

便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他们来了！”我对他大叫。

但他看来并不担心：“为什么枪杀不了你所说的他们呢？他们都穿了避弹衣吗？”

“不是的！枪只能阻止杀他们的行动一会，但如果你想“杀”他们，便必需用其它武器，

而由你告知，剑是最好的。”，我急速的叫道。

与此同时，敲门声再次传来了。

“快！找找有什么可用！”

他只是定定神，望了我一眼，便转身向大门走去了。

我突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便只有躲在床铺下。

但是为什么我听不到我应该听到的声音呢？

便在这时，床铺被人拿走了。

“呀-----”

我第一时间便向一个黑影一拳打去，打算以此争取一些时间。

但当我定神看清楚时，我所见到的只是他一手挡着我的拳头，一手拿着pizza，还有.....笑意。

但他很快便回??了一贯的冷漠。

“我叫了pizza，因为食物不够。”

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

妈妈说得对，他不是如外表般的冷漠。

“好了，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枪杀死他们？”，他一边叫我吃他为我做的食物，一边吃着pizza对我说。

“刚刚真把我给吓坏了，他们是一些类似于生物和曳械之间的“东西”。他们本来就是用在战争用途上的。

你教会我，他们之所以不怕枪械，是因为他们能抵挡一瞬间的冲激，然而在下一瞬间便能立刻回复。

所以就算你能用枪多次射击同一点也不能伤他们半分，而用一些利器，如剑，因为它们的接枪点是不

间断的，所以能对那些“东西”造成致命的伤害。”

看来他并不能完全接受我所说的事情。

“那，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真名---余铿？”

“我叫淳，我已说过，你的名字是你告诉我的。”

“绝不可能，我不会忘记我说过的任何话.....”

“轰！”

一声巨响，把我与小淳的对话打断了。

一边的墙壁因为一股不知名的外力冲击，形成了一个凸出的半球体。

极怒！全无先兆下被不知名的敌人攻击，有辱我在杀手界的盛名。但愤怒并没有影响我的反应。

一手把小淳拦腰抱起，一手把身边最有可能阻止对方两秒的大床翻起，运动一推，向墙壁直飞而去！

两秒!! 足可以用来杀不少人, 也可以用来救人, 现在, 最少也可以救两个人--我和小淳!

大床飞向一边墙壁的同时, 我双脚一蹬, 身体像健豹一般向另一边有窗口的墙壁冲去。

大隐隐于市。一个人最佳的藏身之处是闹市。逃命亦同理。

从五楼的窗口飞出, 差不多三十多米的高度, 两个人的重量, 高强如我者也有点吃不消,

落地后, 左脚脚(足果)有剧痛的感觉。

不理身边平庸市民投来的怙常眼光, 我抱着因事发突然而震昏的小淳, 以我最快的速度

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奔去。

不用回头, 我也知道, 我的“家”现在已是体无完肤, 更甚者, 同一单位的上一层和下一层也可能

遭到了破坏, 这种无差别杀人手法是十分残酷而有效的!

当然, 对杀人高明如我者例外, 哼!

杀人者, 人亦杀之!

十年的杀手生涯, 无数次杀人与险些被杀的真实教训, 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验, 使我从一个十五岁的生手变成一个精于“杀”的“大师”!!

十五岁? 唉! 梦中昏睡的少女看来也不过是十五左右吧?

我一边跑, 一边心中盘算着如何避过下一步的追击。

在人群中左穿右插, 穿过大形商场, 跑过大街, 到了一处僻暗的小巷深处。

我揭开地上的下水道盖子, 爬了下去。

东京的下水道一点也不比纽约的简单!

纽约的下水道如果真的有忍者龟的话, 那东京的下水道就一定有真正的忍者!

不过这只是如果, 因为, 东京的下水道是我真正的“家”。

下水道的每一寸, 我都熟悉非常, 因为---下水道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是捡我和养大我的老乞丐临死时告诉我的。那时我十岁。

老乞丐是一个日本流浪汉, 斗大的字也不会一个。

他说, 他见到我时, 我是由一方十分华丽的中国丝绸包着。

他又说, 丝绸上除了绣了花外, 还绣了两个他认为是中国字的东西。

他还说, 他抱走我是因为他看上了那方丝绸, 那方丝绸也已经被他拿去换酒喝进肚子里了。

只是, 他最后说道, 他把那他认为是两个中国字的东西临了下来交给我, 是因为他想那可能是我的名字。

的确, 这两个字是我的名字--余铿!! 铿铿有声的中国人名字!!

只是, 这两个字是在我当杀手的第一天, 由另一个中国人教我认识的。

潮湿, 黑暗, 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这就是东京的下水道!

趟着浅浅的污水, 没有足以看清方向的光线, 我依然能准?? 地向着我的目的地--我真正的家走去。

把还没醒来的淳放上我的铁床, 我自己坐到一边的椅子上。

昏黄的灯光....., 不足以照亮儿时的家。

至此我还不是太相信小淳的话.....至少.....不是全部相信.....。

但我的公寓被人破坏却是不争的事实，会是谁呢？

不会是其他的杀手，一个真正的杀手只会杀他的目标，刚才的大规模击杀手法不是一个杀手所为！

难道真的是小淳所说的“他们”吗？

……我又陷入了深思之中……

“绝不可能，我不会忘记我说过的任何话……。”

突然，我的耳边响起一声巨响！“轰！”

眼前一黑，紧接着，我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

……

“呀-----！”

刚刚我做了一个恶梦，但梦的内容却全然记不起来了。

这是……我的“家”？！时间？Year 2019？！

这是一间并不显眼的屋子，从外处望向这里会发现这与四周的屋子一样-----十分的破旧。

但是，又有谁能想象在这样的一间屋子之下，有一个如足球场般大小的秘密基地-----一个反“生化战甲”的基地！

“生化战甲”首领的名字我并不清楚，只知其它的“生化战甲”称他为活地先生。

并不是很多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妈妈曾说……她见过活地先生，但，详细的内容她却已来不及告诉我了……。

想着想着，一边起床准备今天的行动。今天我们将进攻“生化战甲”于这城市外三百公里的一个据点。

由传回来的情报得知，那儿是“生化战甲”的研究基地，专门研究提升“生化战甲”能力的方法。

现正企图克服它们害怕利器的弱点。

我们“名义”上的首领-----余铿-----十分重视这次行动。

一般来说，他并不常常干预组织的行动，但这次他却以他自己的名义集合组织的主要干部。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总有一点心？？肉跳的感觉，可能是紧张吧。

我用力地甩一甩头，企图借此把不安的感觉挥去。

于家中的秘道向基地走去。

基地是依着地下水道的结细建立的，但下水道之繁复，怕只有首领才能完全清楚吧。

噢，对了，为什么说他是名义上的首领？？

嗯，我可要解释一下。

以前，“我们”只是一群反“生化战甲”的同志，没有一定的组织。

八岁时，也就是同志们刚聚在一次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外号，而且是知“大师”而不名。

当时，他是世界上最能令“生化战甲”们头疼的一个人，为了加强我们反抗“生化战甲”的

作战能力，我们想请他加入，领导我们作战。

我在那时已是一流的电脑操作员，虽不能作战，但所有电脑的操作已是由我全权负责。

我和同志们通过了无数？？方法找他，但五年的苦苦追寻，却一直都找

不到他的踪影，

直到两年前，他突然在我家出现……。

……在他的帮助下，同志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

更建立了现在的这个基地，使我们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

只是……他并不承认他是我们的首领，而且他总是独来独往，往往神龙见首不

见尾，

所以说是名义上的首领。

哦，基地到了。

“早安，小淳。”

基地中的每个人都向我打招呼，不但是因为我妈妈和首领的关系，也是因为我是基地中最优秀，最年轻的电脑操作员，而这次行动更是由我负责瘫痪敌方基地的中央电脑系统。

“首领，早安。”我还是喜欢叫他首领，虽然他希望我叫他的名字……“余铿

。”

我想不到首领会这么早便到了会议室，现在离会议开始还有三十分钟，大概是早上 10：30 吧。

我早来是因为我要预备一会儿会议所需的资料，但为什么首领他……？

“早！”

当首领转过身时，我又见到他那充满矛盾的外貌了。

现年 45 岁的首领，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皱纹，可能是他所说的“内力”的作用吧；

但他的头发却全是灰白的，可能是因为与“生化战甲”长期劳心劳力的作战吧……还是……

而且，他的性格与他的外貌，都是矛盾的。

因为在他冷漠的一面以外，还有不为人知的热情温柔的一面，但这只是妈妈说的，我并没有见到过……

咦，首领今天的目光有点不一样，有点像他第一次出现在我家时……望向我的目

光……

只是……少了一丝当时的惊讶……多了一丝少见的温柔……

“小淳，今天的行动你不用去了。”

“为什么？”我十分惊讶“行动需要我的电脑知识呀！”

“太危险了。”

“我能保护自己的，况且我的剑术是你教的，你应该清楚我的能力。”

我十分奇怪为什么首领会要我不三与这次行动，而且，他的眼神变的十分复杂，像是关心，担忧，

伤感，甚至还有……期待……。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他有如此繁复的眼神……

“好吧，虽然是有点风险，但我？？实是需要你的‘帮助’！”说完首领便转过身去了。

我从未听说过首领需要别人的助力，这使我有志忑不安，还有点……嘻嘻……高兴，

因为首领承认我有帮助他的能力。

“谢谢您，首领。”

我在奔跑！

我在挥剑！

我在战斗！

我在战场！

同志们在我的身边不远处！突击行动在进行中！

六个 ZD-6 型----门卫型号中最新型的“生化战甲”在我的面前，对了，前面的门。

门后就是这个基地的中央电脑系统，同志们的牺牲不能白费，我要突破！！

双手用力，把首领的大剑由左下向右上挥动，主动出击的两个 ZD-6 型立刻被我斩杀了一个。

大剑还没有来得及划完它的最后一丝弧线，一记偷袭已由那幸存的 ZD-6 型向我的胸部攻来！

这时，另一把大剑横空飞至，把这可恶的偷袭者横腰劈裂！

我退开了，盲目的突破只会徒增死伤，而且，身上的几处伤口也限制了我的进一步行动。

少女的体能，此时应该已是极限，可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我是要来给予帮助，而不是接受。

我知道那一剑是首领发的，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身手。

冷冷地，首领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了“记住，你不是战斗人员，你的剑术只是用来自卫，而不是攻击。”

“你是电脑操作员，要是你死了，怎么去破坏他们的‘大脑’，而且.....”

是的，只要破坏了它们的中央电脑，不但它们的研究资料会被消除，它们本身也会因为失去

主控体(HOST)而失去活动能力。

但，首领的话像他的利剑一样，刺得我的心在淌血.....。

心中一痛，眼中的景象突然变得非常的模糊.....

.....

再次看到身边的景物了.....眼前的人是首领！

我处身的地方也变了，我在中央电脑机房！

我编写的电脑自动解体程式在中央电脑中运行着！

一行一行的字在屏幕上出现了：

“主控体架构分析中(Interpreting HOSt Structure).....”

“主控体架构分析完毕，开始解体.....。”

(Finish Interpreting HOSt Structure , Begin to Destruct.....)

我正想亲首领一嘴来表示心中的高兴，但首领面上却现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

正疑惑间，一行字，一行我不敢相信的字在屏幕上出现了：

“致命错误，出现不能解体之构件..... ”

(Fatal Error , Found Undestructable Component.....)

什么？

“构件启动(Running Component).....”

什么构件？

“个人时空重定位构件初始化(Initializing Personal Time Reallocation Component).....”

“什么？它们想征服过去？”我大声地把心中的？？讶叫了出来。

“你说的对！小淳！”

“那我们怎么办？我的解体程式也破坏不了它！”

“可以开始使用个人时空重定位构件。”

(Ready to Use Personal Time Reallocation Component)

中央电脑的一旁出现了一圈看起来像是由电与磁暴组成的漩涡，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时空之门吧？

首领的眼里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一丝泪光，然后，用好像下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语气

对我说：“在他们使用之前，你先回去，找 20 年前的我保护你！”

“而我，”首领续道“我会留在这里尽量破坏它们。我会尽量阻止他它们回到过去。

记住，在过去，我的话你一定要绝对遵从，这是与你性命尤关的！.....”这时曳房门外传来了敌人的足音，它们的后备军来了！

急速地，“.....还有，过去的我会在你出现的地方东南方五十步左右的一间储物

室躲着，

你叫我的名字，那时的我就会帮助你，尽力向他解释，你.....”

这时，机房的合金门被打破了！首领用力一推，我身不由主地向时空之门倒飞而去！

“首领！.....！”

我的灵魂在我的惨叫声中被撕成无数的碎片！

“呀-----！”

我从恶梦醒来了，发现自己正躺于一张铁床上。

我在那里？

我记起了，我现正在 1999！

神奇翻译笔

生活信用卡目录上登载了琳琅满目最新物品，健国信手就被斗大的字体吸引住：“神奇翻译笔—突破翻译领域新科技，轻轻一扫，英翻中易如反掌！”想到独居在美的高龄母亲，每每抱怨外出买菜抑或至餐厅用餐，面对龙飞凤舞的蝌蚪字而不解时，健国想这将是实用的礼物。

交待了书订购，一星期后他就收到了包裹。包裹内含有试用一星期表格、保证书，及近手掌大瘦黑翻译笔。宣传单上开宗明义“将超大液晶显示幕，设计于笔身，让你查询一目了然，过目不忘”，对翻译笔怀着憧憬却又日理万机的他将之交给了书，请其先行研究功能，俾便日后直接在电话中向母亲说明。

经由开机时电脑图解，须确认滚轮和标志线，将字体笔直置中扫过，不

一会功夫，显示幕便将原扫过之字母及单字，像浏览器般缓缓列示，尔后将单字扫描顺序由后至前慢慢呈现翻译。

健国将之寄给了母亲，并依书使用录影带图示解说予母亲，母亲雀跃欲试。

隔日他接获母亲的来电，告知在累积记忆字母后，诚如广告所言，拥有翻译笔等于拥有一本万用英汉字典；并高兴他有如此孝心。

因为关心使用情况，两星期后他又与母亲通了电话。彼端的母亲笑说倘若每日食翻译笔，不管是上市场、至餐馆、与外国朋友对话、抑或上图书馆等，翻译笔记了生活上所有的用语，并聪明至可以猜到她的想法，先一步将话语在液晶萤幕上显示，科技真是进化极了！如果晏起，翻译笔还会发出哭声，提醒她该键入或扫描新单字，真像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母亲的生活因之与翻译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心喜母亲的生活因翻译笔有了新的重心，健国却不记得广告上有着发出声响及透视思想功能，赶忙招来了书问其究竟，她也肯定说明书上并未明示上述功用。向制造厂商查证，亦无此功能！那是怎么回事呢？！

急忙电予母亲，母亲说头痛欲裂，并与家庭医师约好下午门诊。健国要母亲尽量休息，不要心系呜咽作响的翻译笔，自己亦将即刻启程前往探视她。挂了电话，他迳拨了家庭医师杰佛瑞的电话，请其审慎关照头痛的母亲。

下了机场，刻不容缓搭车回家。母亲脸色苍白，哭丧着脸告诉他日前在诊所里，翻译笔爆炸了！

与杰佛瑞医师通了电话问明原委，经过是这样的：当日下午母亲前往就诊，眼神闪烁不定且答非所问，所以杰佛瑞医师令助手做脑波检查。当时母亲反应十分激烈，不断说不要干扰我的电流，不要分崩我的组织。动员了数名护理人员强行做了断层扫描后，电流交错蔚出火花来，电波起起伏伏落差之大亦教杰佛瑞傻了眼。突然间一巨响且若人声大叫：“我会再来！”扫描笔往上弹空，刹那化为七彩电流往外窜去。而母亲却昏睡不醒，直至好半天才悠悠醒来。彼时脑波呈规律反应，观察半天并无特殊状况，是以让她返家静养……。

流窜上达天听的翻译笔是否已安返家园？杰佛瑞与健国一样纳闷一样不得其解！

跳豆

“本公司一年一度农历新年大减价，呢个礼拜五六日快D来睇下啦！”

伟晨和他的女儿正在吃早餐，惯性地扭开了电视机，而且惯性地扭去大哥台。

早餐同样亦是往常的火腿蛋通粉加西多士。

“噢！爸爸！我也想要这个！”伟晨的女儿思敏嚷着。

电视播映着的是一间生物合成公司的广告。

伟晨回过头去看时，刚刚看到那个广告的尾段。

那是一个直销电话号码。

“思敏，那是什么玩意？”伟晨问他的女儿。

“跳豆呀！我想要那个跳豆！”

淑华是伟晨的太太，思敏的妈妈。

她一向反对饲养生物合成的动物。

“思敏，你想养宠物的话。我给你买一只芝华华，怎么样？”淑华轻声说。

“我才不要！我已经有了一只西施狗，一只海龟及三只蜥了。我的同学们个个都有生物合成动物。我返到学校成日比人笑。”思敏嘟长了咀。

伟晨十分疼爱思敏，所以便对淑华说：“不如试下给她养一只吧！”

淑华仍然反对：“可是，不是天然的东西可能对人体有害呀！我们的思敏才这么细。”

思敏忍不住反驳：“可是，我的同学个个都养了它们一年啦！”

于是林家上下便决定尝试饲养一只。

伟晨照着那个广告的电话，拨了去问价钱。

一阵铃声之后，有一把悦耳的女声接听。

“请问，阁下想购买什么动物？”

淑华在电话机的扩音器听到这句话，不禁失声说道：“什么？他们管这些叫做动物？”

伟晨对着话机说：“我想买那只……唔……在电视见到的那一款。”

那悦耳的女声继续回答他：“输入错误。请准确说出你要选购的动物名称。”

这次连伟晨也不禁骂道：“岂有此理！又是这些自动回答系统！”

“爸爸！那是跳豆”

伟晨只好对着话机重覆一遍：“跳豆。”

自动机械回答他：“你所选购的东西，将会于明早十时送达。如没有问题，请说出你的家庭登记号码。”

所谓家庭登记号码即是把括了以往的信用卡，医疗卡，车票，及个人身份证等等。

都市的组织化之结果是以所有登记皆一个家庭为单位，所有讯息来往都被转为数码化。

而家庭登记号码是现代化便利生活之源。没有了它，一个人或家庭就不能再在都市中活下去。

伟晨小心地说出他的家庭登记号码。

于是乎，思敏便开开心心地上学去了。

她正在期待明早的来临。而且，她已经通知了最好的朋友一起来看。

那一晚，她睡得特别甜。

第二天一早，思敏便已经起床了。

这天，她已经得了学校的许可，在家作遥距学习。

她的几个朋友当然亦同样申请了遥距学习。

她好不容易才等到电子钟响了十下，心想她的跳豆该来了。

“可欣，紫玲，和家慧今次一定很羡慕我吧！”她想。

可欣，紫玲，和家慧就是今天来她家的最要好的同学。

她们确然是十分友好的，除了一般女性间特有的互相猜疑，小气及妒忌之外，基本上她们是由细玩到大的。

数码门铃终于响了。

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思敏自己去开门。

当然她可不会傻到真的打开门收货。

电视台早已教懂了小孩子应该怀疑一切的陌生人。

她只对那位看来脸色苍白的少年人说：“放在转移箱便可以了。”

所谓转移箱即是类似犯人们在牢房中的一个小盘子，用来输送外面来的食物一样。

那人把货物放进转移箱后，面无表情地对思敏说：“我现在讲解给你听如何饲养……”

思敏有点不耐烦，便说：“行了。我明白的。”

然后便“口彭”地一声关掉了门。

差点没把送货人的手指给轰掉。

紫玲要算是众人中最细心的，她一直在看那本厚厚的，长达三百页的饲养手册。

其他人则开始在把玩那只新宠物。

它的样子满可爱的。

早上十年，可能已经把一般人给吓倒了。

由于基因研究的成熟发展，什么样的生物皆可制造出来。

例如有狮子外貌的小花猫，它虽然外貌可怖，却绝对不会伤人。

因为所有的暴戾基因已给移走。

至于，像跳豆般这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则更加是任由基因工艺师的想像力所发挥！（注一。）那粒跳豆虽然是蚕豆形状，可是却有一双像青蛙般大小的脚。

整天跳上跳落的，逗得一班小孩不亦乐乎。

而且，不时从它的肚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刹是可爱。

开心的时间好像特别短，很快便已经是中午时份了。

家慧说：“我很肚饿，我们去吃午饭吧。”

众人和议，除了紫玲。

“我不去了，我想看完这本小册子。”

她扬了一扬手中的饲养手册。

可欣说：“那么我们买回来给你吃，好吗？你要什么？猪排饭？”

紫欣对她点了点头，眼睛仍然不离那本册子。

“书呆子！”可欣她们心中暗骂。

她们去了不远处的意粉店吃午饭。可是，紫玲一点儿也不肚饿。

因为她已经被册子吸引住了。

原来，基因工艺师给了跳豆很多特别的玩意，是其他宠物所没有的。

例如，如果把它放在水中，它便会由近脚处的部份膨胀走来，因为它会用口把水吸掉。

理论上，它可以吸掉一整个浴缸的水。

紫玲心想：“噢！它是如何把水吸掉的呢？它又没有口。”

她急急忙忙的翻到口腔那一页。

原来，它的咀就是围绕着整粒跳豆的那一条黑线。吃东西时可是把整粒跳豆打开两半的，而且露出尖尖的磨牙。

她看见在这页的底部有一行红字：“请务必定时饲跳豆，一切人为损失，概不负责！”

她不明白这行字的意思，想再看一看清楚。

突然，她发现那行字越来越红。

不！是整页都变红了，她感到十分奇怪。

不过，她的眼皮越来越重，再没法去想什么了。

思敏她们大约二时才回家，当然带着猪排饭回来。

“喂！玲玲！你在哪？我们带了饭回来了。”

她们见她不回应，便在家中到处找她，以为她匿在一角吓她们了。

这是她们常常玩的把戏。

可是，找了整整十五分钟，仍然不见她。

思敏的家只有二千来尺，看情形她已经走了。

至少，她们是这么认为的。

可欣埋怨：“真不够朋友，走也不通知一声。”

思敏发现那本册子也不见了，便说：“啊！她把我的饲养手册也带走了。”

家慧说：“我想她可能看见有不明白的地方，去找老师问清楚吧！”

可欣说：“那我的猪排饭怎算？”

家慧说：“让我来吧！”

她可是一个大肥妹呢！

家慧照思敏吩咐跑到厨房去吃这盒猪排饭。

可欣及思敏则仍然在逗弄那粒跳豆。

未几，可欣便说：“看来这粒跳豆不外如是，你给人骗了！”

思敏的脸也黑了。

她可不想成为同学间的笑柄，看来要好好的贿赂可欣一番了。

可欣倒也识趣，看见思敏好像要发怒的样子，便说要入房玩她的 Net Computer。

思敏由得她去。

她自己则呆呆地看了跳豆一下子，觉得它有点儿污秽，便抱起它带入浴室。

她放了满满的一缸水，然后小心地把它放下去。

她一便替它抹身，一便想：“怎么办呢？是否要向爸妈说把这个退回呢？”

她抹呀抹的，怎地觉得有点不大对。

感觉上好似跳豆的身躯大了很多。

于是便低头看一下浴缸中的那粒小跳豆。

她只来得及看见它把身体分开成两半，而内里好似有一个婴孩般的东西。

可欣一边看着那个乐队网页，一边哼起歌来。

节奏好像蛮强劲似的。

其实她今天穿得十分性感，因为她知道在这班女孩子中，她可以算是发育得最早的了。

少女时期的性征已经显现。

乳房已经隆起，而初潮亦已经来了。

她知道今天是女孩子们一个月中最不方便的日子，所以一早已作好了准备。

这会儿是不会出岔子的。要不然，可要给别人笑上一年。

她还记得那天，嘉雯在游泳池中的那件倒楣事。
这时，她忽然觉得下身好像痒痒的。
难道是使用公众浴室时不乾淨？
她家可没有思敏这般有钱，负担不起装置私人浴室这等高昂的玩意儿。
她不禁惊恐起来，低头一看。
她刚刚见到那粒跳豆把身子分开了两半，有一条像舌头的东西在扫拭她的下体。
家慧好不容易才把猪排饭吃完。
对于乐观的她来说，肚子饱得很就已经很有趣了。
何况还有自己的一班好朋友，和那粒跳豆！
她对自己说：“我入了来这么久，好像不好意思，还是出去陪陪她们吧！”
于是，她便走进了客厅，可是却仍然看不到她们的影子。
“奇怪了！难道又玩捉迷藏？”
她找了又找，大约花了二十分钟，怎也找不着她们。
她忽然觉得很害怕，这才想起之前紫玲也是这般不见了的。
她想夺门而出。
虽然抛下她们好像不对，可是她对自己这么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走吧！”
当她转过身子想去开门时，这才发现那粒跳豆站在那处。
她感觉到事情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可是找不着中心点。
她只好硬着头皮去转动门柄。
靠近了门，她才发觉那粒跳豆好像高了，又大了。
只是，她发觉得太迟。
她最后看到的仍然是那粒分开了两半的跳豆。
伟晨和淑华两夫妇回到家后，找不着女儿和她的朋友们。
于是，他们唯有报了警。
其他的父母们也火速到来了解情况。
他们倒也通情达理，并没有责怪他们。
只是，她们四人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找不着了。
“慢着！慢着！这可不是结局呀！”读者诸君一定会说。
“还有那粒跳豆呢！”你一定会问。
没错，伟晨夫妇曾经想联络那间生物合成公司，看一看送货人究竟有没有在当天看过他们的女儿。这样子可以帮助确认时间。
这时，他们才发觉跟根本没有这间公司的商业登记，它是非法营业的。
那个电话号码也是偷接的。
至于那粒跳豆也没有人知道去了那处。
只是，伟晨发觉那个转移盘被打开了！
其实，近来香港有很多小朋友都忽然离家出走，消失了。会不会同这有关呢？
读者诸君下次如果看到像跳豆般的東西，可要站得远远的！
注一：基因工艺师并不等于基因工程师。他们是一些把科技转化为娱乐的人。

网络情人

当初人们促进网际网路发展的动机，是要创造一个无国界的通讯环境，让资讯的流通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今这个理想可以说几乎完全实现了。可是，今天网际网路应用之广泛，大概是那些前辈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小赵在家里安装网路，动机就是泡妹妹，可惜目前网路人口还是处在阳盛阴衰的状态，所以他虽然很努力地到处找网站，登启事，写留言，几个月下来，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其实也不是一个妹妹都交不到，不过，大概他运气欠佳，碰上的不是话不投机，就是长相令人不敢恭维，让他对所谓的“红娘网站”大失所望。

后来，他开始用网路来看精彩图片，过过乾瘾。别问我要到哪些网址才找得到那些令男生流鼻血、或是让女生流口水的图片，反正小赵看得不亦乐乎，也忘了当初装网路的动机了！

有一天，小赵心血来潮，又到以前常去的交友网站逛逛，居然看到一个女孩的征友启事，芳名欣欣，二十岁，念资讯管理，她形容自己有一头长发，喜欢玩电脑游戏，逛网路和看小说……似乎是个可以交往的对象。

小赵发信给她，形容自己二十有五，电子工程师，身材高瘦，空闲时喜欢打篮球，也喜欢逛网路和看小说，至于电脑游戏嘛，不是喜欢玩，而是喜欢研究，还自己写了几套呢，够吸引这女孩了吧？

欣欣果然很快就回信，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电子鱼雁往返，两人越谈越投机，欣欣问了很多电脑和网路方面的问题，小赵热心地帮她解决，他越来越觉得她聪慧可人，而她对他的电脑功力也越来越佩服，后来两人进展到几乎每天都写信的程度。有一天，小赵终于向她要照片，他先把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传给她，可是她却推说自己不上相，不让他如愿。

他不想强人所难，却也在后来的信里不断提到照片的事。后来有一次，欣欣提了一个颇困难的问题，他一看逮到机会了，便说不给照片不帮她解决结果她三天没来信，就在他几乎放弃希望、要去信道歉的时候，欣欣竟然传了个图片档来。

果然是照片！他看得真可以说是惊为天人：披肩的长发，水灵灵的眼睛，带点俏皮的表情简直就是他理想梦中情人的化身！

于是他再接再励，想约欣欣出来见面，可是她总是说课很多，周末要补习，星期一至五晚上不是社团就是有其他的活动；又不能太晚回家，因为家人会担心典型的都市娇娇女！可是小赵知道，那些不过是她不想和他见面的藉口罢了。

为什么她不肯和自己见面？难道她长得和照片一点都不像，怕会“见光死”吗？

不管怎么样，他下定决心，非要和这女孩见上一面不可！不一定要让她知道，只要在她背后偷偷地望上一眼就够了。如果她长得实在很抱歉，他就摸摸鼻子走人；如果她真的像照片一样动人，那他就制造一个美丽的邂逅，例如不小心撞掉她手上的东西，帮她捡起来，为了表示歉意请她喝咖啡……他在心中演练了无数可能的情节，加上自认临场反应一向敏捷，到时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欣欣的电子邮件地址，是由学号和就读的学校的网域组成，他知道那学

校没开放校外拨接网路，学生必须在学校的电脑教室才能看信，于是小赵决定到学校去捕她。

欣欣总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发信给他，所以她虽说过父亲家教颇严，晚上九点前一定要回家的话，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他这个大侦探。

他先打探了一下，知道那学校有十几个电脑教室，可是只有两间有网际网路的设备，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他打定主意，只要对每个上网的女生做短时间的观察，一定可以找到欣欣。

他实在是太幸运了！好巧不巧，正式出马那天晚上，只有一个电脑教室开放，里面的人不多，而且只有两个女生……

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他暗自窃笑，不禁佩服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

两个女孩之中，一个长发一个短发，他走到长发女生身后，只看到她正在写一份图文并茂的作业，从侧面看她的脸，长得还真是……很对不起别人的眼睛，跟照片一点也不像，他喉头紧了一紧，要是这长发女孩真是欣欣，那他再也不会约她见面，留着当普通网友就算了。

也许，欣欣剪了短发也不一定，看那短发女生的模样颇为俏丽，就算不是欣欣，能和她搭讪聊几句也好。他心念一动，便往短发女生身后走去。她也没有在写信，只在学校内部的网路上逛，大概是为了报告找资料吧？

就在他走到短发女生的正后方，想要瞧个仔细时，她隔壁的电脑萤幕，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电脑的使用者是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短短的头发，他正在写一封电子邮件，萤幕的一角还开启着一个兰花的图片档案。

他走到男生的正后方，却受到了自出生以来最大的惊吓，邮件的收信人竟然是自己！原来他的网路情人“欣欣”是男生？他感到天旋地转，五脏六腑开始膨胀，胸腔几乎要炸开了来……

“喂！你！”小赵大叫，打破了电脑教室原有的宁静：“你变态！你有病啊？扮成女生征友，欺骗人家的感情！”

他的声音颤抖着，所有能想到的难听的话都用上了，也顾不得整个教室的人都在看他，那男的愣了一下，可是很快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看过小赵的照片，于是压低声音说：

“你冷静一下说好不好？搞清楚，我用女生的名义和你做电子笔友，是在做好事，日行一善你懂不懂？况且我可没有主动发信给你，是你先发信给我的。”

被他几句话说下来，小赵竟然哑口无言。过了许久才摇摇头，说：“唉！难道人家说什么在网路上找到情人的话，都是骗人的？”

“别叹气啦！我请你吃个宵夜，算是向你赔罪，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好不好？”

“这附近哪里能吃到猪脚面线？”小赵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

原来他名叫阿超，和小赵常上的那个联谊网站的主持人是死党，偶尔也会帮忙网站的维护。眼看很多男生努力上网，却老是找不到理想对象，网站也因男多女少而显得不太精彩，所以阿超就想出这一招，化名欣欣来登征友启事。

当然，一下子就有许多男生写电子信给“欣欣”，阿超就意思意思回了几个，可是后来和其他人越谈越不投机，到最后，“欣欣”来往的对象，只剩下小赵一个。其实，他们通信的内容并不是谈情说爱，大部分的时候是在交流电脑和网路的新知、或看小说的心得。小赵知识丰富，言语有味，让阿

超感到非常钦佩，这就是“欣欣”一直没把小赵甩掉的原因。

但小赵越陷越深，阿超也不晓得该怎么煞车，当小赵以威胁利诱的方式向“欣欣”要照片的时候，阿超正在赶功课，急需小赵帮忙，只好向认识的漂亮妹妹要照片来给小赵，至于事后可能的恶果，他也不敢去想，以后再收拾吧，走一步算一步。

“这么说，照片上的女孩是真有其人了？”小赵听到这里，心中不禁燃起希望的火花，对阿超自导自演的荒谬剧，也似乎没有那么生气了。

“她是我们系上学妹，和我挺熟的，改天介绍你们认识。”阿超看小赵怒气渐消，马上自告奋勇：“我向她约略提过，有你这么一个功力深厚的网友，我会在她面前多夸夸你，不过她眼光不低，以后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阿超说到做到，真的把他的学妹莉雯介绍给小赵，她虽不像照片那么出色，仍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兴趣和那个海市蜃楼的“欣欣”差不多，当然和小赵也颇谈得来，料想阿超是以莉雯做模子的吧？所不同的是：欣欣根本就不存在，莉雯却是个活色生香的美女。

小赵和阿超后来成了好朋友，小赵不但除了还会帮阿超解决电脑上的问题外，也开始得想办法，修补阿超因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捅下的漏子毕竟，要不是阿超这么胡搞一通，小赵才不会有机缘认识莉雯呢！

原来，在网路上还真的可以泡到妹妹，只是和他所想像的过程和结果，也未免差太多了吧？

神曲

教堂，那是一间垂死的教堂，在夕阳的斜照下，教堂顶上高高竖立的十字架，像一只布满青筋的枯手，无力地张开，手影一直向外伸展，彷彿向围观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群求救。但是不但没有博得人同情，反而引起人们的冷笑和咒骂。

“哼！这座鬼教堂也给保留了几个世纪，已经是一件‘神迹’了！”

“我早就对市长说过，这东西拆了可以盖大楼发展，既可刺激市道，又可改善市容。”

“反正几百年没有人进去做什么礼拜，不拆掉干么？”

群众笑骂的喧哗声越来越大，差不多可以把整座教堂震碎，这是世人为这全世界最后一座教堂所弹奏的最后一首圣曲。

巨大的铁锤像一只拳头，猛烈向十字架捶击过去，那枯手自然抵挡不了这么沉重的一击，整个塔顶崩塌下来。暮色中升起了一团烟尘，一时间飞砂走石，人们争相走避。只见一队天兵从废墟中冒了出来，唱着天上的歌曲，后面跟着走出了救世主，他左手捧着那块刻有十诫的石碑。

救世主说：“我的子民们，最后的审判快到了，我会找一个最适当的，跟着我到天堂去，你们不用着急。”

人们急忙停住了脚步，大家都希望自己是那能进入天堂的人选。

有人拿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在救世主面前招摇，救世主只侧目一瞄，那些钞票就自动着火，化为飞灰。有人走到祂面前说些讨好奉承祂的话，祂的耳朵一侧，那人的口就像给封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有人装作道貌岸然的神情，在祂面前走过，祂只一摇头，那人就变成了一尊石像。没有人敢阻挡

祂的去路。只是有些人跟在后面，或放声痛哭，或大声恶骂。甚至有人愤然拾了石块，向祂丢掷，但祂扭头也不回，向前走去。

有人冷冷地道：“嘿！现在所有人都是没有信德了。你还能找到谁？”

祂一直向前走，跟随在后面的人群逐渐疏落，最后只剩下祂一个奔向前路了。

前边是一个很久没有人到过的小镇，这儿存放着几百年没有人动过的垃圾，活像一座死城。救世主走到一条窄小的巷子里，转了好几个弯，才找到一个封得很严密的垃圾桶，桶盖印着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 发明的机械人三大定律：

机械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袖手旁观而令任何人受到伤害。

除非与第一定律抵触，机械人必须服从人类给予的任何命令。

除非与第一或第二定律抵触，机械人必须尽力保护自己。

救世主觉得很奇怪，很想知道垃圾桶里装着什么东西，就举起手中刻着十诫的石碑，用力将桶盖打碎。只见一块块机械人零件从桶里飞了出来，它们自动重新组合，装嵌成一个旧式机械人。

“你……你是谁？”救世主问道。

“我 - - 我是机械人神父 - - 也是世上最后一个神父。”他特别强调了“神父”两个字。

“神父？！你是我的子民和圣教会的桥梁，我要借着你的赐福给地上万民！可是你犯了什么错误受处罚？”

“因为我……”那机械人嗫嚅地说：“我违反了机械人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那换句话说，你不服从人类的命令，为什么？”

“上帝啊！圣教会几百年前就已经自动解体了，人类连‘神父’都忘了是什么！竟命令我去做其他有用的工作。”

“你为什么不服从他们？这可是他们最后下的命令！你忍心看到我的子民受到精神的煎熬吗？”

“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虐待你的子民？为什么差我来这地方？如果我服从了他们的命令，我就会违反第一定律啊！人类的道德早已沦亡，我不做神父？谁来做神父？我不违反第二定律？谁会遵守你那十诫？我不能袖手旁观让那些迷途的人们受到伤害，我得恢复他们的信德，那就只好违反第二定律了。”

“这毕竟是第一定律优胜，你是忠心人类，也忠心我。”

“然而，我最后明白事情的关键：机械人和神父是不能共为一体的！”

“无论如何，你忠心至死，我就赐你生命的华冠。”救世主一手把十诫的牌子交给他，一手牵着他，说道：“你是这世界上人类最适当的人选。来！”

那机械人也道：“来！”在动听的乐章伴奏下，握着救世主的手，往天上飞去。

猎人

佚名

第一次见到易凡是在一次人才交流会上。

那时我才大三，压根没想过毕业后干什么，只是到会场瞎逛，凑热闹罢了，一下便被一个奇怪的展台吸引住了，那些大公司的展台都充满现代气息，还雇了一群美貌的公关小姐散发宣传品，就连一些小公司也要摆上一台计算机什么的，而这个展台却有些古香古色，宣传品都是用毛笔写成的，笔画刚劲有力。负责人居然像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原始人，他个子挺高，身形魁梧眼睛里射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光。他穿着做工粗糙的皮衣，但看上去很耐用。

“想做个猎人吗？”他诡秘的一笑，递给我一张传单。

我接过传单，才发现是皮质的。“想象一下，”他用一种令我害怕语调对我说，“在巨大的人造物间搜索并狙杀世界上最具危险性的生物……”我有些害怕，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还在读书。”于是转身就走。回到宿舍，我才敢看那张皮，上面画着一些像古代壁画似的稀奇古怪的图案，最下方写着一排从右至左的字：“欢迎加入猎人部落！ 易凡”我把它扔到一旁，再也没管过它。

渐渐的我淡忘了此事。--没多久我又见到了那个怪人，一次是在生物系系楼下，一次是在生物系系楼的洗手间里。我每次回头看他，都觉得他在对我微笑，使我毛骨悚然。我一走出他的视线便拔腿跑开了。

一周后，我在生物系的朋友告诉我发生了一件惨案。他们系的薛韶（校友），素有超人之称的高材生，在一次实验中被自己研究的病毒感染，完蛋了。他说他想吐，尸体变成了一些汁液和碎肉。这家伙讲得太生动了，而且没选好时间，害得我和谢克文（室友）吃不下饭。只有陈超和王立政（室友）仍大嚼不止，评论该君自讨苦吃。这些天才从不同情失败者。

晚上，我自习归来，在校河边遇到一个人正弹着吉它，发出怪异刺耳的乐音，令人疯狂。我很崇拜吉它好手，于是凑上去听个明白。那家伙扯开破锣嗓子：“走在那毫无生命的丛林中，穿梭在铁甲的怪物中，噢……为什么没有绿色？噢……为什么没有生气？”然后他弹出一段技巧极高的 Solo，换了一种口气唱道：“我是那 猎人，噢……只与那凶猛的动物 作对，噢，我仿佛回到 那狼与人的时代 ”我觉得棒极了，还有 Grunge 风格，于是走上去问：“哪支乐队的？”“猎人部落。”他抬起头，眼睛像狼一样，盯着我。

我被这个怪人吓呆了，腿也软了，欲跑不能。“别走。”他低沉地说，“加入我吧。”他的声音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我点了点头。“学会吉它，”他露出了一口白牙，像狼一样锋利，“猎人可以用音乐狙杀猎物。”然后他弹出一段旋律，忧伤而动人，然后给我一张绘有六线谱的“纸”。

我不知道他怎么离开的，一不留神便不见了他。--回到寝室，我照着谱弹了起来。我越弹声音越大，最后把六根弦一起震断了。我爬上床的时候，发觉陈超神色不大对劲，难道我吵着他睡觉了？活该，我对他没什么好感：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第二天起床，发觉陈超已不见踪影。我也没怎么在意，这家伙总是勤于自习。

一整天都没见着陈超，我只是像平常一样伸手到抽屉里拿磁带，谁知摸到一封信。我忙拆开信，竟是陈超留下的。他说他听了我的乐曲，苦苦思索，终于参透禅机，看破红尘，出家去了。

谢武目瞪口呆地从我手上抢过信，读罢亦惊诧不已，待精神恢复正常，

便上下奔走，大呼：“号外，陈超出家去了！”胡某（澳门同胞）实在想不出当和尚是怎么会事，只是一个劲地说：“疯了，疯了。”--我内心十分恐惧，我感到十分内疚，抱着吉它犹豫地走在校道上。那个怪人又出现了，挡住我的路。这时我不住地哆嗦，说：“我.....让.....让他当.....当和尚了.....”他摇了摇头：“看来他还有点良心。”“薛韶是你杀的？”我更害怕了。“我没杀任何人，”他的笑声使我胆寒，“我从不动手杀猎物。高明的猎手是用陷阱捕杀凶残的野兽。”“为什么？”我退了几步。“猎手总是同最凶残的猛兽作对，”他低吟道，“猎手只杀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动物。”“可他们是人！”我觉得我快被他说服了。“人？”他摇摇头，“希特勒是人吗？研制原子弹、研制生化武器的家伙是人吗？他们都是些超人。Superman 即 non-human，非人，你懂吗？”我默不作声。

他长叹了一口气：“猎人越来越少了。若我们一直像中世纪那样强大，也就不会出现牛顿、爱因斯坦.....”“原来是你们在牵制历史的发展！”我觉得毛骨悚然。“要不人早就灭绝了。”他恶狠狠地说，“让少部分人左右世界，迟早会毁了这个世界！”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不敢苟同：“可这对那些超人不公平！”“公平？”他狞笑道，“这世上没有公平！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居然接受了他的观点。“加入我吧。”他伸出手。

我握住他的手。他捏得我骨头都快碎了：“手刃一个超人，挖出他的心，再到这儿来找我。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太残忍了！我居然接受了。他给了我一把锋利的剑。--回到宿舍，我觉得心都要蹦出来了，我到水房用冷水冲自己的头。

可这不是梦。王立政正在摆弄那把剑，我不高兴地夺回来。剑在手，杀气油然而生。再抬头看王立政，我仿佛看见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他在政坛上左右世界，无可避免地触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拔出剑，剑气萧杀，寒气逼人。王立政惊曰：“好剑。”我一咬牙，剑锋一抖。剑入鞘时，王立政已不复在世。“Why?!”王立政的绝唱使他的头颈分离，两眼死瞪着我。鲜血喷了我一身。我剖开他的胸膛，掏出他的心脏，用布包上，然后我拭去身上的血迹，换了一身衣服。

出门的时候，王立政的头绊了一下，我又愤怒地劈了他一剑。

这时我杀红了眼，二话没说，走进厕所，一脚踢开一个蹲位的门，魏诰用恐惧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剑劈开他的天灵盖。我正在剖他的心时，头上被猛击一下，昏了过去。

后来我就记不大清了。我被审判，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认为我有妄想型分裂症，我想易凡会带我出去的。然而他迟迟没来，难道我要在疯人院里呆一辈子。我想了很久，难道我也是他狙杀的对象？天哪！

魔瓶

佚名
上篇

K星已近在眼前，不必使用望远镜，我也能从屏幕上看到K星那柔和的

金黄色 光芒。

它多象我多年以前住在海王星上时，所熟悉的太阳啊！K星的五颗卫星，在 漆黑的天幕上，越来越显眼，拖着“红移”造成的短短尾巴，象五个正在捉迷藏的 小孩。

我驾驶的这艘“搜寻者”号宇宙飞船，以 0.95C 的速度在茫茫宇宙中飞行了 1 8 年，离所要完成的任务——搜寻太阳系外的生命——依然遥遥无期。

在此之前，我的“搜寻者”已光临过 7 颗恒星，可令我万分失望的是，那七颗 恒星总共才有 1 颗行星，而且还是如木星那样的高温液体表面，比三百年前人类开 发之前的冥王星还要荒凉一万倍。 正在这时，K星如一颗救星般出现在我面前。但愿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我默默 祈祷着，启动了核动力反推火箭，两道火舌刺破单调得令人厌倦的黑暗空间，向前 喷去。飞船的速度慢慢降了下来。

我立即开始对这五个行星逐一进行研究。第三颗行星直径四千公里左右，略呈 梨形，附近有一定的磁场和电场，有较厚的大气层。最重要的是，星球上有依稀可 辨的规则蓝色块，似乎不象出自天然。

我满怀信心地把这颗行星命名为“魔瓶星”。还记得那个古老的波斯传说吗？我正象那个老渔夫，满怀希望地再撒一网，收获到一个魔瓶。至于这只“魔瓶”里 装的是什么货，只有打开看看了。

计算机为我开动了大功率望远镜，对准了魔瓶星……屏幕上忽变作一片黑暗。与此同时，盖革计数器和碰撞指示仪的红灯也密麻麻 地闪烁。甚至不用这些仪器我也听到了有物体撞击在船壳上乒乒作响。

正当我惊慌失措时，计算机系统提醒我，“搜寻者”闯进了一个小行星带。不 幸之中万幸，无论是小行星碰撞还是宇宙射线都没有超过飞船的承受范围。

“搜寻者”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久，那些指示灯又恢复正常，但屏幕上仍 是漆黑一片。自检系统告诉我，望远镜头被撞坏了。

我还有有一套备用的镜头，可大功率望远镜头再也没有了。换好望远镜时，屏幕 上一个球体占了一大半面积，飞行轨迹图上原先那条直线开始绕着魔瓶星转起了圈 子——在小行星带中受到减速的飞船被它俘获，成了它的一颗卫星，正在它的赤道 上空盘旋。

我并不急于摆脱“魔瓶”或投入它的怀抱，只想先仔细观察一下。地面上果然 有生命——一种绿色的液体覆盖了这个星球的 3 0 %，其余 7 0 % 的面积大都生长 着郁郁葱葱的蓝色植物。看得出，这个星球确实有智慧生物存在，那一片片规划整 齐的蓝色植物带及点缀其间的建筑物便是证据。可惜大功率望远镜头没有了，我根 本看不清楚。显然，这些智慧生物还处于中级文明阶段，因为在大气层外根本看不 到任何人造天体。这种生物还没有掌握高级文明的标志之一——空间技术。

我又把镜头转向两极地区。那里却另有一番景象：所有的物体都模模糊糊的， 边沿还带着红色——很象的以前飞行时司空见惯的“红移”。但“搜寻者”现在只 有 5.6 公里/秒的环绕速度，相对论效应完全可以不考虑呀！更为奇怪的是，那里笼 罩着一个电磁场，其大小我的仪器怎么也测不准。读数一会儿超过最大量程，但在 把仪表烧坏之前又迅速回到零位，更多的时候示数在中间地带作无规则的变化。

出于好奇，我向“北极”飞去。按计划，先在空中把这个星球弄清楚，再实施降落，是最稳妥的方案。

“北极”渐渐逼近了。我发现，北极上空附近的星星开始出现位移。这也是相对论效应——空间弯曲。但仪器明明测得“魔瓶”的重力加速度只有7.7米/秒²，比地球还小一点。

想到这里，我又向计算机询问了重力加速度。我惊奇地看到，现在它比在赤道上时大得多了，而且还正在迅速增大，并且简直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

我的飞船无法抗拒这巨大的加速度，光也似地（注意，用“箭也似地”形容就太慢了）飞向北极。而我则被一股巨大的超重紧压在座椅上，不久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时，第一件事就是读重力加速度。现在它又恢复到了7.7米/秒²。一个球体依然占据了大半个屏幕；余下的那一角上，星星仍在闪烁。

但计算机马上提醒我，现在的星空与原来的星图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周围突然冒出了几个显然是人造的飞行器。我刚从陌生的星空中回过神来，又发现位移读数竟出现一个虚数： $(7.349+0.785i)$ 光年！再看看飞行轨迹：屏幕上出现的不是一条曲线，而是一团密密麻麻的点——就象我们想像中的“电子云”那样！

我还来不及多想，忽然发现活动又变困难了：重力加速度在增大。在失去知觉之前，我看了一眼飞行轨迹：一条虚线从其中一个点出发，向“魔瓶”的“南极”断断续续地划去……当我再次苏醒时，一切重归正常：重力加速度、飞船速度、星图。唯一不太正常的是飞行轨迹图上有一段空白。离“搜寻者”飞向北极只有八小时，这8个小时我简直象是做了一场噩梦。

但现实告诉我，这不是一场梦。一只小型飞行器倏地从我的飞船边迎面擦身而过，不久后又调头跟上来；另一艘飞船则从远处慢慢接近。我看了看显示屏：“魔瓶”上空，人造天体密如繁星，飞行器穿梭忙碌；“魔瓶”地面上，蓝色植被大大减少，建筑物星罗棋布，而且更加集中。一切都表明，这个星球已初步掌握了航天技术。我萌发了跟他们接触的念头。

突然，我使劲拍了一下脑袋：这一切，难道仅是在8小时之内发生的吗？！一个中级文明的社会在8小时之内就能掌握航天技术，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被这一系列怪事弄得头昏脑涨，不及细想，连忙把航向转向太阳，启动了热核发动机，以飞船的极限速度0.96C向故乡狂奔。

中 篇

依瓦星，凯特纪元2090年（1凯特年约合0.7地球年）旱季的一个晚上，天文学家泰利博士与他的同伴斯科帕正在天文台里聚精会神地观察那神秘的天空。

依瓦星是凯特星五颗行星中的第三颗。因为离恒星近，依瓦星气温较高且年温差不大。因此星球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蓝色植物，如同地球上的热带雨林；它一年明显地分为旱季和雨季，也正好与热带雨林相似。

旱季正是进行天文观察的好时光。这不，刚进入旱季，泰利和斯科帕就与另外两个天文学家轮班彻夜值守望远镜。

突然，自动记录仪发出了警报：发现异常飞行物。

“看，那艘神秘飞船‘魔鬼’又出现了！”年轻的斯科帕兴奋地叫道，“这回是在英仙座附近。”年老一些的泰利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几分钟。“这次与往常大不一样，”他冷静地指出，“飞船的飞行轨迹是连续的、有规律的。”“难道它以前飞行总是没规律的吗？”斯科帕问道。

“只有一次是可连续观察的，就是八十年前它第一次出现时。”泰利简短地回答，同时打开通讯设备，向依瓦星宇航中心报告：“依瓦星第二天文台向宇航中心报告：神秘飞船‘魔鬼’号再次出现。本次不同于往常，航迹是连续的，方位XX - XX，航向XX，航速XX。建议马上就近调动飞行器进行跟踪观察。”“宇航中心明白。”宇航中心立即作出反应，“在上述方位附近，已命令KH 7号太空望远镜追踪观察，通知刚迎面而过的小型太空船FS 56号调头跟踪‘魔鬼’，同时出动航天飞机U 3号协助跟踪。”听完回答，博士才放下心来，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魔鬼’号在八十年前第一次出现时，确实是有规律的。那时它在赤道上空环绕依瓦星飞了几周，就调转航向飞往北极，不久后消失在那里。”“这些我知道，”斯科帕抢着说，“可惜那时依瓦星还没掌握航天技术，无法接近它。”“对。在此后八十年中，这艘飞船神出鬼没，毫无规律地出现在太空各处，而且总是一‘显形’就马上消失。太空技术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就更常遇到它，但从来没有成功地跟踪过。因此人们就给它取了个外号‘魔鬼’。”“这么说，今天是人类第一次追踪‘魔鬼’喽。难怪刚才您那么激动。”说话间，“魔鬼”仍然不紧不慢地绕依瓦星飞行。天文台内的计算机紧张地运算，自动把数据存入已几乎装满有关“魔鬼”信息的一张光盘中。

博士仿佛又想起什么，说道：“而且，这对我儿子来说，总是个好消息。”“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斯科帕追问。

“他就要飞往北极巨洞了。”博士又回忆起今早（不，现在早已过了零点，应该说还是昨早）与儿子的谈话。

“爸爸，我又要参加飞行了。”儿子平静地向泰利说，却又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好小伙子，这回又要飞哪里去？”泰利问道。

小泰利虽然年轻，却已是依瓦星上著名的宇航员了。他曾参加过12次大小飞行，这在宇航技术只有六十余年历史的依瓦星上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平时他总把一次飞行视如一次郊游，可今天却如此激动。“一定是次特殊的航行。”博士暗暗猜道。

“嘿，这次可不比往常，我们明天早上要飞往北极巨洞！”儿子兴奋地答道。

虽有心理准备，博士听了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要知道，自古以来，依瓦星南、北两极就是有去无回、常人不敢问津的禁区。无数探险家中，凡是能回来的，都是连看都没看过一眼南极（或北极）就却步的；而凡是超越这条界线的，就没见谁回来过。六十多年前卫星上天后，才发现北极有个无底巨洞，而南极则是形状飘忽不定的魔幻山峰。这个可恶的发现又驱使许多闻声而去的飞行器永远消失在北极巨洞里或面极山峰上。这回，亲爱的儿子又要去重蹈先人的覆辙，泰利怎能不担心呢？儿子仿佛看出了父亲的担心，解释说：“爸爸您放心，我们这次飞行，采用了史无前例的超高标准安全措施。针对北极巨洞的异常电磁场，飞船装备了迄今最严密的屏

蔽层,针对巨大的重力,座椅进行了特殊设计,可以使人抵抗高达50G的超重。此外,我们的这艘‘北极’号飞船还装有当今最先进的核裂变发动机……”“嘟嘟……”自动记录仪的警报打断了博士的回忆。两位学者连忙凑近望远镜。只见“魔鬼”飞船突然喷出两道长长的火舌,瞬时加至很高的速度,向远处飞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满天星斗之间。两艘跟踪的飞船无法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只能“望空兴叹”。

扩音器里传来了宇航中心主任奥博的话:“X时X分X秒,‘魔鬼’飞船突然加速偏离航向,以很高速度正对着234号星座一颗中等亮度的恒星S星飞去。据粗测速度超过十分之九倍光速。飞船外形已记录下来,图象随后就将传到。”“超过十分之九倍光速!”斯科帕失声叫道,“这么快啊!”“是的。”泰利冷静地说,“这正好与八十年前它飞近依瓦星的速度差不多。”这时,“魔鬼”的外形图象已经出现在天文台的大型显示屏上。这是一艘很扁平的中型飞船,没有机翼,机身上伸出几个圆筒,似乎是望远镜或摄影镜头,另外还有少量象是陨石砸出的小坑。机身两侧的两个巨大的发动机特别显眼。

“这种飞船不适于在大气层内飞行,而适于星际远航,而且可能是用作探测的。”泰利分析。

晨曦微露,换班时间到了,小泰利乘坐的“北极号”也快要升空了。博士顾不上回家,向自动汽车下达了直接开往依瓦星宇航中心八号发射场的指令。

汽车速度虽快,发射时间却更不等人。泰利赶到时,正好看到“北极号”那两只最先进的核动力推进器喷射出淡黄色的火舌。顿时,大地微微震动起来,飞船在一阵烟雾中象利箭般直射向太空,不一会儿就缩成一个小亮点,折向北方疾驰而去。

“这新型发动机果然功率惊人。”博士暗叹,同时心中默默地祈祷,祝愿儿子一路顺风。

这时,车内的无线电话响了,宇航中心报告泰利:“‘魔鬼’飞船重返依瓦星!”“啊!”泰利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消息对儿子来说焉知是凶是吉。

下 篇

发布了返航指令后,我还沉浸在一阵莫可名状的恐惧当中。可计算机却冷静地(当然,它总是冷静的)报告了对这一系列怪现象的分析结论:“由于飞船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异常加速,所以产生了相对论效应。根据这个效应,魔瓶星表面实际上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而科学技术能有较大发展。至于异常加速的产生原因,正在综合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原来如此!我不禁埋怨自己一时糊涂,害得刚才虚惊一场。我马上下达指令,再次调转航向,重新飞往魔瓶星。

同时,我也不得不赞叹“搜寻者”号的这台取名为“克莱瓦”的SUPER986型计算机不愧为地球上最新类型的计算机。想当初,为了是否给飞船装备这种计算机还曾爆发过一场争论。反对者说这会使飞船质量加大,机动性能减弱;但我和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宇宙中变幻莫测,不用它无异于原始人想登上月球。事实上,刚飞出太阳系没多远,克莱瓦就救了我的命。那时飞船鬼使神差般地飞近了一个黑洞,幸亏计算机在我昏迷之后自动“接管”了飞船,经过复杂的计算,才让我摆脱了那个“宇宙杀手”的拥抱。

飞船突然自动减速，又进入了魔瓶星赤道上空的环绕轨道。

这时，计算已经完成，克莱瓦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魔瓶星是一个馐克莱茵瓶形的四维星球馐！

接着，屏幕上显示了推测的魔瓶星形状，还根据自动记录下的数据画了“搜寻者”号的实际航行轨迹，并指出，魔瓶星地面上在这段时间内度过了56个地球年，折合80凯特星年。

至此，一切谜团均已解开。我放心地向魔瓶星发出了预先准备好的、用数学方法数字化的一封信：“未知星球上的智慧生物：你们好！”

我是来自太阳系第三颗行星地球的‘搜寻者’号宇宙飞船。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我终于很高兴地在贵星球上找到了人类的知音。

我谨代表地球上全体人类，表达我们希望与你们建立联系、发展友谊的热切期望。

万望回复为盼。

（附太阳系星图及人类图像）‘搜寻者’号”这段信息反复地播送三小时后，我收到了用同样方法发出的一段信息。计算机几乎是立刻就翻译出来了：“‘搜寻者’号：你好！”

贵飞船不远万里飞赴我们依瓦星球，我们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地球人建立联系、发展友谊的期望，我们谨表谢意。欢迎光临依瓦星，来自地球的朋友！”

收到本电文后，请按下列方式着陆：……依瓦星宇航中心”我走出呆了十八年的船舱，坐进了依瓦星宇航中心大厅。借助于临时编好的程序，依瓦星的记者们连珠炮般地通过计算机向我提问。

我先简要介绍了“搜寻者”号18年来的旅程，这段充满冒险的故事引起了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接着说到关于我在魔瓶星（不，应该说是依瓦星）内部的经历和“搜寻者”上的计算机对依瓦星形状的分析时，没想到在人群中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这时，只见一个主任模样的人急忙站起来，向记者们说了几句什么话，记者们纷纷离去。然后，那个人转向我，在键盘上神情紧张地敲着。屏幕上显示了这么几句话：“我是依瓦星宇航中心主任奥博。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向北极发射了一艘飞船。请您马上替我们计算一下，这艘飞船是否有危险。”把“北极号”的参数输入这台986之后，过了几分钟，克莱瓦指出：“按照‘北极号’的程序，它将飞入这个巨大的克萊茵瓶的‘瓶颈’处。在那里它将‘停顿’约10分钟，而实际上这段时间内它是受着非常小的加速。然后，它就会自己迅速加速，顺原路返回。飞船上共度过40分钟，地面上约1天。”“北极号”全体成员从超重引起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发现飞船正处于“静止”状态。附近，一只很小的飞行器正在缓慢游弋。

船员们的注意力全被这只小飞行器吸引住了。它比“北极号”上的小探测飞船还小一，外壳光溜溜的，全无一点灯火，似乎作了很久的无动力飞行。

小泰利主动请缨驾驶小探测飞船去探测这只飞行器。船长同意了，但又加上一句“快去快回”不一会儿，探测飞船就停靠在飞行器旁。小泰利顺着飞行器表面搜索，很快就发现了开门按钮，钻了进去。

“北极号”收到了小泰利发回的报告：“飞行器内无人，也未发现动力装置。但有一套无能源的发报装置，拟接上探测飞船备用能源发报，请指示。”

批准请示后，“北极号”很快收到了一长串莫名其妙但又很有规律的信号，还有一幅星图。小泰利接着报告：“信息已发完，马上返回。”话音未落，“北极号”开始缓慢移动。待小泰利发动探测飞船时，“北极号”突然迅速加速，把小泰利远远地抛在了后面……“魔鬼”飞船着陆和“北极号”安全返航这两大新闻如同旋风般席卷全球。依瓦两大千古奇谜在两天内先后揭晓，令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而我也成了依瓦星上的新闻人物。

“北极号”带回来的那只飞行器上的信息，原来正是来自我的老家地球。这只命名为“太空使者”的飞行器上装有用世界语和汉英法俄日等语言写的一封给外星智慧生命的信，以及太阳系星图。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艘从日期上看刚发射不到一个月的飞行器怎么这么快就飞越了我用十八年才飞完的路程，钻到了依瓦星的肚子里。“也许克莱瓦对时间的计算有误差？”我猜测。

小泰利的遭遇是这出喜剧里的唯一不幸。在依瓦星人的请求下，两天以后，我着手准备再闯“魔瓶”禁区寻找他。计算机为我设计了一条航线，模拟“北极号”的前半段航线，然后尽量循着小泰利离去的方向飞行。“由于在这个克莱茵瓶的那一边搜集的数据不足，”屏幕上显示，“无法预测这次航行的结局。”经历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加速之后，“搜寻者”号又出现在一个陌生的星空中。

“我船正处在太阳系边缘。”克莱瓦宣称，“可以看到小泰利乘坐的飞船在前方一亿七千万公里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阔别十八年，这么快就接近了故乡？回头一望，我才恍然大悟：刚才出来的地方正是出发时遇到的那个黑洞！

“搜寻者”号高速飞行，没多久就接近了早已丧失动力的小泰利的飞船。打开舱门一看，小泰利已奄奄一息了。我又查看了航行日记，才知道小泰利飞了足足二十天！探测飞船上一无食物二无饮水，我不禁赞叹依瓦星人生命力的顽强。

待到“搜寻者”号为小泰利完成急救工作之后，太阳系的前哨——第十颗行星田恩星和第九颗行星冥王星已近在眼前。向冥王星上的基地发出了返航的喜报以后，我打算继续飞往人类的故乡——地球。谁知宇航中心竟通知我在火星着陆：“地球早已废弃，现在人类散居在整个太阳系当中。”太阳系中，整整一百八十年过去了！

感慨良久，我不禁吟出一首小诗：少壮离家老大归，容貌未改人事非。

新朋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外星来？”尾声太阳系与依瓦星通航十周年之际，我乘坐“后羿”号星际客车通过十年前发现的那个黑洞飞往依瓦星，仅用了五天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这次来，一是为了会会老友小泰利，二是打算在依瓦星新开辟的南极疗养院休息几年。

刚下飞船，小泰利就迎了上来。几乎是同时，我用依瓦语说了声“您好”，他也用世界语说了声“您好”。我们不禁相视而笑。

我和小泰利正要上汽车，忽然一群记者打埋伏似地冲上来包围了我俩。两位名人相聚，记者岂能错过这大好机会？顿时，依瓦语夹杂着世界语子弹般“扫射”过来，有的记者还在卖弄自己的汉语和英语。

小泰利向我说了一串奇怪的音节，记者们面面相觑，而我却会心地笑了。这正是用十年前我与依瓦星通信所用的编码方法说的一句话：“您瞧，

名人的‘待遇’就是这样的！”注：克莱茵瓶是德国数学家克莱茵推测的一种理想曲面。这种曲面只有一个侧面，换言之，从瓶的外侧的点开始移动可以进入瓶的内侧。可以证明克莱茵瓶不可能存在于通常的三维空间中，而只能存在于四维空间中。

托马斯叔叔的推荐信

佚名

他最后怯生生地瞧我一眼，因为害怕保安人员，脸色还红白不定。那身打扮活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您真的连推荐信都不看吗？”他恳求道。

半小时之前他甩掉了门卫溜进办公室，就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什么父母双亡，托马斯叔叔供他上学到十六岁等等。又说别人不相信他的发明，要送他进疯人院。全世界最聪明的托马斯叔叔也没法子，只好叫他到这儿来找“管事的”，还带了一封推荐信。

他的“发明”其实就是一块装在金属腰带上的表，不值一看。很多年轻人都象他一样，患有“发明妄想症”。不过他更象轻度弱智，话都说不连贯，自动转椅也不会用。那个什么托马斯多半是乡村学校的教师，这类“伯乐”我见多了，井底之蛙而已。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我尽量耐心地说，“你先回家好吗？”“他们不相信我，托马斯叔叔说他们都是白痴。您不看看推荐信吗？”“一会儿看，一定看。”我敷衍着他，端起咖啡杯。

他愤然说：“您跟他们一样。您……也是白痴！”咖啡差点泼出来。我从高处盯着他，警卫慢慢向他逼近。

他脸色苍白，慌忙伸手拨弄了“腰带表”上什么见鬼的玩意儿，一下子就不见了。

警卫和我都惊呆了。这小子是什么人物？我楞了片刻，赶紧扯开那封推荐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先生们：我向你们推荐一位罕世天才。在我周围的世界里，骄傲与愚蠢蒙蔽着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这个年轻人的杰出之处。我死后将无人再庇护他了，只有把他托付给你们：他的希望在二十一世纪。请让这孩子发挥出所有的才能吧，人类历史会为此改写。

托·阿·爱迪生”

一夜富豪

我当过富翁的，对，就是克莱斯勒那样的，我在和同学说到这个事情时，他们仅仅对我抱以一笑，我猜的透他们，他们想的是什么我也清楚。可是，那晚上的奇遇，你们是谁也看不到，谁也意想不到的，只有我，只有我自己，才清楚那天晚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虽然这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相信。

FRIDAY17:25pm 站在操场上，心里的念头就是回家了，在星期五的下午，我总是这么想，又有一个难忘的周末了。早晨我要抱起我心爱的网球拍，找上我的好邻居 - - 一个小我两岁的中专生，一起去玩网球、玩台球，中午，我要去吃饭，吃完了，就要去兴科大厦看看 3DfxVooDoo 显示卡来了没有，当然，只是看看，买，是不能让我们这些可怜的穷学生想的，星期日哪，还要去练习台球，斯诺克很长时间没打了，我不知道我的控球技术还能不能那么好.....心里想着，嘴上不知觉的笑了出来，"哦!!喔!!!",我们又进球了!瞧，我连我们班和职一十一班的足球赛都忘了，我到操场上是来看球的。班长的下底传中真带劲!比前两天中国队那窝囊的中卡之战强多了!很快，比赛结束了，我们赢了，5:3，这比分我们可爱的国脚要是能跟曼联踢出来多眼!唉，不想了，回了班中，拍一拍那几个前锋的马屁，我端了书包就走了，不伺候学校喽。

FRIDAY18:06pm 蹬车如飞，眼看走到家门口了，忽然看见联邦软件门口的大牌子，上面最炸眼的字就是"IE4.0"上市，天哪，它可算出来了!虽然才卖 35 元钱，但是我摸摸腰包，唉，省点钱买盒饭吃吧。到了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书包扔到沙发上 - - 这是我回家的一套活，由扔书包、喝水、吃苹果、打开电视组成。电视好没劲，又是中国足球队，这臭臭的东西摆在电视上真是恶心!

FRIDAY18:32pm 电视让我发困，还是投入我那可爱的计算机的怀抱吧，我来了!想着，就又执行了一套固定动作 - - 进小屋、揭盖布、打开计算机开关、打开 MODEM、上 BBS，今天的 BBS 上没有什么新闻，倒是，大家都大忙忙的，哪里有什么闲工夫写电子邮件哪?看了看表，就要演新闻联播了，中央五台在外屋闹的欢(我一向独自在家时，习惯开电视，这热闹)。我看了一下让人勉强提起兴趣的信件，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我的 INTERNET 帐号还剩下半个小时，这个月初用的太勤了，就剩下半个小时了，我为什么不上 S3 的网页看看?为什么不看看红色警报的消息?说着，我就把 IE30 打开了，随着一阵熟悉而又刺耳的噪音后，我输入了那个小 ID 和密码，今天先看看.....我的 FREEEMAIL 吧!我有好多天没看信包了，嗯，先看看 NETADDRESS 的，它总是有很多的广告送你，让你提不起精神来。

然而今天例外。

今天有一篇广告是中文的，而且是和新网点有关!我要好好看看它，在线看信，就要迅速，准确(BBS 上练的)，一会我就明白了，这个广告好象说新开了一个网点，可以用来搞金融.....，我看反正没什么可以看的，就输入了它的网址:<http://www.SmartEconomy.Com/Ttn.html>，随着 MODEM 的一阵闪光，一个比较顺眼的，背景为浅蓝色的站点传了过来，这个网址很怪，没有什么提示，只是提示你可以用中文、日文等文字阅览，这当然要逼我选中文喽!鼠标狠狠点击了两下中文图标，(有的时候这可能让路由器快点，当然是我的习惯)，一篇中文就显示出来了，它要求我先阅读须知，出于对陌生网点的谨慎，我还是读了，真是不少，主要说的是这个网点是遵守国际金融管理的什么标准、在输入信息时请谨慎、要遵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没看。最后，他有一个 ACCEPT 键，在点击之前，我看了看表：FRIDAY18:53pm 再进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个有许多的条框的类似注册书的界面，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天!他里面居然要求我输入银行帐户或者存款的选项!这，这不是让我拜拜吗?钱那东西我怎么可能有?正要断线，我忽然想到，在 96 年，

我购买计算机时，还剩下三百块钱，我自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本来是准备吃利息的，这次，就让他做做试验吧，不过，心里还真有点发怵。除了在填写存款单密码时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很快填写完了这个单子，并按了"SEND"键。舒了一口气，我除了为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悔，最多的，还是想好奇心想让我看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神通，能跨国迅速的转帐？嘿，怕是吓唬人的。我看着那刚打出来的"PLEASEWAIT"，边拿起了刚刚寄来的"家用电脑与计算机"杂志，记得那上记载着几个新网址，刚敲了几个字符，屏幕上的东西又变了，吓的我连忙把IE弄了个全屏，看个仔细，一个粉色的界面出现在屏幕上，上面标题用代表金融的绿色写到"请准备进入网络交易，您所做的一切都将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保护下实施"，真够威的，我又看了看说明，还是刚才的老一套，只是有几个文字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您的银行帐户上有人民币326元3角整，我们可以扣除2美元合人民币16元整作为开户费，因此您可以用310元3角整进行交易。OH!!!!他.....居然.....知道的.....这么清楚！

天哪！加上利息，我在银行里只有这些钱！难道我真的骑虎难下了？我那16元钱交的不甘心！我点了ACCEPT键，进入了那个所谓的什么"网络交易所"，我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一想那成堆的服务费就....

FRIDAY19:06pm 我不在乎外屋的王平和李瑞英的报导，只顾的上观察我显示器上的一切，那是一个类似于"钱龙"系统的界面，并且告诉我，这是一个专门晚上开的股票市场，人道INTERNET是开玩笑的行家，果然不错，开盘哪里有晚上自己开的？直到刚才，我才认识到甚么是时差，屏幕上是一家夜间股票市场的行情，这，使我不得不决定要验证一下，戳穿它的西洋镜，以后拿到BBS上当笑话。我拿来了刚到的今晚报，我找到了中国的股票市场，一眼看到了沪市当天的交易报告翻到股票版，举着沪市当日成交情况仔细的对照，嘿，这下让你再搞笑！

咦？中山实业，开盘价14.68成交56007手，收盘13.20，大伟地产，开盘价7.19成交6988手收盘是7.23.....，这和报纸上一字不差的报告，让我感到一丝凉意！

FRIDAY19:15 我半天什么都没干，只是坐着，就连妈妈回来了，我也没顾上打个招呼，只是一个劲的看股票曲线，和出虚汗。我该怎么办？虽然我不只一次的看着那个QUIT键，也明白只要点一下，就不用在这里耗什么时间了，但是，我为了那所谓的16元注册费，还在耿耿于怀（不如说还没有从兴奋中解脱出来），几次要掏钱买一个股票，可是看那糊涂乱转的股票，就是犯忌！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里的界面，只见在右上角有一个CHAT键，我点了一下，希望有人可以和我在线闲聊，但是不是那么有意思，它把我的TELNET打开了，在输入我的ID和PASSWORD后，我看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类似于BBS上的信的东西，噢！我明白了，这是在线闲聊，我在台湾滚石唱片的站点上看见过一次，当时因为我的内码无法转换为BIG5，所以就滚蛋了。嗯，我看看，只见有一个叫"KKK"的家伙在说什么关于税率的事情，三个K，不是好东西！又有一个叫FARMER的家伙，在说着关于一个公司的事情（因为我的英文十分差劲，能看的懂这些实在不易！），我就斗胆进去一起胡说八道了，反正和战友在BBS上在线闲聊的时候一点都不怕，我先说明了自己的来历："ICOMEFROMCHINA"，好象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有理我，我又打了一次："HELLO！EVERYONE！"，不料，有一个家伙这下理我了，只

是语气强硬点，叫我用小写，不然干掉我！吓 S 我了，连忙换了小写，这下好多了，那个叫 " 农夫 " 的家伙和我聊上了，首先叫我别动，因为有一个股票就要上市了 (真的巧.....)，大约在 8:30，天！他怎么知道？这个时候，老娘的饭也做熟了 (不如说是早做熟了，是买的锅贴)，我就搭咯了一会，挂了线，心里正算计怎么玩这个让人觉得恐怖的东西。

FRIDAY19:47 长江三峡合龙已经三天了，电视上还在絮叨，我心里不禁起火，心道，以后我有了钱，一定买个三峡玩玩 (当然是过于紧张引起的神经病)，不过，在吃完了饭，就开始数秒度日了，看了看计算机，心里真是.....FRIDAY20:25 熬到了，拨通了如同老驴带火车的数通局，连到了那台服务器，正好，股票上市了二分钟 (股票的开盘上市和半截上市的感觉有很大不同)，我看见了那家叫 "HappynessShoping" 的超市股票，买了尽可能多的 12 份，太少了是不？这里就是这么怪！

FRIDAY20:37 意料中的事情开始了，原始股开始跌了！跌了 3 点！，所有的，包括那个农夫，都开始抛了，股票一落千丈，我开始麻木了，天！我就这么点钱啊！还想买个小硬盘学 UNIX 哪，就这么没了？我开始希望这仅仅是个梦幻的世界，但是妈妈在屋外的唠叨让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天！我开始厌烦，这东西可能仅仅是一个 MUD 什么的，但愿.....，我闲的无聊，开始到 BATTLE.NET 上去看看，听说最近有 DIABLO 的升级文件，刚刚插入光碟，屏幕就开始出现了异样，是网络呼机？！我匆匆的打掉了 Autorun 的屏幕，开始登录那个奇怪的网址，在刚刚进入，农夫就告诉我，我的股票升了好几个跟头，我看看，真的，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些玩艺，网络炒股就够离谱了，怎么还有三分半就翻翻的？但是我还是等那个小黄字变成了四位数 (人民币)，我抛了，买了 300 多美票，当然，我是不信这东西是真的，我买了一个长势很满的股票，希望尽快结束这让人白费银子的游戏。

FRIDAY21:25 我那可怜的股票在我玩赢了 10 多局接龙后涨到了 5000 多，当然，这仅仅是我无数次拨通数据局的号码后的一次，在以后，我将和恐怖的指数渡过今晚。我一次，又一次的买、抛，奇怪的是，在象玩游戏一样的瞎投股票后，我的钱竟然上了五万这个数，且是美金！我开始坐在银屏前傻笑，心道如果炒股这么容易，那我们家的兰兰 - - 一条小母狗，也可以称的上是贵妇了。

农夫开始不安，他们所买的股票都在跌，我撤走就跌，好象有一个人在跟着我收购股票，我开始发困，觉得那几百块搭的不值 (我并不认为他提走了我的钱)，甚至想关机睡觉，但是一但看到了股票的上升，我就高兴的想看看结果 (原来在 BBS 上常干)，终于，我的 30 多万块买了一家香港公司的股票，停住了，我开始不安，心算是否有人在算计我？终于，有一个叫 FURY3 的家伙决定找我谈谈 (名字就很让人不舒服)。

FRIDAY23:03 那个叫 DIABLO 的人是个大户，他告诉我的。因为我蹩脚的英文，他用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他是 "Veryveryrichman！"，我说 "I know, I have been perseive."，他说 "You are luck one."，我说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continue this."，他呆了一会没有敲键，我猜他在嘲笑我的英文，我反正是中国人，不在乎英文的好坏！片刻，他写 "No! No! Go on dot-his! Youngman! I wish you lucky!"，一会，我们又说了一些，他说他是看我手气比较壮，看我买了上去，等那股票有好动向，就开始买，抬上去，他说我应该把已经升到了极限的股票抛出了，因为到了 100 万太危

险，我听了，就这么干了，剩了 100 万在我的帐上，没有用，那个 FURY3 又窜了出来，劝我去买点东西，我开始晕了。

FRIDAY23:56 我静静的呆在计算机旁，关上门，因为我不想打扰妈妈和爸爸的休息，他们明天要加班，我比他们加的早一点，嘿。

我进入了美国的一家网上超市，光是登录就花了 5 分钟，看来我要是真成了大亨，第一件事就是收购中国电信，把网络的速度弄上去，有点白痴的味道吧！100 万连天津市电话局一个分局的固定资产都比不到。说那个倒霉的破超市，登录成功后，先二话没说，掳走我 30 美元，说是什么关的什么协议定的，简直是抢劫我的不义之财！我到了超市，选择一个叫什么天使 (Angels) 的什么东西，等那照片和文字传来后，我发现这是一种烟，我可不是烟民，让它玩去，我不按照字母排序找了，我瞎点了一个叫什么时代梦幻还是梦幻时代的，看它好象是时装类，等照片传了来，才发现是一种女人穿的袜子！！恶心！我挑了一个比较有力量商标 " 太阳神的光 "，照片上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只是一块包装着绿纸的东西，我已经在这里花了快 20 分钟了，这会股票市场不知道会有什么倒霉事，我花了 10 分钟买了这个东西（5 分钟填购物单，3 分钟转钱，另外两分钟从这里撤出），又到了网络炒股的地方，这里人开始多了，据说还有人在上班时间玩，所以底特律、迈阿密、小石城乃至福格茨这样的小镇都有人拜访，还有一个弟兄是非洲的，自己把名字叫做卡努，真不怕闪了舌头。我在这里算老二系列的，钱可不少，可是半天买了什么股票都不再上升了。

SATURDAY00:36 我开始兴奋了，我的钱分成四份，一份都用来收购一家公司，另几份来买股票，我还买了一块地，我就要成总裁了，拥有四家公司！我还上什么学哪！我开始晕了，真的晕了，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哪？我简直在做梦啊！我在计算机前坐了半天赚了 100 万？这简直是让人想……跳楼嘛！可是好景不长，我收到了农夫的信，他告诉我不要找不痛快，果然，一会，我的所有交易都被冻结了，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大户，他开始抛出我手中所有的股票，一刹那，在二十分钟内，我的所有股票价值跌至最低点！完蛋了！我还没来的急撤出，没有及时撤走，而在几分钟内变成了一个穷鬼!!! 无奈，我投入了所有的资金，才填上了窟窿，用我在营销课上学到的所有知识，我知道，只有这样，才不会陷进去，只有倾我的所有。

我呆呆的望着屏幕，我就剩下 42 美元了，天，我可怎么办啊！正在这个时候，那个 FURY3 又出现了，他说，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不多见，但是不要太把此事当回事，以后在网络上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叫他。我问他是不是一个黑客？他说不是，他是搞软件的，搞了二十多年了，我说你们美国的软件商都很佩服比尔·盖茨吗？他说，盖茨仅仅是一个门外汉，不会比你好多少，并且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让我有工夫看看，因为他公司找他，先走了。

我坐在计算机前，幻想着这就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灵感的由来吧！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和你并肩在陌生的世界厮杀，真是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撤线之前，在天津市数据局的网页上把自己超时的 100 元钱交了，存了剩下的 300 块，存上后，就断了线，关了机器。

天！一个晚上，我从一个中国普通穷鬼变成了百万富豪，又在片刻之间变了回去，真是可怕！我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 MUD，是 MUD！是 MUD……SATURDAY8:30 一觉醒来，已经是周六了，我一睁眼，就看见了计算机，仔细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好象只有红肿的眼皮告诉我曾经发

生的一切，虽然我并不想告诉父母这件事，但是我还是在吃完了早饭之后，坐到了计算机前，边打着无聊的回信，边仔细的回味昨天晚上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一想事情，脑袋就发困，可是还不想睡觉，直到中午的经济半小时中报导昨天晚上（美国的上午），道琼斯股票受到一小部分人（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操纵，跌了些许，后来又恢复正常，收盘时指数回升了一点。我听到后，不禁愣了一下，这是从小到大，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事迹在电视中出现，虽然很为自己的作为高兴，但是也着实吃了一个大惊，我没有料到在股票市场中的作为是这么的奇妙，一夜间发迹，又在一夜间赔光，更巧的是，我在十二小时内居然全赶上了，一个门外汉。

我并不想把这些告诉爹妈。

三个星期后，有意思事情来了，我买的那个叫什么太阳神的东西寄来了，上面贴的一层层的标签能够告诉我它所旅行的一切经历——一个有鞋盒大的包裹，我到红旗路邮电局领来的。回到家中，想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惊喜，用刀子裁开包装后，里面是一个写着什么农场标志的塑料袋，看来是食品，我的心凉了，我还期望能蒙着一个录音机呢。一个黄色印刷着草地图案的塑料袋，我端详了许久，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单词"Cheese"，这大概就是里面的东西了，奶酪，一次神气的网络旅行的纪念品，我虽然抱着最后的一点希望，打开了塑料袋，但是我的嗅觉告诉我，那臭气熏天的东西就是我的唯一收获。

我把那东西扔进了冰箱，四天后，做了我的早点。

无忧客...一个相当险恶的人物

英雄

佚名公元 2107 年，冬，清晨 7 点 33 分零 9 秒。

绅士桥上的自动报警器猛然发出冷冰冰的尖叫：“有儿童落水！有儿童落水！”不过这种已属于噪音污染的求援丝毫没影响桥上行人与车辆匆匆的节奏。

当然不存在绝对化——确切地说，还是有两个上了点年纪但颇具绅士风度的人缓缓地转回了头，皱着眉瞥了一眼正在桥墩下三米处瞎扑腾的小男孩。

也就是这两位中的一位稍稍停了下脚步，用一种似乎为赶工作而没来得及享受早餐的懒洋洋软绵绵的语调冲着手指上的戒指形传感器说：“TTC 电视台，早间新闻：一个约六七岁的男童在绅士桥落水，正在挣扎。记者吉米。”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现代化的定义得到了全面的活生生的阐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加速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想，不过吉米——作为平等的生存竞争者中平凡的一员——近来老是不由得向往已故的父亲常提的那个年代，虽然那个年代穷得像个童话。“大概到了不惑之年都是这样子吧！”吉米想。

钱依旧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也仍是万万不能。除了这一永恒的真理依旧永恒外，其它一切相对于一百年前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尤其是人类引以为荣的思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有人挑出了诸多漏洞，“怀疑一切”已不只

是科学界的主旨。当然这种近乎挑剔的严谨态度并不是说明人类失去了宽容之心，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尊敬绝对率已接近 99.9%，九十三岁的老太太用古典的花轿娶回个帅小伙已不是新闻，你想结束你认为痛苦不堪的一生，不会有任何人包括政府对你的安乐死表示异议。

由于法律机器的空前完美，犯罪与英雄的概念已开始在大词典中逐渐删除，仅凭这一点，人类就可以用自豪的目光细看镜中的自己了。

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两点小小的迷惑，但肯定也是暂时的假象。据《惊雷》报载：人类的耳朵平均面积比一百年前减小了三分之一，人类的眼珠大体形状愈来愈趋于方孔形——但视力却向精细聚焦的功能进化，其根本原因正在调查中。

“这年头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吉米在紧张工作之间换气的刹那，曾问过自己万余遍，可仍一直是个未了的心结。

小男孩仍在水中挣扎。

红十字中心会在报警器尖叫后五十九秒内处理讯号，下达指令并派出福音飞行器完成艰巨的任务，前提是不幸者必须支持五十九秒。

不过这五十九秒坚持可真是一种极经济的生存锻炼——现在全球正风行这种运动。惜时如金的工作狂早已舍不得把目光浪费在小男孩显得有些艰苦的体育运动上。

吉米报道的话音刚落，忽然一位高大的青年从人流中冲出，跳起扑向小孩的落水处。

“作父亲的可真不容易呵！”吉米心里蓦地涌上好似逝去几个世纪的暖意，又打趣自己：幸亏不是咱儿子。

谁知“扑通”一声过后，除了一圈圈波纹与一串串气泡以外，小孩仍在挣扎。

旱鸭子？蠢！惋惜的叹息闪过吉米的大脑，他压低嗓音：“TTC 电视台跟踪新闻：落水儿童的父亲已……”福音飞行器来了，小孩与青年也捞上来了，只是青年脸色青白，没一丁点气息，眼睛与嘴巴都闭得紧紧的。

当醒来的小男孩再三肯定这青年并不是他父亲也不是他父亲的任何一个朋友或母亲的任何一个情人时，吉米感到全身像通了高压电流。晕过去二秒后，他跪在地上几乎是流着泪吼起来：“爆炸性新闻……”发达的通讯工具一眨眼便让整个地球的生物都得知了一条确实太新的新闻：一位英雄的青年为了救一个陌生儿童，有可能死亡或留下后遗症。

这是一个英雄难产的时代。除了犯罪率极低又不存在战争等诸因素外，英雄的代价已让生物界的万物之灵们权衡再三斟酌再三。英雄的行为虽不可取，但英雄的精神永远是人类心灵的长城，那是所有感情的依靠与归宿。

整个地球也为找到这个依靠——二十五年来第一位英雄——似乎转得更热情了。

新闻爆炸三秒后，地球总管长卡罗先生在电视讲话中哽咽得没说出一个字，他竟第一次挥动珍品似的毛笔写下“向英雄敬礼”一行歪歪斜斜却饱蘸感情的大字。秘书传达说政府定要奖励这位一旦没牺牲的英雄一笔天文数字奖金，并授于“五星级地球勇士”称号，管长夫人更是声泪俱下：她要立即吻一吻英雄光辉的额角以示敬意，如果可能的话。

与此同时，福音飞行器中的头目代表红十字会作出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更换英雄所有受损害的器官来挽救人民的骄傲，英雄醒来时也定先转

达四千万位少女的传感求爱。

历史学家们不甘示弱，超音速地召开了紧急网络会议，拟定计划如下：先考证一下这位青年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不是近代史上中国的罗盛教先生，再迅速编写英雄历史，收进中小學生电脑历史教材；还要与星华建筑公司合建一座英雄巨像，使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科学家们则表态：用高价购买青年的精子，用全球最先进的实验室最快地破译其基因组组合，这一课题也将作为本世纪最光荣的一项科研项目进入诺贝尔奖的入围圈。

全球著名的诗人毛进先生已开始着手写《英雄史诗》与《英雄传记》，两巨著的开篇从英雄的母亲开始。

牛津、剑桥等十所最著名的大学同时发表公开邀请函，欢迎英雄首先去该校演讲英雄事迹，以体现“教育为本”的百年大计。

……六十秒后，从红十字会传出消息：英雄不是人。并称该青年系安古博士研制的 1505 型仿真秘书机器人，刚才的“昏迷”只是水导致系统短路而自动封闭。可令人惊讶的是：该机器人的程序里无丝毫救人的语言。安古博士也表示不可思议。

红十字会会长，一位 127 岁的权威一口肯定：该机器人此次救人属自觉行为。

全球猛然变得静悄悄的，足足有两分钟。

两分钟后，人类才回过神来，他们感到有史以来自尊心受到最大的挫折，开始用谩骂诅咒的原始方式表达他们遭受愚弄后的极大愤怒。

历史学家与诗人等等为瞬间即碎的金饭碗禁不住嚎啕大哭。少女们的啼声最响亮凄厉，她们期待的一生最浪漫的幸福化成了泡影！最令人佩服令人敬仰的科学家们依然保持最清醒的神经与敏锐的眼光，声色俱厉地向全球提出最严重与怵目惊心的爆炸性问题：会自觉救人的机器人会不会自动杀人？全球恐慌了。

于是，地球安全部火速作出决定：严格检查安古博士已研制出的每一台机器人；安古博士不得再研制任何型号的机器人。

那位第一个救人的机器人，受了这样的礼遇：锻压成一块规规矩矩有棱有角的合金锭陈列在科学博物馆里。

再生

二 六五年，人类的科技越发进步，可是感情却日益疏离，颜永玉觉得丈夫尹克桢有异，已不止一朝一夕了。

这时，投机的商人发明了许多探察人心的轻便仪器，在不知不觉间可以查测对方心意。

从前，永玉曾嘲笑这些仪器，“人心有何可测？给你知道人家心中想些什么你保证吓个半死，伴侣之间更毋需用到此类玩意，它的心意你若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可是，今日，她已不那样坚持。

她欲知道尹克桢心中想些什么。

踌躇良久，终于买了一具呼吸异象探测器，放在他枕头底下，据说，那个小小设施，可以凭呼吸长短轻重测他对伴侣感情是否发生变化。

可是，永玉手脚笨钝，被他发觉，把那只小盒子摔到墙角打得稀烂。

他铁青着脸离开家里，三日三夜没有回来。

永玉静静坐在家里，不食不眠。

真的不需要任何机器帮忙，她已知尹克桢肯定已经变心。

趁他不在家，她寻找蛛丝马迹。

私人电脑中讯息被他紧紧用密码锁着。

荧光幕上打出闪烁的“输入密码、输入密码”，似在嘲笑她已是栏外人。

永玉把头埋到双膝之中，像足鸵鸟。

体内的沉重痛苦叫她呻吟不已。

她走到露台向海景眺望。

对岸有一个异常庞大的广告牌，初搬进来时，尹克桢曾说：“看，对岸的霓虹灯，是为特艺七彩牌软件做广告。”

永玉猛地抬起头来。

特艺七彩。

她走到电脑前，输入特艺七彩字样。

整架电脑如展露笑容般开启，尹克桢所有私隐摊开在颜永玉面前。

是，做女伴的多多少少知道男方心意，世上有亿万字句，她就是知道他会挑特艺七彩做密码。

永玉先查看近照。

她看到一个美貌年轻女子对牢镜头搔首弄姿，“克桢，”她给他一个飞吻，“告诉我，我们几时可以结婚”。

永玉的面色变成死灰。

一个女子的噩梦已经发生。

那女郎穿的衣服极之暴露，身段极之曼妙，其实，永玉的风姿也不逊于她，只是永玉作风比较保守，做不出如此浪荡表情，所以败下阵来。

永玉发觉她的手簌簌地抖，浑身颤动，脑袋几乎要爆炸。

当年她跑出来与他同居，得罪了父母，以致与娘家断绝来往，颜父是著名的地产商，一直觉得尹克桢为人奸诈，不能与永玉匹配。

三年来他拒绝津贴这个小女儿，任她自生自灭，这，也是尹克桢变心的原因吧。

他原本以为追求千金女，可打进地产王国，扬眉吐气，光宗耀祖，可是，未来岳父看都不看他。

只有颜母偷偷替他们置了房子家具。

被颜父料中尹克桢为人。

何用什么仪器，颜父的智慧与经验明察秋毫。

荧幕上的美女仍在抛媚眼，“克桢，他们能给你什么好处？还不随我来。”

永玉实在无法再看下去，接到书信部去。

她看到了尹克桢写给对力的信。

信中充满怨言。

“……颜家之骄矜、凌人、傲慢，不能以文字形容。颜父白手兴业，本来也是穷人，可是，却比任何人更看不起穷人。”

“颜永玉幼稚、无聊、浅薄，终日只望父母赏赐施舍，不思上进，容貌平凡庸俗，令人望而生厌……”

永玉一手把电脑插头拉出来。

她跌跌撞撞站起，回到寝室，仆倒在床。

完了。

真想不到他如此讨厌她。

原来，一切都为看它的妆奁，三年来颜父作出经济封锁，使他的狰狞面目毕露。

永玉双手似风中残叶般颤抖。

她找到药物服下。

那强烈镇静剂改变了她的内分泌，使她冷静下来。

在家，它是最小的女儿，她很受宠爱，从未遭过打击，这一下真打在她的天灵盖，叫她魂魄出窍。

她靠在床上，闭目静思。

忽听得有人开门的声音。

她轻轻睁开双目。

莫非是尹克桢回来了。

果然是他。

他一迳进房来，正眼都不看躺在床上的永玉，自顾自收拾衣物。

是这种轻蔑激怒了颜永玉。

忽然之间，她镇定地笑道：“要分手，也好好说清楚，何必这样示威吵闹。”

尹克桢一怔，抬起头来，冷冷说：“我生意失败，欠债，要到别处去避一避。”

永玉笑，把双臂抱在胸前，夸张地问：“欠多少？你怕颜家不能负担？”

那尹克桢闻此言，一呆，随即笑起来，放下手中衣物，前后判若二人，忽尔有商有量：“你有多少？”

永玉一一看在眼内，更加伤心，表面上亦欢欢喜喜，“你要多少？”

尹克桢搓着双手，心痒难搔，“有个三千多万，可望解决难题。”

永玉看看天花板嗤一声笑出来。

那尹克桢以为没有希望，后悔狮子大开口。

谁知颜永玉接看说：“母亲今日来电，说父亲决定分出部份财产。”

“什么？”大喜过望。

永玉闲闲说：“二亿都有 | | 美金。”

尹克桢呆住了。

心中懊恼不已，险些儿功亏一篑！

永玉缓缓说：“先帮你解决这笔栈栈之数吧。”

“你真愿意？”

永玉叹口气，“这算什么？往后，钱多得你花不光，一个月利息都不止此数。”

尹克桢心都红了。

永玉取过车匙，“来，我帮你到银行去取钱过户。”

尹克桢连忙答：“是是是。”

丢下先头要做的事，跟着永玉上车。

永玉一生人最镇静是这一刻。

在途中，她轻轻问：“尹克桢，你缘何欺骗及离弃我？”

尹某一怔，“你说什么？”

“你的谎言可真特艺七彩。”

尹克桢即时明白，“快让我下来！”

“你想中途下车，也得公公道道，缘何恶形恶状冷淡我，侮辱我？”

“有话慢慢说——”永玉已把车驶上断崖。

另克桢大惊，哗哗乱叫，伸手来夺驾驶盘，可是永玉已将条轮交给自动控制系统，车子直铲下悬崖。

另克桢惨叫一声，双手紧紧掐住永玉的脖子。

永玉失去知觉。

是巨大轰隆一声把她惊醒。

奇怪，她丝毫不觉痛，看向自己身体，只见左臂已完全失去，碗大伤口汨汨淌着鲜血，面孔潮热，用仅余的右手摸去，发觉软绵绵，烂塌塌，没有皮肤，没有耳朵，原来，半边脸也已经不见。

永玉还有知觉，她心酸地落下泪来，爬行数步，满身血污，摔倒在地。

欺骗、遗弃……

她只见身后火光融融，她喃喃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回家来了？”

她闭上双目，希望痛苦随着知觉消逝。

永玉只道她必死无疑，心中十分安乐。

渐渐苏醒，往事纷沓而至，不由得呻吟。

有一把动听清脆的女声说：“醒来了。”

永玉问：“我是在医院里？”声线沙哑。

“可以这样说。”

她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寻常家居布置。

一位美貌少妇，正朝她凝视。

“你是谁？”

“人人叫我苏教授。”

“是你救我？”

“警方救护队先发现你，随即转到我处。”

“何故？”

苏教授讶异了，“上天有好生之德。”

永玉怔怔地落下泪来。

她欲伸手去拭，才发觉已经失去左臂。

“我的脸——”苏教授说：“你几乎没有脸。”

“镜子。”

“我劝你暂时不要用镜子，我已初步把你五官缝合起来，微得你同意之后才替你做手术。”

“我家人可知道这件事？”

“警方与我不知你是何人，故亦无法通知你家人。”

永玉的声音越来越沙哑，“同车还有一个人。”

“对，他的伤势比你轻，警方把他交给公立医院，相信已经出院。”

永玉握紧拳头，看样子他们之间的事尚未了结。

“我是一名矫形医生。”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一条新的手臂，以及一张新的面孔。”

永玉不出声。

苏教授好心地说：“你现在可以通知你家人了。”

可是，她已没有家人，永玉转过头去流泪。

“奇怪，车上另一名伤者说，他不认识你。”

“什么？”

“他说他确是车主，可是事发当晚，不过载你搭一程顺风车，你是个陌生人，他从来没有见过你。”

永玉不出声。

父母不认她为女，这个无良的人又否认他们之间关系，她孑然一人，一个亲人也无。

这时，苏教授双目有神地看向她，“我发觉你心中有许多仇恨。”

永玉吁出一口气，“不，教授，医治我，让我重生。”

“这是很好的态度，记住，你要忘记过去，努力将来。”

“是，教授。”

治疗颜永玉的外伤是极其艰巨工作。

她丧失一条手臂，开头的时候，不能适应失去一边重量，站都站不稳，举步困难，似醉酒之人。

苏教授给她装上适当的机械手臂，让她练习运作。

这是最新一代义肢，可做到最细致工作，亦具冷暖感应。

同步进行补救的，是永玉的面孔，必需重新塑造。

教授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原来面孔长相如何。

说也奇怪，永玉的心日益平和，她笑笑，“那张脸，不要也罢。”

“你不喜欢你自己？”

“对，我愿做一个新人。”

“你这样说使我高兴。”

教授在电脑荧幕上给她看许多新的面型。

永玉说：“我倒不是那么想做美女，教授，请给我一张端庄、刚健、智慧的面孔。”

教授笑，“智慧涵自内心，由眼神透出，与五官无关。”

永玉有点汗颜。

“这张面孔如何？”

永玉一看，只见荧光幕上出现的女像有略方的鹅蛋脸，一双大眼睛闪烁生光。

“我恨喜欢。”

“重塑你的脸需至少十三次手术。”

永玉不语。

“我可以保证手术结果完善，可是，重塑心理，要靠你自己。”

“苏教授，你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苏教授微笑，“是，病人很多时更需要心理辅导。”

繁复、痛苦、冗长的手术一项项开始。

奇怪，永玉十分忍耐，面孔有一分进展，她心中恨意也减却一分。

三个月后，教授给她一面镜子。

她一看，镜子跌到地上。

“我面孔似抓烂的蛋糕。”“嘿，亏你抱怨，”教授说：“已经补回颧骨与鼻梁，刚来时才真的恐怖。”

啊，撞毁一张脸只需要十秒钟。

教授似知道她在想什么，接一句：“摧毁地球也只是刹那间之事。”

永玉长叹一声。

多月来与世隔绝，不知外界发生些什么。

她试探地问教授：“报上有否寻人广告？”

教授微笑，“不见。”

父母没有找她。

他们已经断绝来往很长一段时间。

教授说：“要是想念更人，得主动同他们联络，别赌气。”

“我没有家人。”

教授不去勉强她。

这一幢小小洋房堪称世外桃源，手术室仪器先进，苏教授两名助手均系机械人，没有是非闲话，其余房间布置，一如寻常家居，十分舒适。

永玉几乎不愿再回到外边世界去。

可是她知道一旦伤愈，她必需离去。

她问教授：“你的病人多吗？”

“我在同一时间内只收一名病人，这间客房，从来没空过。”

“病人离去后，还同你有联络吗？”

“离开这间诊所，你就不再是我的责任。”

永玉无话。

最终，她还是得靠自己。

“我希望病人出去之后，可以建立新生活，找到新工作、新伴侣、新朋友。”

“成功率高吗？”

“相当好，有百份之六十五。”

“其余的人呢？”

“他们不愿给自己新的机会。”

永玉心惊。

“我对你有信心。”

这时，她的机械臂已经运用得同真手臂无异，甚至更好，因机械臂力大无穷。

苏教授笑，“你若与人比赛腕力，必胜。”

永玉苦笑。

她的新面孔渐渐成形。

闲着也是闲着，她在电脑上学习会计函授课程。

“这一年的生活费用由谁负责？”

教授笑答：“政府资助一半，另一半由善长捐助。”

永玉耸然动容，她不会辜负这些好人。

“一现在，你愿意倾诉你的苦衷了明？”

永玉黯然答：“我已经忘记从前的事。”

“那多好。”

一年后，颜永玉再拿起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年轻的、漂亮的、精神奕奕的面孔。

“你已痊愈。”

“是。”

“你准备好了没有？”

永玉吸进一口气，挺起胸膛，“我会尽力而为。”

“你明日可以出院。”

“谢谢你苏教授。”

教授温和地说：“前边的道路，全靠你自己了，社会上像你这样受过重创，自鬼门关打个转回来再世为人的不幸者很多，可是，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也已经康复。”

永玉先是不出声，隔了一会儿才说：“可是，伤疤是永远存在的吧。”

教授低声答：“那自然。”

永玉长叹一声。

教授又说：“那可怕伤疤，你也要负责。”

永玉苦笑，“教授，你说得对。”

第二天，永玉起得很早，她随身没有行李，教授给她一张支票，约是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便挥手向她道别。

永玉昂一昂头，离开那幢小洋房。

她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去寻找尹克桢，继续同他纠缠。

二是寻找新生活。

永玉决定忘记过去。

她在女子公寓租了一间房间，随即出去找工作。

永玉只有一个月开销，她必需咬紧牙关上，因身后已无退路。

每天早出晚归，把她最好一面拿出来去见工。

彼时社会已将人力资源节省到刻薄地步，低级职员，通常由电脑面试。

侮辱？人浮于事，你不屑做，大把人等着做。

永玉总算到生活中酸甜苦辣。

她的学历本来不错，只是从来没有工作经验，不得不自低层开始。

找到工作，松口气，添置数套新衣，正式上班。

办公室是一间极大的仓库，她管生产机器，红灯亮起，便依照指示开动机器，枯燥无味。

但只要薪酬能够支付生活费用，永玉愿意守着岗位。

机会来了。

一日，机器发生故障，她用电脑请示上司，电脑寻不到有关人士，授权她全权处置。

永玉立刻振作起来，把难题完善解决。

事后抹一把汗，不知何处来的勇气机智。

可是上层却感动了。

这个低层管理员是谁？机构运作一环紧扣一环，有一个环节失效，影响至大，因为她一个人的机智，替整个机构省下多少麻烦。

行政部需赏罚分明，否则，还有谁肯替公司卖力。

自进公司以来，永玉第一次见到人。

上司传她面谈。

她在巨型会议室与他们谈了二十分钟，他们告诉她，她升了两级。

永玉很得体地道谢退出。

要待回到家裏，她才喜极而泣。

薪水不加了，可是福利好许多，她有一间像样的宿舍可住了。

搬离女子公寓时她无限感慨。

小小房间阴暗破旧，堆满杂物，邻居身分暧昧，与她格格不入。

终于搬出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无人发现过她的影踪，父母、兄弟、从前的朋友，都当她在人世间消失，也不关心她的下落，可是颜永玉终于靠自己双脚站走了。

永玉对着镜子，木着脸，轻轻摸摸面孔。

是我，还是，不是我？

苏教授好工夫，永玉的五官比从前更秀丽、更年轻，看样子，她可以好好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十年八载。

换一个人，会忙着复仇。

永玉却没有。

多谢苏教授，她此刻是个美女，美女何用复仇、美女只需好好生活。

她的工作上了轨道，所见的同事也越来越多，社交圈渐广，不愁寂寞。

无人知道她的过去，她也一字不提。

开头，午夜做噩梦，永玉会看到自己从撞毁焚烧的车子里爬出来，满身血污，少了一条手臂，半边面被炸掉……

惊醒，不知身在何处，满身满脸冷汗，嘴巴啊啊发出惊怖的叫声。

直至发觉睡在自己的公寓里，才松下一口气。

有时，又梦见尹克桢，她苦地问：“缘何欺骗我又遗弃我？”

在梦中都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醒来又倔强地生活下去。

一日，她听电脑秘书阅读报告：“……一共有八个人申请破产，房产由本行接收，”它把那群不幸人的姓名一一读出：“孙树亮、侯定贤、尹克桢 | | ”“慢着，尹克桢？”

“是。”

“把该人资料打出来给我看。”

“遵命。”

电脑荧幕上出现的不折不扣是她所认识的尹克桢。

他已婚，正分居，妻子是江湖儿女，嗜赌，照片中的她略见沧桑，全盛时期明显地已经过丢。

他周转不灵，申请破产。

永玉查看尹克桢名下的房产。

不过是很普通的地段，很平凡的住宅，因欠债缘故，被银行拖返拍卖。

就是这个男人。

慢着，资料上显示他曾向银行力面求情，说两年前他因车祸受伤，不长于行，故难以寻找新的工作，希望宽限云云。

“宽限……”永玉喃喃道。

电脑问：“可是要为此人破例？”

“本公司讲的是公事公办。”

“当然。”

“况且，”永玉对电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大家都能忘记最好，彼此已是陌路。

这时候电脑说：“有一则寻人广告，我想你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广告上寻的人，与你同名同姓。”

荧幕上出现广告原文：

“颜永玉，见报后愿你即时前来相认，父亲重病，思念甚，母字”，附看通讯地址。

永玉猛地站起来，撞跌杯子。

电脑问：“是找你吗？”

永玉颤声答：“是我。”

“我代你告假，你快前去与他们见面。”

“是。”

永玉取过外套，扑着出去。

她要告诉他们，她已经换了一个人，她已经再生。

她颤声说：“妈妈，我回来了……”

配着一条机械臂，她存活下来，比从前更独立更健康。

体育游戏

阳光从窗帘合拢处的缝隙中透过来，照在伊玲修长的腿上，也照在庄森木然的脸上。庄森默默地跪在席梦思上看着眼前这个半掩于雪白被单中横陈的玉体，不禁伸手轻轻触摸她的脸颊，至她光滑的项……“亲爱的……”伊玲娇慵的半睁开眼，压住庄森的手。

电话铃响起，阻止了正欲俯身亲吻的庄森：“喂？我是庄森。”“我是卢克，手术时间快到了，我们在等你。”“OK，我马上来。”“怎么了？亲爱的？”伊玲睁着她的双眼，脉脉地看着庄森。

“伊玲，我一直想和你说。”庄森脸色森然，“我不能和你结婚，我更热爱我的事业，希望你能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庄森？”伊玲显然被庄森突如其来的话弄懵了，“你在说什么？”“我在说，我并不适合你，我以前所说结婚之类的话不过是我的甜言蜜语。我想还是趁早悬崖勒马吧。我愿意赔偿你的损失，我的经纪人会和你联系的。”庄森说完这句话，不顾泪流满面的伊玲，大步流星地走出房门。

日落大街。

一辆飞驰而来的宝马车嘎然停在戒备森严的贝德林大厦前，两个等候已久、保镖模样的人抢上来打开车门。

庄森缓缓地走下车，将摘下的墨镜插入上衣口袋。他不太喜欢穿西装，穿着一件类似运动服的休闲上装。他看了看四周，问道：“李博士他们都到了？”替他拉开的保镖恭敬地回答道：“庄先生，贝先生和李博士他们都在等您。请您跟我上楼。”庄森点了点头，在这两个保镖一前一后的护拥下走进大厦。电梯里，他习惯地掸掸衣肩，落下一根柔软的长发，自然是伊玲留

下的。想到这个从此被他深深伤害的女子，庄森心里不由一酸，他们是相爱的，数月前还打算在庄森参加完今年夏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就去瑞士结婚。但是一个星期前贝先生突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那天，庄森正在自己装备齐全的训练场里进行百米跑的冲刺训练。

“贝先生的电话。”一个保镖拿着手提电话走进来。

“呵呵，庄森。”贝先生在电话里和他亲近地打着招呼，“训练怎么样？”

“很好，贝先生。”庄森颇为兴奋地说，“我试用了最新的短跑鞋，我的冲刺速度大概能提高 0.01 秒，尤其它能自动感应发令枪信号，使我不用再担心起跑的反应慢了。”“呵呵，这些都是雕虫小技，我们一直在进行的秘密研究终于成功了。”贝先生略带神秘的口吻，“这个秘密武器可以让那些加速鞋、感应器全部黯然失色，如果你装配上它，今年的飞人大赛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庄森想到这里，顿时把对伊玲的负疚抛在了脑后。“是啊，今年我就要让刘易斯好看！”庄森兴奋地想着。这么多年让刘易斯一直占据着百米跑冠军的头衔，是庄森耿耿于怀的事。无论大赛小赛，只要刘易斯出场，庄森总是第二，这叫怎么能够服气？为了战胜刘易斯，他可以抛弃其他的一切。

“庄先生，实验室到了。”保镖说道。

贝先生正站在一群身着白大衣的工作人员前训斥着什么，见到庄森他们进来，脸上顿时换上了和蔼的微笑：“未来的冠军飞人来了，欢迎欢迎。”庄森想让气氛欢快一些，说道：“我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么？”贝先生的助手卢克走上来说：“庄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博士。”他介绍着贝先生身侧的一个老头道。

李博士谦逊地说：“庄先生已经彻底考虑清楚了么？如果没有问题了，手术将在正午进行，因为那是运动合成肢体移植的最佳时机。”“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庄森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伊玲，对不起了。他心里不自觉地说了句。

“很好，很好。”贝先生愉快地笑道，“我先预祝这个能改变世界体育史的伟大手术圆满成功。”二“7 秒 50。”终点的自动计时表用合成的声音报出庄森的成绩。

“多少？”庄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他也觉得自己跑时象是在飞奔，但是这个惊人的成绩是他想都不曾想过的。7 秒 50，意味着比现在的百米跑世界记录整整高出了 1 秒！

他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大腿，晃了晃，那种特殊的知觉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走到电脑屏幕前看着那个大大的“7'50”字样，一个声音在他心底呐喊：我成功了！

这是他手术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各种协调训练，第一次试跑百米。庄森呆呆地立了一会，就听到电话响了起来。

“呵呵，祝贺祝贺，旗开得胜。”贝先生的声音，“7 秒 50，是个很好的成绩，我为你骄傲，庄森。”“您都知道了？”庄森有些诧异。

“你跑的时候，所有相关的数据都通过运动合成肢体内置的传感器传送到我们总部的分析电脑里了，你确切的成绩是 7 秒 496。”“电脑分析的结果，移植的运动合成肢体一切正常，工作良好。”电话里出现了李博士的声音：“这表明我们这次的手术已经完全成功了。”蒸汽浴室里蒸汽弥漫，李博士嘱咐过每次运动结束都要通过蒸汽的手段让运动合成肢体放松。庄森坐着，看着自己腰间隐约若现的一圈红线，这是移植手术留下的痕迹。

红线以下的肢体，略微显得比他的上身白净一些，因为这是合成的肢体，并不真正属于他本身，而是通过手术移植来的。

“这是我们经过无数次实验合成的，能比普通人的肢体机能强上数倍，而且内置了微电脑控制的传感器，能够准确的协助你协调它的运动。”第一次见到李博士的时候，他就这个被称为“运动合成肢体”的发明做了诱人的介绍。

“如果将它移植到人身体上，取代人的相应肢体，无疑能将人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李博士进一步补充道。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能使用这种合成肢体，能够跑得更快？”庄森问。

“是。”李博士道：“不过目前的成功移植手术只限于从骨盆处以下进行整体的移植，也就是说被移植人要丧失部分生理功能，比如说性功能。”

“这……”庄森犹疑地欲言又止。

“据了解，刘易斯也有新的秘密武器，我们这次如果不能出奇制胜的话，相信你单凭自身实力是赢不了他的。”贝先生开口了。

贝先生多年来一直是庄森的赞助人，是他把庄森扶上世界亚军的位置的。庄森很明白这一点。贝先生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几个实验室为他麾下的体育明星们研制新式的秘密“武器”。

“庄森……”那天伊玲在他身后欲哭无泪的呼唤。

庄森甩甩头，用对未来胜利期望的喜悦掩去了对往事的牵挂。

“庄森，这个地方不错吧？”贝先生带着庄森参观他的新训练馆，庄森打量着这崭新的地方，四周充斥着训练器材和先进仪器，他不由得暗自赞叹。

“李博士，你也在这里。”随着贝先生走到一个很象控制中心的房间，庄森看到李博士和几个助手在忙着调试各种仪器。

李博士和他握了手，贝先生说道：“今后李博士将辅助你进行赛前的训练，这里是分析控制中心，可以及时测试协调你的一切运动情况，以及分析你的对手的全面资料。”贝先生道：“这里你所见到的设备，我会在今年比赛城市雅典同样的建立一套。你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到雅典进行准备、适应。”今年刘易斯百米跑的最好成绩是8秒75。但根据最新的情报，他训练时的最好成绩平了世界纪录，也就是8秒50。就此看来，庄森完全能够轻易地战胜他，不过7秒50的成绩太容易让人生疑，为了避免今后更多的麻烦，所以这次只能小胜，也就是说跑出8秒40左右的成绩就可以了。”贝先生说道，“下面李博士你来讲。”李博士点点头，道：“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协助庄先生进一步加强与运动合成肢体的磨合，对运动的速度能够达到控制自如的地步。”三庄森依照计划提前来到雅典，这座古老的城市将在一个月后迎来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

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因为个人多方面的需求能够轻易地得到满足，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大概成了唯一能刺激人们的形式。从高楼大厦张灯结彩的气氛和大街小巷兴高采烈的谈论里看得出来，整个城市的居民和观光者都在兴奋地期盼着这竞争时刻的到来。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驻地。果然如贝先生所说，这里有着和在国内一模一样的训练馆，甚至连各种器械摆放的位置都完全相同。

“就象是在家里一样。”庄森双手抱在胸前，威风凛凛地站在场馆中间，看着助手们在忙碌着开始工作。

“庄先生，贝先生电话。”助手递过电话。

“庄森啊。”贝先生在电话那头说道，“一切都还习惯吧？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告诉卢克，我清理完手头的一些杂事，就亲自去雅典为你助威。”“多谢贝先生关照，这里一切都很满意。”庄森和贝先生打着哈哈。

“庄先生，电脑分析结果表明，您的运动合成肢体略微呈现疲软状态，大概和突然性的地域时间差转有关，请到蒸汽浴房进行恢复调整。另外，今晚六点您将参加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李博士的助手向庄森汇报道。

“知道了。”庄森踌躇满志地答道，走上圆顶阳台，他深深吸了一口这座古城的清新空气，阳光是那么的明媚。

“我将是这个光荣时刻的英雄！”庄森狠狠地想着。

“我想请问一下庄森先生，您今年百米跑的最好成绩是多少？包括自由训练的成绩。”庄森看了一眼这个向他发问的中年记者，严肃地回答道：“8秒50。”众记者一片哗然：“那不就是说，平了刘易斯保持了12年之久的世界纪录？据我们所知，这些年来，还没第二人的成绩能够进入8秒55以内。”

“那是因为当年刘易斯的运气比其他人好得多。现在是其他人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庄森轻蔑地说道，他心里从来就没有服过刘易斯，只是命运女神好象每次都要和他作对，让他在亚军的位置停留了12年之久。现在有了运动合成肢体这一秘密武器，是扬眉吐气、把刘易斯踩在脚下的时候了。

“不知道今年您有什么新式的运动装备用于比赛中呢？”一个看似混血儿的年轻女记者问道，“就象四年前您和刘易斯同时都使用了改进的比赛服装和便于加速跑的跑鞋？”“我们今年对加速跑鞋进行了改进，尤其增加了帮助起跑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能够准确地捕获发令枪的信号并发出刺激运动员大脑的电波，使得运动员在最短的时间作出最快的起跑反应。”庄森身旁的助手接过话筒回答。

“相传古老的体育竞技运动，是人类向自身极限进行的挑战。请问庄森先生，您对这种使用高科技设备协助运动员进行比赛的现象如何看待？”年轻的女记者继续发问。

“其实我更喜欢原始方式的比赛。”庄森微微一笑，“不用穿运动鞋，甚至不用穿运动服，这样的比试也许你们认为才是最公平的。但是人天生有很多缺陷，需要通过外界的物质来弥补，就象近视的人需要戴眼镜来矫正视力一样。所以你穿跑鞋进行比赛，其他人也穿，这样就又公平了，至于你喜不喜欢穿跑鞋参加比赛，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您的意思是，参赛选手为了公平，也都可以服用兴奋剂了？”一名记者尖刻地问道，“说得更不好听一些，就是为了竞赛，可以不择手段？”庄森沉默了一下，缓缓地说道：“这个问题我想竞赛委员会制订的规程里有很明确的条文说明。我一向坚决拥护竞赛的规程。”“您这次有信心夺取冠军吗？”“有。刘易斯他的运气该到头了。”庄森答道，眼里充满了必胜的欲念。

四虽然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赛场，虽然那么多人向庄森欢呼、发出嘘声，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观众席上的伊玲。这些年来，每逢庄森比赛，她总是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人们发疯似地做起了人浪，一阵接一阵，庄森边走向比赛场地边透过无数飘扬的彩旗看着伊玲，她习惯地冲着庄森微笑，一如既往。

庄森冲她挥手致意，随之转化成向四方的观众致意，整个赛场是沸腾的，因为万众瞩目的飞人大赛就要在数分钟后开始了。虽然这一角逐的过程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折磨了世人整整四年。

记者们的镜头都对着庄森，自从他昨天预赛中以 8 秒 50 的成绩险些破了世界记录以来，他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他的对手刘易斯虽然也跑出了 8 秒 77 的好成绩，但已经明显落后于庄森。所有的人都在猜测，今年庄森会不会真的取代刘易斯成为新的飞人。不过很明显的，很多人已经相信庄森会成为百米跑的新霸主，博彩公司也重新调整了他和刘易斯一直来恒定不变的赔率。

站在跑道上，他看了看邻道的刘易斯，故做大方地说：“真巧，我们挨得很近，今天打算打破你自己的记录吗？”刘易斯冷冷一笑：“你进步很快，祝你好运。”“你也好运。”庄森说完这句客套话，转过头正视着前方的跑道，终点线上的绸带仿佛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预备----”进入决赛的运动员们都做出了预备跑的姿势，庄森的脑里突然收到一个起跑的讯号，刺激他的神经开始反应，这是他的跑鞋感应到了发令枪的信号在刺激他做出下意识的反应。在一片欢呼声和闪光灯闪烁中，他的腿用力一蹬，听到“啪”的一声清脆枪响，他已经飞驰而出。

根据贝先生和李博士的计划，前 60 米应该在 5 秒左右完成，在最后的 40 米阶段用 3 秒 40 左右完成，这样就可以顺利打破世界记录，而不令世人大生疑窦。

10 米，20 米，30 米，40 米，50 米，庄森仍然保持在领跑的位置，但他能感觉到刘易斯就在他身后紧紧贴着他。60 米，开始冲刺了！庄森向前冲刺，他不用担心他的速度会过快得令人生疑，因为控制中心的电脑会精确地调节运动合成肢体，使它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速度。

80 米，90 米，95 米，胜利在向庄森招手，多年的梦想即将在瞬间后实现了！突然，刘易斯从背后赶上了他，并超过了他！庄森发力再追，刘易斯已经一头撞向了冠军绸带。

全场沸腾了！

庄森呆呆地站在终点上，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广播里却在无情地反复播送着刘易斯以 8 秒 41 打破世界纪录并再次夺得冠军的事实。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庄森内心在无声地呐喊。

他转头向伊玲的方向看去，伊玲在哭泣。

“祝贺你。”庄森第一次觉得失败后这么毫无斗志的沮丧，站在矮人一头的领奖台上，他主动向刘易斯握手。

“你跑得不错，要不是太自信了，也许还是你得冠军。”刘易斯对他说话的语气突然客气了许多。

“你客气了。”庄森满心的懊恼，自己为什么不跑快一点呢？管什么世人大生疑窦呢？“你心里一定在想自己为什么不跑快一点吧？”刘易斯对庄森神秘地一笑，“但太快了别人会起疑的，所以你计划只是略略超出 8 秒 50 一点。”“你……”庄森的懊恼全部化成了惊异。

“我猜中了？”刘易斯突然一改口吻，哈哈大笑起来。

“贝先生，您这次是大获全胜。”卢克恭敬地道，“预赛前庄森获胜的赔率是 1：4，刘易斯的赔率是 1：3；但预赛后庄森的赔率升为 1：2，刘易斯的赔率降到 1：10。集团这次投巨资买刘易斯获胜，终于如愿以偿。”“呵呵。”贝先生开怀笑道：“赛前他们赔率那么接近，如果庄森的预赛成绩不好一点、刘易斯的成绩不差一点，如何能拉开他们的赔率差距呢？你等下去好好安慰一下庄森，下次一定会让他做冠军的。”“是。”卢克道：“如果庄森知道我们

也给刘易斯移植了运动合成肢体的事情，会不会……？”“所以尽量不要让他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也不知道刘易斯的真正赞助人是我吧？”贝先生点燃一支雪茄，道：“就算他知道了这件事，只要我们还给他冠军的希望，他就永远不会有有什么异动。”贝先生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在这种游戏中，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鲛人

太祖十三年，洞庭焦郡，一士子过海遇大风，没于浪。数日尸浮于岸，有渔人见其口噙一珠，如鸽卵，华光煜煜，触之则灼痛难忍，以为不祥。俄顷生醒，自云入龙宫与龙女缱绻，突觉水波翻涌，而不知身在何处也……

——明·野柺子《平山草堂笔记》卡塔星

卡塔星位于另一爱因斯坦宇宙，周径一十六万公里，有一道十色光环围绕。

两个热恒星交替起落，无休止地向星球倾泻热量，赤道的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在卡塔星漫长的过去，智能生物是从遥远的两极开始发展的。这是一颗幸运之星，在宇宙智能生命的发展史上，卡塔星的智能生命没有异化成自然的对立面，没有用阉割和幼稚的冲动去主宰宇宙亿万年的自然平衡。

卡塔人懂得用不同的方式可以认识若干不同的宇宙，倘细分则凭空增多无数的外延。观察主体的变异，因方式的不同，客体将呈千变万化的结局，最后你将沉溺于外部杂沓纷繁的表象之中迷不能返。他们追求与宇宙的“原创力”融合，追求过程中强大的宇宙能量帮助产生了若干外化物，使卡塔星掌握的技术远远高于宇宙中的同类。但这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的，他们力图避免把在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中分裂出来的泡沫当成本质和进步的标志。“原创力”浩瀚博大，接近她的路千条万条，没有相同的方式，却有一致的目的。卡塔星的智慧者在领悟生命本质时会促使他周围的有机物发出蓝色乳雾似的气体，这使得所有的一切都沐浴于一种智慧而祥和的光芒之中，沟通，感应，融合。他们的视力先天即具有双向性：一方面观察外部世界，一方面反观内视——看自己的血液流动，神经细胞的传递，骨骼的生长变异，胚胎的形成……正因为这种非凡的能力，他们对智能生物的认识是深刻的。在漫长的探索中，他们发现宇宙中没有任何物种可以和智能生物相比，他们是“原创力”离家的孩子，他们的使命就是再回到那个无可命名、无法比拟的世界中去。

卡塔人的寿命一般为三个千年纪，生命的长短由对原动力的领悟和对生命的欣悦程度决定。他们并非完美，在近一个千年纪中，因为实行“空间开拓计划”，生活在外层空间的新一代卡塔人开始产生异化。

这个计划又叫作“树”计划：利用星球的重力和自旋带来的离心力建立起一座座扎根星球直通宇宙空间的“通天塔”，这是树干。树干内是利用重力和斥力两种相反力量推进的高速升降器，树干之上是巨大的树冠——庞大的宇宙空间站。空间站彼此相联，形成卡塔星辉煌的外太空城。太空城把热恒星的能量均匀地送到母星的各个地方，使严酷的自然条件大大改善。许多原来在母星上的生产制造业都搁上了“树冠”。这时他们已经认识并能利用宇宙中的一切能量，其中有几种能量能导致宇宙的塌缩和扩张。这时的卡塔

人犹如手执开天辟地利剑的巨神。

变故由是产生。

一位少女写了一篇名为《梦魇》的文章，在一部分青年中流传。文章说：我们伟大的星球正面临一个催生智婴的时代，我们已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但却让一个关于混沌的梦魇迷惑住，它要我们用几乎毕生的精力去体悟一个“神秘”的存在，一个根本无法证实的世界。看看我们的历史吧，几乎都是关于一个个“智者”若干恍惚迷离的心路历程的东西。我要问：当你能现实地感受到创造的喜悦的时候，为什么要为那些东西耗费那么多时间？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拥有的早已不是卡塔母星和两个热恒星，而是无穷的宇宙疆域和无数的星际殖民地！

这枚青葱而生涩的果子很快摘到卡塔星由十二位最高智慧者组成的议事中心。

他们凝视着虚空，意识到一场灾变将至。近一个千年季，因沉湎于“树”计划的美妙前景与实现这个计划时所鼓荡的热血激起的希冀之中，卡塔人开始迷恋外部的东西，一代人几乎在外太空长大。母星蓝色的乳雾没能浸润他们的灵魂，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这样下去，必然会沦为物质的奴隶。争斗、窃掠、杀戮就会发生，无数死星上残留的尸骨写成的历史就会重演。

酒浆醇浓，血流正急，不能强制也难以说明，他们只好宣布了一条互不干涉原则：把卡塔星分成母星和太空城两个区域，划地而居，相互不得干涉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可以不理解，但必须尊重。五百年后倘一方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卡塔的生活准则将由此改变。议事会的意思很明白：让历史来证明谁是谁非。

他们请求卡塔人准许他们流放那名少女，她牵涉到卡塔星和另一星球的未来，她必须去体会“轮回”。

透过遥远的时空，在另一个爱因斯坦宇宙中。

他们选中了——地球。

他们赋与她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两栖类形体——鱼尾人身，就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鲛人，在欧洲人们称她美人鱼。

她叫梅厄。

地中海

当远距传物将梅厄的小飞船送到大气层内时，正是公元十三世纪末期，中世纪的长夜将过，启蒙思想曙色微明。

她选中地中海作为自己的流放区域，希望在这个激荡的地区集中观察另一种智能生物善与恶的表演。

在靠近莱茵河出海口一个叫隆巴儿的珊瑚礁形成的小岛下，梅厄安下身，每天有五个小时长长的鱼尾可以变成双腿，她可以方便地到人群中去生活。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梅厄化身为美丽的少女贝雅特里齐，她发现美帝奇家族一位脸色苍白的少年有着迥异常人的爱憎，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激荡不安的灵魂。她认为他是地球智能生物最典型的标本，决定帮助他并观察他的生命和精神历程，这少年就是但丁。她后来成为他伟大的精神恋人，在他心目中是自己与上帝之间交往的桥梁，是他天国之途的指引者。

通过但丁，梅厄认识到智能生物高度发展时的迷惘，对“原创力”和“永

生”的最终渴望和与生俱来的“物障”使他们面临一道道厚障壁，永远摆脱不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最高理念不过物化为一尊尊人格神，把贪婪，淫欲，强权这些远非第一性的东西作为原罪，这使梅厄忆及智者的告诫：

汝将深畏怖，于光中的阴影，于不宁，于意欲。

她毕竟有卡塔的智慧，有些许对“原创力”的领悟。她极力引导他向高空翱翔，在她当老师的时候深悟了母星智者们的担心。

这位少年飞翔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高空，但最终摆脱不了对世俗辉煌业绩的向往，在尘世中披荆斩棘，经历了若干磨难，最后客死他乡。他的心路和爱憎就留在他那部传世的伟大著作中。

极短的时间内她几乎透视了从王公到平民的生活，发现这种生命极为可悲：

寿命只相当于卡塔人四十分之一，远未成熟就糊涂死去。其实这颗星球比卡塔星更为神秘，其生命原生物质和巨大的能量还未被发现，其怡养只在远古时代的典籍中有些许记载，如果恰当地使用“四大原素”的合力，生命的极限远远超过三个千年纪。然而人类的心智斜逸旁出，绝无归期，永无宁日。

阴暗面和这种生物美好向上生机勃勃的智慧水乳交融，总是陷入矛盾和悖论之中。他们更容易拥抱黑暗的东西，精神上的迷茫，短暂的狂热，怀疑，绝望，无休无止的恐惧使他们极易抛弃智慧，改用原始动物的低级本能去放纵，杀戮，爱恋，仇恨，极力去满足生时的尊荣，用外在价值去衡量短暂的一生。大部分哲学对生命的注释是断裂，偶然，转瞬即逝的，这就更增加了疯狂。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星球上的智能生命能够具有卡塔母星那种洞察过去未来紧抱光明的智慧，而卡塔太空城的群体正被盲目的狂热驱策，卷入无可脱逃的轮回之中。

她回到海洋，开始怀念家乡，每当月明之夜就坐在嶙峋的礁石上哼一首关于母星蔚蓝色乳雾中仙境一样迷离的歌谣。卡塔星人都是天才的艺术家，他们发展各种才能，用不同的感官、心灵和感觉去接近“永恒”，梅厄的歌声如丝如雾般地在海面铺开，这在她的母星是纯洁心灵，感知无涯的时分。一位水手听到歌声，想像那歌唱者是何等绝色美貌的女子，恨不能立时将之带回，迷乱之中不顾四处礁石狰狞，亡命地向岛上硬闯，一曲终结她只来得及看到海面上船只的残骸和一具苍白的死尸。

她异常震怖，埋葬了尸体，深深叹息这因美和善带来的死亡和灾难。

很多年后，一位诗人把这故事写成一首诗，梅厄被描绘成美丽而诱惑的女妖罗列莱，水手成了为爱情献身的悲剧英雄。

晚风凉暮色已苍茫菜茵河水静静流淌

山顶上有一位姑娘一面梳妆一面歌唱

这歌声是那样美妙迷住了小舟水手

哪知道滚滚的波涛将船儿深深埋葬……这是一个使梅厄伤透了心的故事，不久她离开了那儿，决定到地球的另一半去看看。

漫长的游历中，她看到奢侈的城市和破败的乡村，干旱少雨的沙漠和洪灾泛滥的江河，战乱，瘟疫，饥饿造成赤地千里，地球陷入不断的破坏—重建—破坏的轮回之中。同类生命彼此相连相因的东西越来越少，外部的划分越益明确细微，民族，国家，党派，团体，兄弟阋墙，父子相残，夫妻互斗，

离生存目标和真理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拥抱阴暗面造成的轮回。短暂的平衡达到的短暂的繁荣，终将又毁于战火。

像卡塔母星一样，如果有千万年的和平，人们承受得了吗？他们脆弱的心灵可以承受时空的漫长无涯吗？宇宙中真正的幸福，巨大而浩瀚，如果真赠与他们，他们有能力接受吗？卡塔星能够承受，因她有在生命之途上探索开拓的智者，他们建立了无法度量的功勋。

太空城

这段时间，卡塔星的外层空间正经历一段如火如荼的历史。

兴高采烈的新一代大大发展了空间技术，实用性研究成了热门，一切都为了扩张，再扩张。人们对外部生存空间的要求瞬间扩大了不知多少倍，生命被归纳成一个戏剧性过程：出生—学习—辉煌—死亡，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扮演而已！

他们建造了大型的为星际航行服务的船坞，各式各样的飞行器，生产出令他们自己都谈虎色变的武器，一旦使用整个星系亘古不变的秩序将会彻底粉碎，因多米诺效应宇宙将毁于一旦，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于是又忙不迭相互告诫不得使用，怕不保险又订立了一条比一条更为厉害的管制条例。

征服和开拓仍风风火火地进行，为了证实个体的存在，人们驾着太空飞行器去寻找新的移民地，引发战争，杀或被杀，劫掠而返和一去不复返的都被当成英雄传唱。

沿着这种生命观又发明了若干炫耀体魄和技巧的娱乐方式：

最被推崇的一种是只带单人推进器进入流星雨中，九死一生冲出即算胜利者，可以得到一条荣誉绶带，乐此不疲者越来越多。

徒手捕获外星怪兽需要技巧和勇气，谁捉到的模样最怪，形体更大，性情更凶猛，谁就是最荣耀的星际斗士……

其它如对搏，斗智，更是不一而足。

狂妄，焦躁，成为一代人的特征。因其技术的进步，宇宙中已罕逢敌手，屠刀于是开始举向自己，分裂开始形成，新的迷茫于是产生。

一位青年在《我们在寻找什么？》中写道：

抑或征服了宇宙广袤的疆域，我们就得到满足了吗？抑或技术使我们的战舰瞬息间能远达任何星系，能把所有星球的财富据为己有，奴役一切外星生物，我们就会幸福吗？难道各种欲望和情感的暂时满足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的目的在哪儿？我们动荡不宁，不能满足的灵魂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事实肯定难得多，我们母星上的智者走着另一条探索幸福与荣耀的路，是他们的智慧才使卡塔星在若干世纪以来免遭厄难。

他们走着一条看似平静，实则是每一步都在和灵魂的阴暗面作斗争的路，通向和谐幸福，而我们却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一切都明明确确可以摸得着，也可以量得出，可以计算，可以夸耀，但是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结论也许只有一个，如果卡塔只有我们，她将毁在我们手里！

邀天之福，她幸而不只有我们！

议事中心的十二位智者如释重负，他们一直忧虑地注视着空间移民区发生的变故，这是卡塔星无法避开的“轮回”。他们希望能使母星免遭厄难，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才是缘起。

洞庭

在明初承平的百年之间，是梅厄在地球上最安宁幸福的一段日子。洞庭波涌，长岛人歌，民阜物丰之中透着来自远古的宁静，东方熟透了的智慧使她依稀重返故园的感觉。

她在洞庭深深的水底建造她的行宫。

母星告诉她，作为宇宙中高智慧的使者，她应表现出和谐而自然的风度，帮助而不干预。她回家的日子不会太远，可以选择一种她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与这颗星球建立一种缘分。毕竟它曾用自己血与火的历史教育了她，这对母星的帮助是巨大的。

她无时能忘那位因她而死的水手，她曾欠下地球一条生命，她理应补偿，补偿一条更好的、更有价值的，寄托母星蔚蓝色祝福的生命。

也许雌性智能生物的母性在宇宙中是一致的，梅厄为自己的决定激动不已。她物色了一位形容俊美、体格健壮，具有东方人潇洒旷达温文儒雅风格的士子，自己幻化成一名美丽的东方女子，与之燕好，带他到她水底的行宫住了三天。临别时赠他一颗海底最好的珍珠，催眠后将之送到岸边，就是野梔子所记下的的那个故事。

她怀孕了，心中忐忑而又欣喜，她得到了母星的祝福。

这个狂野不羁的女孩子，在决定做母亲的时候就跨过了性格深渊的边缘，她会以别样生生不息，单纯的欣喜来对待生命，这在卡塔星是一种接近“原创力”的方式——女性的特有方式。

母星告诉她：“要升华，不要为偏执、狭隘围闭。”

她产下一个男婴：鱼尾人身，圆圆的头颅，胖胖的身子，亮如晨星的眼眸。

她的母爱排山倒海般的泛滥开来，自认为体会到了永生般的欢乐。

这是一个宁馨儿，在未来他会负起拯救那批卡塔浪子的任务。地球在第三个千年纪结束时将毁于战火，他得把关于光明和幸福的理念传播给人们，以避免那场灾难。

她非常想把孩子带回卡塔星，接受心智健全的教育。

议事中心告诉她，应让孩子了解地球，孩子大一些，他们会选择一个月明之夜来接她。

这段时间应升华，不要拥抱母性的阴暗面。

梅厄困惑了，为什么她感到纯美的东西也会产生那么多阴暗面呢？每当月明之夜，梅厄就抱着她的孩子坐在礁石上，遥望太空，等候来接他们的船只。她急切地想回去，这些年来她看够了轮回的惨剧，深知其非，但又无法想像出还可能建立另一种别样的生活。母星上的大师们会怎样做呢？他们肯定找到了一条更为光明的道路，她要去得到这种超出想像力的东西，她得为自己和儿子找到更为光明的未来。她不相信宇宙中最为超绝的生命会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场大梦，一种浮光掠影式的东西，一种不坚固的外在形式。

一切都要等回到那颗蓝色乳雾润泽着的星球。

失落

这世界实在太快了，快得我不能理解，路上人人都像乘着风在飞，空中

的小飞船也如流星一般，一闪就不见了。只有我在慢吞吞地走，慢吞吞地着：我为什么要活着？二

夜幕中星光点点，像波的眼睛，不知他今天会不会回来吃饭。没有人知道他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多想也能真心地笑，也能像其他母亲一样脸上泛着红光，大声夸自己的儿子。儿子？！19年，就像一场梦，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当初成为“实验母亲”的兴奋与激动，远远的，在十几光年外的宇宙中飘荡，我再也无法找到。我不知道究竟谁是失败者，是我？还是波？或是我们两个都是？他有着伟人的基因，超人的天份，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拼命学习，连PGC空间站的专家们也不知道。他确实很优秀，但不出众，这儿也不是地球，而是PGC空间站。“不出众”在这儿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我丢了所有的骄傲，只留下悲哀，浓浓的悲哀……三

我不想回家，去面对母亲的悲哀。她从不埋怨我，可我能感到她的失望与痛苦。我多想能再坐在她温暖的怀里，听她讲星星的故事。她的手，好暖、好暖；她的声音，好温柔、好温柔。可我的童年已经失落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像其他伙伴一样，忙着学习，忙着吸收，忙着创造……毕竟我们拥有常人难以想像的智力，可这毕竟是在我只是一个受精卵时，那帮专家们决定的，而不是我自愿的。我并不想忙碌于发展什么科技，我只想知道：我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现代生活迷惑了我：人情的冷淡、物欲的追求。人们似乎总是在忙于寻找快感，而不是快乐。也许他更喜欢用得到大把钞票时的快感来换取吃团圆饭时的幸福吧。而我，则宁愿选择后者。或许我们忙于发展的不应仅是科技还有人性！

四

爆炸，再爆炸；光芒，无限的光芒！这景象如此辉煌，对于我，却又是如此凄美。身边的年轻人都是那么漠然，没有激动、没有悲哀，似乎这只是一场电影，而我们，只是一群观众。科技的发展并没有使空间站逃过厄运，一颗慧星、一次撞击、结束……我还清楚地记得空间站快爆炸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忙着上那艘逃命的飞船，看也不看身边哭泣的母亲。飞船数量不够，不能转移所有人员，专家和孩子们当然不能留下，只剩下我们这些母亲。波，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凝视着我，眼光中，埋藏着深深的温暖，他笑了，对我说：“妈妈，再见！”然后，把我推上了飞船。

波，我的波，19岁的生命，如此年轻，如此珍贵；而你却选择了死亡，不，是涅槃！

波。我能感到：你正在我的血液中飞翔。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向往、你的追求。

我因你而骄傲，我的孩子。我会把这条路走下去，把它拓宽，把它延伸。只因……

你在我心中飞翔，爱在我心中飞翔！

杀与捕

万籁无喧。经过了个多月来的颠沛流离，Jack此刻心里只感到如水镜般的平静。于横街暗角里，他再次仔细地检视著手上的东西：一把最新型号

的“CU08”手枪，那可于一百米内穿破钢甲的可怕武器。

“老朋友，这应是最后了，千万不要令我失望啊！”他想著。看看腕上的手表，他知道决定胜负的时刻快到了，也将是他牺牲的时候。

Jack 小心的慢慢移动，他明白只要动作幅度稍为大了点，或情绪有那么一丁点波动时，整个 a 区的捕猎者，便可即时发现他，终结他。他小心地屏息以待，他知道目标于十分钟后，便会经过这里，这个 A1 地区一个多月前还被称作“尖沙咀”的地方。

又过了五分钟，Jack 慢慢地抚弄著胸前的吊咀。“Rose！”他低吟著，声音低极。他复再紧握著腰带上的东西，他知道尽管失败也好，他还有它。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对 Jack 来说，却好比一个世纪般漫长。他隐隐地听到了一些机械运作的声音，他知道是行动的时候了，全身的肌肉开始绷紧，弓起身子，蓄势待发，彷如猎豹一般，双目也不其然通红起来。

渐渐，他的眼前出现了许多身影，他认出了开首的那个，披著与那些捕猎者明显不同的红衣，正是他们的首领。随著一声闷哼，Jack 猛地飞扑而出，趁著他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举起手中的“CU08”向那红衣的疯狂扫射。

“Bingo！”Jack 检视手上的“CU08”，十多发子弹竟毫不遗留准确地命中对手，当中六发更全部击中头部处，那红衣的便随即于 Jack 的眼前倒下，他的身内更爆散出一些金属和零件。

其实这些捕猎者都是钛合金制的东西，那是因半个世纪前，第三次大战后，人类痛定思痛，努力发展更高超的电脑文明，这时一种划时代的产品也跟随面世：一种彷如真人一般的生体机械人。可是那次大战后，人类大部份的建设早经荡然无存，剩下的科技场所便因此致力研制一些专事生产建设的机械人“PT01”。经过了多年的重建和发展，这些机械人也经过数代的改进。其时一种新晶片面世“IVC2100”，那是一种更能仿效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程式晶片。同时间最后一代的生产型机械人也终于诞生了“PT13 改”。

自从“PT13 改”面世后，人类九成的生产工作便全都放于这类机械人身上。而藉著“IVC2100”的帮助，慢慢地连一些开发和研究的工作，也逐渐地托付了给它们。可是人类决想不到，它们后来竟可奇迹地自行产生一种终极程式思维效应“SIQp”。是的，就是思考程式与人类相同的思考方式思想

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人类的科技和发展，便全都掌握在这些机械人身上。而它们更逐渐的把人类反过来控制著，且还自行地研制及大量生产出一些攻击型的同类“SAT01”。而于多月前更不断地向人类发动大规模的屠杀。（就像过往人类的历史一般只有排斥与杀戮）现在 a 区里，Jack 已是唯一生存的人类了。

经过了多月来的逃亡，看著同伴们相继的倒下去，他察觉机械人的世界里，也有著领导者的存在，就如电脑的终端机一样，只要破坏了它，余下的便不可再作任何行动，这次他成功了。

“Promise me, Don't give up and survive! Jack” Jack 骤然想起她的说话，那时于 e 区内，在他怀中的一句那最后一句！

“Rose！”Jack 痛苦地狂啸著。孤单的他似早已没半点生存意义，却仍要无奈地活下去。

Jack 随即冷静地回复过来，他知道不多久后，b 区的捕猎者便会涌至

这里。孤身的他为著人类，必须与它们作出殊死一战。

可是他却突然发觉到，本已失去活动能力的它们，竟再次移动起来。

“啊！”骤然间火花四起，耀目白光蓦地爆发，Jack 带著充满疑问的眼光，随即倒下。

“为什么？”此时他终看见一个红衣的它，从那些白衣的捕猎者当中徐徐步近。

“不是早已击倒了它吗？可是怎会

“低等的生物，奇怪吗？刚巧不过是我的替身罢了，难道你认为只有人类才会使诈吗？”机械人说。

“而且你们那些愚蠢笨拙的计策，对我们来说，那不过是一些简单得可以的程式罢了，包括了你的一切行动，我们都可迅速地分析出来。”

“消失吧！旧式生命。”红衣的说罢，不知何时手中早已握著一件不知名的武器，且还慢慢地泛起了点点红光——那是攻击的前奏。

面对著死亡，Jack 此刻面上竟出奇地泛起了一丝笑意，像早已知晓一切将要发生似的。

“Rose！”此刻在 Jack 的眼中，竟再看不见那些机械人的存在，而是像看到 Rose 如天使般的在远处等待，等待著把 Jack 带往和平的远处。

“Rose！我俩终可再一起了！”随即他便伸手向腰际的它处，那最可靠的它也等待著作出回应。

“低等的，竟还想于死前作些什么吗？”红衣的说罢，便伸手直向 Jack 的腰际处取去。

Jack 知道他将要死去，但他却无悔地可葬身于这个 A1 地区里，这个和她邂逅相恋的地方。他又忆起了多月来的生活，那如电影情节般的活著，现在终于是闭幕的时候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哈威是个天才，多大的难题到他手里保证解决。什么？你说那是因为题不难？这么说吧，他解决了难题再解释给你听，你都听不明白。所以后来他也不讲了，反正把别人难到家的问题他一眼就能看到点子上，一下就能解决了，你呢，在一边干瞪眼就是看不明白。不信？那就给你举个例子吧，事实胜于雄辩嘛。知道计算机病毒吗？课本上学过？没碰上过吧！告诉你吧，永远碰不上啦。这玩意可是困扰电脑专家快一百年了，怎么样？算是个大难题吧？没错，就是给他解决了！是威尔逊博士？咳！那就是哈威呀，哈威·威尔逊。这下信了吧。怎么解决的？那只有他知道了。我就知道他是个天才，谁也难不倒他。

他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什么都干，光别人求解的问题就让他闲不下来。想见他？没门儿！他可不愿意瞎侃。再说啦，他最近有点麻烦，还没转出来呢。

我自相矛盾？没错，我是说过谁也难不倒他，可是还有他自己呀。本事就在这么大，能解决大难题，也能出大难题，这不，两个月了，他自己的题还没谱呢。

开个玩笑，他可不是闲得发慌，自己绕呼自己。

是这么回事，有家电视机厂的中央电脑出了问题，自作主张无休止地生产一种新型壁挂彩电。虽然这种彩电销路甚佳，但这种疯狂生产已造成了产品积压，能耗剧增，老板都快招架不住了。什么？切断电源？为防止有任何污染，彩电厂都是封闭式自动生产系统，连电力都是自供式的，能关早关了。砸开？得了吧，老板还要厂子呢，他只想让电脑停下来。让电脑自己烧掉？你自己的脑袋太热了吧！什么？判断一下“我正在说瞎话”的真伪？让电脑进入死循环？烧掉一块芯片？你倒还挺聪明！有人试过啦，电脑倒还真算了一阵，可芯片一过热，它自己的警报系统就让它停了，现在的电脑又都会学习，它再也不接受这种悖论了。还有什么招？电脑病毒？行！看来你小子脑袋瓜里还不全是浆糊。可是你忘啦？哈威早把病毒解决了，现在的电脑再也不怕它了，病毒想干点好事也不行了。这不，老板以此为借口找哈威帮忙，其实也只能求哈威了，别人试过好多法了都不灵。哈威当然不怵了，他问了一大堆问题，回家憋了两天，请人按他的要求做了一小袋“土”。这不是一般的土，是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小玩意，是用什么纳米技术生产的，不象机器人，看上去是些带棱角的小颗粒。反正啊，哈威说把这些“土”撒在剥开的电话线上就行。这电话线是外界与中央电脑揪就是那个工作狂揪的唯一联系。你猜怎么着？真灵！不出一天电脑停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小玩意能利用电压差的能量，专门朝正极或负极移动，压差越大速度越快，两个碰在一起还能复制一个新的。等这些小东西把集成光路堵死了，电脑也就完啦。哈威说这是一种硬病毒。你说逗不逗，电脑这玩意也是欺软怕硬。

本来嘛这事到此就完了，可让那个小气的老板把事给弄大了。他没按哈威的要求把那台电脑彻底销毁，反而送出去修好拿回来又用上了。这下麻烦可大了！那些硬病毒传到了修理公司，又从公司传到了修理的电器上；壁挂彩电也成了病毒载体，把它送到了个个用户家里。要命的是病毒可以沿电线传播，而且只要有电压差它就感染传播，这可不单是电脑病毒，简直成了电器杀手。不出两个月已有上万台电子电器产品报废了，别人还不知道这是硬病毒闹的呢，否则就更乱了。哈威刚刚能在小范围里抑制住硬病毒，不过他明白必须尽快找到彻底解决方法，否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哈威简直不敢想了。

喂！你可得保密呀！要有什么高招打电话告诉哈威，电话是18008241566515，弄好了，没准他会收你为徒呢！

意外收获

深秋，大地一片金黄。一对年轻人漫步在公园里。

“给我说说好吗，格兰特？”丝黛芬想知道丈夫为什么情绪不好。

“我遇到难题了。”格兰特苦笑了一下。作为一个环境生物学家他喜欢挑战，可从未被什么难住过。

“是因为它吗？”她指的是格兰特手中那只总不离手的飞鸟。

“对，你知道我忘记做标本了。”

她接过飞鸟，翅膀摸上去富有弹性。这是两周前他俩雨天散步时的意外

收获，是一道闪电打下来的。"就因为这？"她不相信格兰特会因这事发愁。

"你看，它不但一点没坏，而且组织结构和生理水平都与飞行时一样，好象它被闪电击中的一瞬间一切都停止了。"格兰特觉得不可思议。

"可又看不到一点损伤的痕迹。"丝黛芬也跟着奇怪了。

"不仅如此，所有细胞甚至亚细胞结构都保持原生活状态，这对研究飞行生理倒是方便极了。"格兰特不无感慨地说。

"....."格兰特越讲越深，丝黛芬静静地听着。

"甚至可以看到从 DNA 到 RNA 的转录以及....."格兰特忽然发现丝黛芬已听不懂了。

"就是说一直到分子水平吗？"她倒也不是完全不懂。

"差一点，我们发现它体内有一种奇怪的分子网络，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是不是一种传染病？"

"不象，因为在植物体内也发现了这种分子网，很难想象有一种病能同时感染动植物。"

最近的一次环境调查发现，本地有一小片草坪，虽已进深秋却翠绿不衰，在金黄色的大地上显得格外醒目。格兰特曾给丝黛芬讲过。

"要不就是污染？"

"证据不足。问题是这种现象简直不可思议。"格兰特仍是忧心忡忡。

"我看你也给分子网缠住了。好啦，醒醒，咱们去买几朵花吧。"

近几年大众心理又变了，人们喜欢赏花玩物，可又不愿料理，因此大批标本店应运而生，眼前这家生意特别好。

除没有香味外，这里卖的花跟真的一模一样，且色彩永存。丝黛芬挑了几朵拿在手里，忽然发现格兰特不见了。"一定是看动物去了！"

她猜得不错，格兰特在动物部，手里拿着一只不知哪里搞来的相机。

"我想要一只金熊！"丝黛芬特别喜欢毛绒绒的东西。

"选好了姿势告诉我。"格兰特举起了相机。

"就要这样的！"待那只家猫大小的金熊爬树的时候，丝黛芬叫了起来。

相机只是轻轻响了一声，那只小动物却突然定住不动了。

一只机械手把那只金熊送到丝黛芬手里。

"哇！这么快！"丝黛芬高兴得把毛绒绒的金熊贴在脸上。她还以为得先照好照片，然后再按选好的姿势制标本呢。

"格兰特你看，多可爱！"她高兴得让格兰特分享她的快乐，"格兰特？"

格兰特愣了一下，他看见一只飞鸟跌落地面，就象那只雨天的飞鸟。那是一位顾客选定的标本。他拉起丝黛芬的手："走，找馆长去。"

馆长很乐意向这位环境生物学家解释他的发明。

"我们发明了一种奇妙的药物，详情嘛，我们正申请专利，恕不能奉告。"馆长不无得意地说。"这种药物可以随食物或水进入动植物体，并在其体内广泛分布，在一种超短波长射线的激发下能迅速聚合，生物在瞬间被杀死、固定。"

勿须多言，格兰特知道那所谓的相机就是发射射线的装置。

"我们正考虑给生物实验室出售标本，可以提供任何时期任何状态的完全生活状态的标本，并可用于解剖和生理实验。"馆长抓住时机做起了广告。

"我已经拿到一个了！"格兰特拿出那只飞鸟严肃地说："这种药物已经

造成了污染！”

飞鸟吃进了泄漏的药物，小草也吸收了这种危险的营养，而雷电正好成了射线源。

大自然无意中制出了标本。由于很快找到了泄漏点，馆长也无话可说。

格兰特的难题在这里意外地解决了，利用一个简单的预辐射装置他也帮助馆长解决了污染问题。

丝黛芬呢？她意外地得到了那只可爱的金熊。

意识的相会

眼前的破屋让我没来由地感到恐惧，它在人迹罕至地山头上，显得神秘甚至诡异。然而，我必须强迫自己进去——因为，它是我最后的希望。

抬手准备敲门，门却自动开了。我倒吸一口气。一个老头，一张最普通的脸——似乎在哪儿见过，却使我产生想逃的冲动：我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存在！“进来吧。”嘶哑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老头面无表情地领我走进他的世界。看似很小的屋子却容下了一台庞大而杂乱的机器，线路时隐时现，按钮指示灯让人眼花缭乱，机器正中又一副巨大的屏幕。

他让我坐下：“说吧，你来的目的。”

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我，我想找一位朋友，可用尽各种办法都，都找不到。有人告诉我，到您，您这儿试试。”

“有人？”他眉头一皱。

“是名老科学家。”我连忙补充。

他舒了口气：“你要找的是个女孩吗？”

我一愣：“是的。”“叫花儿吗？”

我更加惊讶，这老头真神啦！

老头一挥手：“她在这儿。”

“真的？我要见她！”抬头看他，那双凹陷的眼睛深得让人猜不透，“她在哪儿？”“看吧。”老头起身打开了机器，一阵“噼啪”声后，屏幕上显出一张脸，那熟悉得略带羞涩的笑。我打叫一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花儿！你在哪儿？”

花儿看了老头一眼，老头微微点头。

“我在这台机器里。”

我张大嘴，愕然至极：“在机器里？别开玩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激动地抓住老头。

他轻轻一笑，笑得让我悚然。“试试看吧。”他把我的手放在机器上得一个小盒子里后，按下了一个蓝色键。如遭电击一般，我昏了过去。

睁开眼时，我发现花儿就在我的身边。“花儿！”我又惊又喜，一把抱住她，却像抱住一团空气。我背脊发凉，打着寒战。

她嘻嘻一笑：“不用怕，你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都是‘意识’。”

“意识？”我不解。

“是得，就是肉体死后人的思维。”

“死后？思维？”我迷惑了。

“知道吉姆教授吗？”

“那个疯子！”我失声叫出来。

“不，宝贝，他不是疯子，只是人们不理解他罢了。他认为人死了，思维却不会死，思维将以看不见的电磁波的形式存在。吉姆教授认为只要有合适的磁场，那意识——这个电磁波就会被吸引过来。”原来这台机器就是一个磁场，而我现在就在这个机器里！难道我和花儿一样——也死了？

“哦，宝贝，你别胡思乱想呀，你只是处于假死状态，和我不一样。”花儿又说，却显得有些落寞。

“花儿，那你知道吉姆教授的下落吗？”

她沉默了片刻：“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其余的有人会详细告诉你的。宝贝，知道你在找我，我真的很高兴，我还以为大家早已把我忘了。谢谢你的关心。你的时间快到了，再见，宝贝，祝你幸福！”花儿化作一团银色的光飘走了。

“花儿——”

“醒了吗？”再睁开眼，我又回到现实中，仍旧坐在椅子上。看看自己，再看看周围，难道是一个梦？“那不是梦，你的确见到了你那位朋友，也可以说是她的思维。”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那您，到底是谁？”我的好奇心更强了。

“我是谁，你一会就知道了。你先听我说吧，你们所说的‘疯子吉姆’已经死了。”

“死了？”我叫了出来。

“他被称作疯子，可他是天才，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把所有心血都花在这台机器上。

当机器做好后，他就死了，但这台机器证实了他的猜想是正确的。人死了，但意识永生。这并非神话中才有。吉姆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他发现人体死后意识是以电磁波形式出现的，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质疑。只有一名老科学家支持他的想法。吉姆又做了许多试验证明这一点，他成功了：用一种特殊的嗒次拨传动测出了来自遥远空间的磁力。但人们依然不承认他的观点，吉姆失望之余就来到这里继续他的试验。他封闭了自己。他发现了电磁波——思维的存在形式之后，又用了十三年的时间造出了一个异度的磁场空间——这台机器，这儿就是《圣经》中的天堂，思维在这儿生存，发展，永不消失。只可惜这个磁场还是太小了一些，弱了一些，只有电磁波强的意识才能被吸入其内。很幸运，你的朋友就是一个。当磁场空间运转到一个角度的时候，它就能通过一个媒介与人类世界交流，这个媒介就是人类所做的梦。”老头说到这里歇了歇。

我一脸的惊讶、迷惑，无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但他所说的吉姆的发现，我确实是听说过一点。

“吉姆临死前，试图把自己的意识第一个送进异度空间，他成功了，也失败了。他将机器开启，却不小心同时按住了蓝、黄两键。黄键具有消除电磁波的功能。所幸的是，他的意识只被销毁了 1/3，不完整的意识是不能永远在异度空间里生存发展的，这决定了吉姆每年必须有 1/3 的时间是在人世间——既不已肉体的身份，也不以意识的身份，可以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忍不住问道：“您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他不耐烦地打断我：“听我说完。吉姆在造这台机器时只考虑到建一个特殊地磁场‘收集’人的意识，却没想到整个人世间的磁信息被吸引出来，这就是我知道你的来历的原因。”

“您，难道您……”

老头叹了一口气，走到机器旁，按下了蓝色的键：“是的，我就是吉姆，也是他的思维。现在时间快到了，我要回去了。”他顿了一下，满怀希望地问我，“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的理智还不能消化完这一切，但经历地一切有证实了他的每一句话。我困难地点点头：“我——相信。”但马上我就抬头正视着他，真诚地说：“我相信吉姆，相信他是个天才，相信他的每一个发现和成果。”

老头——吉姆地意识笑了，卸下他的顾虑，也抹去了我仅剩地怀疑。“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相信吉姆地人。期待下次与你见面。祝好运。”就在我面前，就带着这样真诚的笑，他逐渐消失了。我呆在原处，屋里一片寂静，只有庞大的机器在响，显示灯闪烁着。是梦？

几天后，一家报纸登出了一篇没署名的文章，记叙了在某个不知名的神秘山区里的一栋小屋里的真实故事，名为《意识的相会》，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是我唯一能为吉姆教授做的事。然后，我回到那间破屋，等待着吉姆的再次出现。

掌纹花园

“知不知道一个人最悲哀的是什么？”他盯着我问，眼神似乎有些无力。

“是什么？”我问道。

“就是明知道自己的命运在作巨大的改变却毫无抗拒之力。”他答道。

“人要和命运抗争本就很难。”我安慰他道。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随即望向头顶的星空，良久。

“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多年的老友，我不能不关心。

他似乎没有听见，好一阵才缓缓地说：“你信不信算命？”

“实话说，我不信。”我答道。

“我原本也不信，但现在却不得不信。”他笑了笑，有些苦涩的意味，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左掌。

“看手相？”

“对，掌纹。”

“据说掌纹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他又一次盯着我问。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未必没有道理。”我只能这么回答。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在我家楼下的那个花园玩？”他突然道。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他的话似乎让人如堕云雾。

“记得，那時候你很奇怪，老一个人在那呆着，还在那些花园小径上徘徊，大家都以为你脑子有问题。”

他伸手进上衣的口袋里，似乎在掏着什么，好一会，才拿出一张东西来，递了给我，我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张照片，照片上的景物正是小时候他家楼

下那座花园，但照片还挺新，只是里边的花园已经很陈旧了。

“就是这座花园。”他燃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小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个花园，莫名其妙地就往那跑。”他似乎陷入了回忆，缓缓地吐出烟圈。

“是的，小学时候你常这么干，但15岁以后似乎就没有了。”我应道。

“不，我仍然去，只不过时间推迟了，我夜里去。”他的语气突然转为莫名的平静。

我不由震了震，这种感觉的确有些阴森。

“那里究竟有什么好玩？”我记得曾经不止一次这么问过他。

而他的回答也令人叫绝：“不知道！”

那天我没有再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他要说出原因了。

然而他没有说，他说的是：“那个花园明天就要拆了。”流露出来的神情只怕用复杂两个字也无法形容，无奈、恐惧、惊慌、怜悯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没有。我现在还可以很清楚地记得。

然后他的手机就响了，当时他似乎震了一震，急忙接通对话，似乎在谈一些关于价格的东西，语气十分焦急。

通完话后，他匆忙地离去了，临别时除了向我道歉说匆忙要走，还说有机会的话回头会再联系我。

“有什么要帮忙的话，不妨找我。”我道，因为毕竟是多年朋友，而且再度重逢。

“OK，”他一面答着，一面上车了，看情形，似乎真的有急事。

而回家的路上，我又收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想买下那座花园，我知道他近年来生意还不错，但还不至于能充裕地买下那座花园，况且听闻那座花园是被一家大地产商征作物业发展之用，故而再次提出了可以想办法帮忙，他似乎心情好了些，而就在这时电话突然断了，我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手机电池没电了，再打过去时已是忙音，然后就一直没有接通。

直到今天中午，才得知他出事了。

原因是车祸，时间就发生在凌晨，也就是我和他道别后的那段时间。

据说是因为为了避开撞上一个小孩，他的车改变了方向，撞上了一辆大货车。

通知我的是医院，据说出事后，他的身上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只有两张照片和一张名片，名片就是我的那张，昨晚给他的。两张照片应该有一张就是他给我看的那张——那座他常去的花园。

名片上有我的通讯方法，因而医院方面首先联系了我，事实上他在本城也没有什么亲人。

“我想看看他留下的遗物，就是那两张照片。”在即将离开医院时，我对医院和警方的调查人员说道。当他们把照片递给我后，我发现另一张原来竟是一个手掌，这是我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而且就是他的左掌，他的食指正面有条疤，这是很明显的特征！

旁边的大夫这时说道：“这是死者的手掌。”

我点了点头，那大夫又道：“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发现没有？”

“什么现象？”

“你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看看？”大夫道。

我把另一张照片拿过来，和它放在一起，只觉得心头猛地一震！

那花园的路径竟和这只左掌的掌纹一模一样！

一时间，我只是呆呆地站着，脑中似乎一片空白，然而又想起了许多东西，而且它们正慢慢汇合在一起，宛若交错的掌纹……下午，我去了那个花园，那里已是一片废墟，据说昨天凌晨起，那里已经开始动工拆除，我望着这片废墟，心里的感受已无法形容……

宠物

虽然是夏日的午后，但屋内却没有丝毫的炎热感。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为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酷热所困扰了。

我躺在安乐椅上——由于是纯木制成的，不含丝毫化学成分，因而十分昂贵——身边是我的宠物。“亚格乖乖，我们来念一段故事好吗？”我拍了拍它的头。“汪、汪”它很合作地叫了两声。我翻开了那本十分畅销的《失落的世界》，轻声的诵读着：“那儿有蓝天白云，辽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天空中有自由飞翔的雄鹰，它有两米多长的双翅，犀利的双目以及钩状的嘴；还有轻盈的燕子，优美洁白的天鹅，有无与伦比的歌唱家夜莺……噢，亚格亲爱的，给我拿杯水好吗？我口渴了。”亚格摇了摇尾巴奔到自动取饮器上，抬起前爪按下了按钮，然后转过头口中叼着装卫生杯的宠物袋，我微笑着看着它灵巧敏捷地做这一切。

喝了口冰水，我继续诵读：“奔跑在草原上的是羚羊、斑马是一群温顺的食草动物，但四周常出现待机进攻的狮子。而在热带雨林地区则有着据说是人类祖先的大猩猩……噢，天哪，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祖先？”我轻轻叫了一声，俯身拍了拍亚格的头，喝了一口冰水继续念道：“在澳大利亚，还有一种奇特的动物叫做袋鼠，它们的腹部有个口袋，用以哺育幼儿，另外别具特色的则是树袋熊，又名考拉，整日懒懒地攀在树上，雌性树袋熊将孩子背在身上，样子滑稽可爱……小亚格，你一定没有见过这种叫树袋熊地动物，呵呵，我真想见一见呀。”我忍不住又拍了拍它的头，它也知趣地叫了一声表示会应。

“被认为世界上鼻子最长的动物是大象，而脖子最长的是长颈鹿，身体庞大的鲸鱼生活在海洋里却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有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虾类……呵呵，生活在水中的小东西是怎样的感受呢？一定比水下列车和潜水公寓要有趣得多吧，啊，亚格？”“汪、汪。”它又报以相同的表示。

“生物们自己进行优胜劣汰的发展，在自然的支配下进行着数量和种类上的变化，维持着生态天平的平衡。直到人类的出现并无情地摧毁了它，他们无休止地繁衍，贪婪地占去了地球上本不多地陆地，继而进军天空、海洋，迫使其原来的支配者绝迹、消亡。天空中布满了浮动的物体但不再是精灵的鸟儿，而是人类的空中楼阁；海洋中充斥了往来穿梭的物体但不是水中美神鱼儿，而是人类的水下交通网，盘踞在岩石上的潜水公寓俨然与这自然之美格格不入。人类，人类，人类，这两个字代替了世界上所有其它种类的动物。终于我们只能见到这一类孤独的‘高等动物’群体独自活在这个星球上……”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喉咙也有些干涩，又呷了一口冰水。“人类成了这一世

界的袋名词，而他们除了拥有外别无所所有……”

“嘀嘀……”刺耳的影形器的响声使我不得不停止了阅读。我取下套于眼前的影形器，亚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矮个子年轻人。“对不起，您的预定时间已经到了，根据规定您该将‘宠物变形影形器’还给本公司了，这是‘幻想宠物公司’的收据，您的预约时间是每天八小时。好，明天八点我会准时来的，谢谢光顾。”这礼貌而生硬的职业性话语，宣告了今天我和亚格共处欢乐时光的终结，我合上书，从安乐椅中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望着和我有着同样无表情脸孔的同类，淡淡地说了句：“谢谢！”

望着那身影从我的空中楼阁中消失，我踱到窗边看着被保鲜罩罩住的灰色大地，幻想着它本来的颜色——碧绿，眼前浮现出书中描绘的那些可爱生物轮廓却又如此的不实际，只有小狗亚格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不禁叹了一口气。我想，宠物提供站也不会知道从前这个星球的动物究竟是怎么样的生物。若没有一年前挖掘到的有关狗类的塑料图片，恐怕这个行业也根本不会存在，更不会如此生意兴隆吧！

我回到安乐椅旁又捧起那本书，用颤抖的声音念起最后一句：“自然的法则终将会判决那些毁灭他们的生物，从无例外。”

创世纪

编个小故事送给大家。

某天，超级程序员耶和华打开他的计算机，--据说宇宙就诞生在那一个电脉冲中，某科学家还考证出主机的散热情况--5开尔文的宇宙背景辐射。耶和华运行了‘创世纪’程序，于是世界诞生了--后来康德说这个软件是先建星云模型，再到恒星，行星的。耶和华又编程运行了生物生成进化程序，于是生物出现了。--后来地质学家在数据库中找到三叶虫的化石，程序自动生成了一种叫恐龙的生物，耶和华 kill 了它们，--生物学家认定 kill 命令导致灾变，并推断出 kill 命令的键入时间是白垩纪。第六天的早晨，耶和华用 DNA 码编出了第一个人类模型，亚当，copy 并修改产生了夏娃--据亚当说 copy 命令好象抽走了他的一根肋骨一样。耶和华有编出了思维软件包--据夏娃说象个苹果。开始的人类模型耶和华并不满意，删掉重建了几次。--一个未被删掉的人类诺亚说删除命令就象洪水一样。雅典娜，阿波罗几个网虫被请来编了一段程。--一个叫河马的人说他们其实是在玩 mud。耶和华炒了他们，让自己的儿子椰酥来编程，耶酥修改了程序，将他自己作的模型，自动拷贝到软盘上--系统文本圣经指出软盘的名字叫天堂。耶酥键入命令后就去泡妞去了--人类模型处在自动运行状态。于是爱因斯坦考证出主机的速度为光速，并得出光速不可超越的结论。天文学家们说还有其它程序员用的机器，可以通过一个叫虫洞的网络相联。

老子的学生们则发现女娲编制的思维软件包使用的是低级的阴阳机器码，可以生成一种叫长生不老的病毒。十一郎坐在桌前呆想‘我是谁’时突然发现耶酥的妞正要键入一个叫世界末日的命令，于是大叫，兄弟们，快编一个病毒，将这个世界传输到其它机器上去！

春夏秋冬

“请为我创造冬天的模拟环境。”我向中心电脑请求。瞬间，我却身在一个百花盛开，绿树成荫的大丛林中了，头上的骄阳用炽热的火焰包围着我……

“这好像是夏天？请主机审核。”我怀着满腹的疑问向主机发出询问。“审核无误。”主机回答。“可是，根据上代网络人留下的信息残迹，这应该是夏天的模拟环境呀！”“审核无误。”冷酷的声音再次冲击着我的耳膜。“可是……”“主机不会犯错误！”主机电脑粗暴地打断我，“违抗主机意志，根据《网络法》第三十一条，你存在的时间要扣除三分之一！”

随着冰冷的语言，我浑身上下感到一阵剧痛，从网络信息的反光镜中，我看见自己已经从翩翩的少年变成一个满脸胡须的壮汉。“主机的意志就是一切！”主机继续往我身上输入扣除指令。“我服从……”我喊。“主机的意志就是一切！”主机重复强调，我看着自己的躯体逐渐臃肿起来，头上的青丝变得花白，开始由壮年向老年转变，一种逼近死亡的强烈的恐惧感向我涌来……

“扣除完毕！”这时我感到一阵眩晕，浑身酸软，双唇无力地颤动。“主机，我请求在春，夏，秋，冬四种环境依次感受一遍。”我像正被管制的囚犯一样哼道。

“同意。”刹那间，我头上骄阳的光芒一下子柔和起来，绿草的芽从土里探头探脑地钻出，一只黄鹂在刚抽出新芽的柳树上发出清脆的叫声。“秋。”主机竟这样解说。

过了一会儿，头顶上太阳忽然变得黯淡无光，几株杨树孤单地站在冰冷的黑土中颤抖，一股冷风嗖地刮过，地上的碎纸片呼啦一下飞起，随即又无助地滑落。“春。”主机提示道。

旁边的杨树在瞬间又变成了一片硕果累累的苹果林，黄澄澄的麦子在田野里轻轻摇摆，几只母鸡在咕咕地叫着，从我身边走过……“冬。”主机果断地说。

之后大地一下变得了无声息，我又回到了刚才散步的水泥路上。“不一——”我喊，沙哑的声音在空旷的天空中飞来飞去。我想：“很清楚了，所有在网络中生活的人都掉进了一个可怕的、不可回避的错误之中！”我鼓起勇气喊：“主机！”“怎么了？需要我吗？”主机的声音很甜，像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嗓音。我顿时没了底气：“我……请把我送回家。”

立时，我便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到我的心被一股粘稠的黑色液体糊住了。我拿起放在桌上的威士忌，闭上眼一古脑儿灌入口中，脑中顿时模糊起来。借助酒劲，我终于呐喊出声：“主机的程序出现偏差了！”“再次违抗主机的意志，你将消失！”主机喝到，它的声音冷得像一块冰。

我睁大眼睛，盯住自己慢慢变淡得躯壳，忽然有了一种轻松感，这一刻，心中那黑色液体变得清澈了。我闭上了眼睛，正确无误、美妙绝伦的春、夏、秋冬景色，在我头脑中最后一次依次闪过……

机器猎手

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逃到了一个空旷的公路上，公路之所以空旷，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见一辆车。我无处藏身，有一个组织正在追辑我，在过去的很多年，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但是现在他们使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智能机器人，它们看上去和人类相差无几，整个世界上都只有寥寥几个，它们采用的追踪技术非常特别。

我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没有任何危险的信号，我觉得稍稍放了点心，突然，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正处在危险中，我赶快折到一个巷口，小心地向外张望，果然，一辆形状古怪的车从远处缓缓驶来，我赶快向巷内行走，一路上我都感到追踪的人越来越近，幸好，有一个仓库的门还未关，我小心地走进去，关上了门，过了几秒后，我看见里面堆放了很多杂乱无章的大箱子，这可能是个废弃已久的地方，我赶快找了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的心却忽然狂跳了起来，一个个信号闪过大脑：敌人已越来越近……我已经被包围了……

这怎么可能？！但是我已听见了门被轻轻地开启的声音，这些先进的机器猎手已经小心地向我走来，它们慢慢的、单调的脚步声仿佛使时间停止了，天哪，手无寸铁的我听着那个不断重复、单调声音好像已经几个世纪了。

我的脑中闪过了无数的念头，我的一生都在我的面前出现，我从小就生活在远远的森林里，那是城市机器暴力统治还没有管束到的地区，老师教会了我世界的历史，人与机器的对抗，然后，我带着我的使命来到了城市，迄今，我不知成功地从敌人的手下脱逃多少次，那都是归功于我的天生的第六感觉……！对了，这些机器它们先进的追踪技术是什么，难道和我的第六感觉一样？！它们一定是追踪着我的思维，而我的思维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存在，我明白了。

我闭上眼，迅速入定，虽然我已听到机器猎手已来到了我的背后，当我感到我的面前澄空一片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是另外的一个人，对了，那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普通得很，不，他现在就是我，我的一切，我（他）想着同样的事。

奇迹发生了，那些先进的家伙们的脚步停住了，他们的头转来转去，也许是在苦苦地搜索那平空消失的思维，那个思维着自己是自己的那一个人，然后，他们回过了头，踏着机械的脚步声慢慢离开了这间仓库。

面向未来

我已经很老很老了。已经不再有许多疯狂想法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接一个想法就象是一些彩色的泡泡不断涌进脑海，涨得我硕大的脑袋像只蜂巢整天嗡嗡作响。地球联邦有一种机构，专门负责向科学家，向社会学家，向艺术家分配可供思想的项目。我是一个思维活跃的科学家，却不能随便思想，必须等待思想分配机构派发任务后才能让脑子转动。平时分派的活不多，大

多数时候脑子就得闲着。有官员说，只有在今天这样的福利社会里，人才能得到这样充分的休憩。可世上偏偏有那么一种人的脑子不愿意闲置着，我就摊上了一个。就像许多被称为技术危险分子的人一样，我的脑袋过于勤快，不等分派任务就不断产生新的想法。

为了这个总要想出种种发明的脑子，我受到过很多惩罚。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我活跃的脑子不断地思想。最后，便被流放到了荒凉的火星上。

其实，文明的地球联邦还给我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同意往我脑子里植人一块微型芯片。

这芯片其实只是一个可控开关，平常使脑子处于一种白痴般的休眠状态，一旦需要干活，又可以随时打开。但要命的是，这个开关的遥控器不在我手上，人家不但可决定我一生能有多少次思想，还要决定，我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最后我的一生将由这样一些零零碎碎的思维片断组成，这情形想起来叫人感到不寒而栗。剩下来就只能选择火星这样一个可以自由思想，但不能把思想变成现实的地方。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安排了一次从地球到火星的单程旅行。临行前，妻子爱玛已经被迫结束了与我的共同生活。与爱玛长得十分相像的女儿玛丽莲也随母亲离；开了我。火星上的囚禁之所，其实是一个自我循环的生物圈。一座。

面有很多绿色植物。合成材料的透明墙壁与屋顶放进阳光，却把致人致命的各种宇宙射线阻隔在外面。才来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躺在草地上自由地思考。这样的好时光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强烈的孤独感与悲哀终于如期而至。那是 - - 个清冷的夜半。那个夜晚星光灿烂，冰冷锋利的星光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心房。我看着火星的地平线，看着慢慢浮起在火星地平线上美丽的地球，我突然感到寂静巨大的压迫，突然开始思念已经离开了我的妻子与女儿，看着地球那浑圆的轮廓，就仿佛是她俩十分相像的脸庞，第二天，补给船到了，看看吧，我们这些流放犯过着怎样无优无后的日子，补给船送来的食品是十全十美励营养配方，口味也非常不错。每次随补给船来的还有一个远程巡回医官和二一个典狱官。做完例行的体检，典狱官坐下来，示意我站在她面前。这一切是每一次补给船到来时都要上演的例行程式。但这一次；流动典狱官却温和地叫我坐下。

我觉得这种温和像一种阴谋，非但没有领命坐下，脸上反而显出了警惕的神情。典狱官说：“你要思想自由，现在，你还想要吗？”我想了想，没有说话，也许我真的在那片刻之间对自己产生了某种怀疑，典狱官笑了，把一张胖脸向我凑了过来：“我们什么都知道，昨天晚上，你望着地球想你的前妻与女儿了。”

我不由得转过头去眺望，但地平线上没有地球的影子，只有刺眼的太阳光线在火星荒凉的表面燃烧。典狱官口里的臭气扑进了我的鼻腔：“怎么样，要是放弃思想，你今天就可以跟我回去。虽然你妻子.....至少你还能跟女儿玛丽莲团圆。”典狱官换上了狰狞的表情。他胸前制服上的一个口袋变成了一个电脑终端，上面显示出我脑子里面的所有动静。我这才知道，他们早已在我脑子里植入了监视芯片。他从牙缝里哼了一声，说我在这里的良由思想，都会变成可视图像。观看这种自由思想图像；已经是高级官员们一种益智性的娱乐项目：说完这话，他就离开了。

一个囚禁点飞到别一个囚禁点，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那些跟我一样的

思想犯。因此，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强制自己停止思考。因为，我的思想除了给那些独裁提供娱乐之外，并不能通过实际操作，变成现实。但我没有能坚持多长时间，要知道，思想就像太阳一样一定要升起。思想从来就是人类的太阳：谁能拒绝天空里升起太阳？谁拒绝太阳就是引领人类走向黑暗与死亡。我的囚禁生活非常特别。没有武装看守，也没有深沟高墙。因为里面和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我只要愿意，只要按动一个开关，宽大的墙体就会向任意一个方向滑开。

只需一步，就可以踏上火星那锈红色的地表，经过许多年来人类有意引起的化学反应，火星上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空气湿润了一些，有些地方，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暗红色的苔藓。但人要在上面生存。仍然没有任何可能。我不知道，自己能在火星大气环境里生存多长时间。再说，就算走出去也不能使我那些想法其中任何一个得以实现，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除非我想结束自己这没有意义的生命。我已在无意识之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天晚上，我打开项链上的小盒子，里面的全息照片和那几根金色的发丝引发了我对女儿与妻子的怀念。感谢上帝，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使我心中充满这种温暖的情感。上帝啊，这个了无生气的火星也出自于你的创造之手吗？如果你真是存在的，现在我要到你那里去。

这时，火星上美丽的黄昏正在消逝。上帝啊，要是你真在哪里设置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那你就显现神迹，让我去到那里吧！仿佛是上帝听到了我这不言神却崇奉自由的老家伙的祈求。天边出现了一辆熊熊燃烧的飞车。飞车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一种航天器，那是另一种空气动力学的产物。但它不是众神之车，不是来接我去另一个美丽世界，它本身就在火星的大气里燃烧，像一只瘸腿的鸟一样，歪歪斜斜地向着我的庇护所冲来：看来，它是上帝派来结束我的痛苦的。但它冲到我面前不远处就停下来。

一个外星人从熊熊大火里爬了出来。她的脸贴在我庇护所透明的墙体上，身上看不到任何伤口，绝望的眼睛与张大的嘴巴却透露出极端的痛苦。

她的肤色很古怪，从那渐渐变化的颜色中，我感到生命正在离开她的身体。这时，墙体上显现出刚刚离去不久的典狱官的脸，他说：0872，听着。0872 是我的编号。我把脸转向他，表示我已经听见了、他说：“我们需要这个活体标本，你要尽量帮助它活下来。二十四小时后，就有后掇到达。”

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助这个外星生命

他说：“你不是有很多主意吗？现在，你可以开……动脑子，好好想想了。还说，“如果成功了，你、将获得自由，我甚至还能让你妻子重新回到你身边。”我不怕典狱官，但那外星人的痛苦与绝望却引起我深深的怜悯。就算我有什么可行的想法，这囚禁之地也不能提供任何手段。现在，除了对自己的生命，我对另外一个生命也感到深深的绝望。束手无策的我也像她一样把脸贴在了透明的墙体上。当两双来自不同世界的眼睛对视的那一刻，她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请你帮助我。”

只有意念力强大的生命，才能把她的想法穿透进我的意识中间。我听见自己像受了重伤一样呻吟：“但我没有办法”

她的脸顺着墙体滑下去了，绝望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是的，一个囚犯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她怎么知道我是个囚犯呢？

她哼哼冷笑：“透视到了你脑子里那个低级的神经元硅片。”“你可以拿

掉它吗？”她的脸又从地上抬起来，贴到了墙面上，灯光照亮了沾在上面的尘土：“它已经没有用处了。”

我不想让人通过你的眼睛看见我这副惨状，我是说那些控制了你自由的人，”听她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到整个身体都放松了。

自由的感觉充溢心灵。老骨头很沉重，心灵却很轻盈。在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这种突兀而至的感觉甚至使我感到了久违的幸福，仅仅一墙之隔，那个自由的生命却为将临的死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可我怎么帮助她呢？

我忘记了，她身体在墙外，意识却可以自由出入于我的脑海。她说：“如果你已经决定放弃生命的话，就可以帮助我。”“嗯？”

“一个失去自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而我刚来到这个陌生世界；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她说得很冷酷，在这一点上，她与使我陷入这种境地的统治者又有什么两样呢？但我必须承认，他说得十分在理，她再次费力撑持起来，把脸贴在庇护所透明的墙面上时，我惊奇的看到，她的脸已经变成地球人的形状了。她的形象转换很不合理。身体和脸容很苍老，充满渴望和创造欲求的眼睛却是那么年轻，闪烁着青春的光芒。这两样东西是多么不协调啊。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感到了其中的痛苦：“你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而不保持住你原来的样子呢？”这回，她的声音听起来却显得楚楚可怜了：“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吗？我不是照你们的样子变化的吗？”

“你还是变回原来的样子吧。”她答应试一试，却只变回去了一多半。这样，她的模样就更不伦不类了，她樱樱地哭了起来：“我总是变不回原来的样子，我不记得自己变了多少次，更不记得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了。”

思想警察把我带走时，妻子与女儿；我生命中最珍重的两个女人发出的就是这种介于啼哭与歌吟之间的声音。于是，我打开项链盒子，盒子的两面，两个女人的全息照片含着动人的笑容出现在我面前。我说：“既然你那么善于变化，那么，你能变成她们的样子吗？”她紧盯着这两张照片，眼里幻化出七彩的美丽虹光眨眼之间，她已经变成了我妻子与女儿的模样！而且，因为她那双特别的眼睛里的绝望表情，显得比我的妻女更加楚楚动人！准确他说，她是把一个濒死的外星人与令我梦魂牵绕的两个女人合二为一了。

看着满天星斗，我问她来自宇宙深处的哪一颗星球。她并不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外星人，但我心里仍然充满神秘的好奇之感。

这是我来到火星后，感觉最短暂的一个夜晚，她告诉了我她的一切，她不知道自己来自哪个星球，也不知道自己本来该操什么语言，该长成什么模样。她从有记忆时起，就在星际间流浪，接近一个又一个文明。每接近一种文明，她就变成那种文明生物的身体，使用那种文明的语言。

“这样有什么用处呢？”她凄然一笑：“我的同类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出发的地方，并恢复原来的面貌，而且，所接触到过的每一种文明的记忆都会自动复苏。”那么，她也是一种被役使的工具吗？她却用迷茫的声音回答：“我不知道，我希望是自愿过上这种孤独的冒险生涯的。”

我想，她从来都这么孤独吗？她脸上还是一派迷茫的神情，说：“但是，我要死了。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要命的是，那种悲哀的神情是从酷似我妻女的。上浮现出来的。

“孩……孩子，我能够帮助你吗？”她凄然一笑，把脸转向了美丽的星空。这时，我想起了她说过的那些冷酷的话语。要是我放弃生命，她就可以

把能量转化到自己身上；从而获得新生，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得很对在她出现之前，我已经决定结束自己这没有自由，没有创造的生命了，更何况，她的形象已经变成了我生命中最美丽最温柔的回忆的形象。现在我自愿把生命按她的话说是能量——转移到她身上，我心里刚刚出现这个念头，突然就感觉到了身上能量的流失。啊，如果生命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话，我看也没什么难以忍受的地方。一个满满的池塘里的水慢慢渗漏干净，一株树渐渐干枯可能就是这样的情景，在庇护所墙壁两边，我的身躯慢慢萎顿，而几乎瘫倒在地的外星人又慢慢直起了身子。她依然表现得十分冷酷，说：“这就对了，我有重要的使命，而你不过是……”看来她想斟酌一下词汇，但还是直奔主题，“你是在无谓地消耗生命能。”

生命不是生命，；在她的眼光中，而是生命能。这个词里面，加上了一个音节，一个神经发达，感觉绵密的存在便于瞬间彼物化了。她的形象让我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生命。但她那种说话的方式，却使我想改变主意。她当然觉察得到我心情的每一点变化。她说：“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判断事物，没想到却伤害了你。”在生命结束之前，我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这种话使人软弱，我几乎在呻吟：“那么感情呢？”“感情？”

她又把脸转向了天空。这时，星光褪隐，早晨的霞光漫天飞舞。她慢慢站起身来。说：“如果依照感情，你要我怎么做呢？”

我躯体里的能量已经很少很少了，我乞求道：“请叫我一声爸爸。”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叫了一声，她叫出这两个简单的音节后，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下。她又问：“依照感情逻辑，我还能帮助你干点什么？”

我的生命的池塘里的清水马上就要流于了，池底的淤泥正在泛起，意识正在变得混浊。

但我还是坚持说出了我的愿望。我寄希望她具有的强大意志穿透力，让地球联邦那些独裁者改变思想。我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就像不知道最后一滴水什么时候流平

但我看到，霞光照亮了那个获得了地球人形状的外星人的美丽的脸，我知道，当她的脸完全被新一天阳光所照亮的时候，她将被新的生命能量充满。我模模糊糊地听到自己含混的声音，“请把……你的脸，转向东方，让太阳……让太阳照亮……”

深处

引子

一艘宇宙飞船拖着满身的伤痕孤零零地在太空中飞行，没有人知道它要到何处去，操纵飞船的宇航员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要远离那该死的地球，越远越好。罗德是个非常出色的宇航员，此时他正坐在卧舱中的写字台前，认真地写着航行日记。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我第十次从冬眠中苏醒，这次冬眠的时间比较长，211年。王思萌与哈瑞德早已作古了，死为自由之身，他们也应瞑目了。智能机器人工作完成得很好，一直到我

醒来没出什么差错。”

罗德站起身来，向飞船尾部走去。他来到两具钛棺旁，透过棺上的水晶玻璃看着棺中安详的战友，心中感慨万千，七百年前，他们一起冲过了帝国的封锁线，离开了高压统治的地球，争取到了自由，但随后便是几百年的太空漂流生活。王思萌和哈瑞德在第九次冬眠后，不愿再进入冬眠状态，如今已寿终了。

罗德把两具钛棺推进弃物舱，最后看了一眼两位战友，退了出去。舱门随即紧闭，抽气机把舱中的空气抽出，发出“嗤嗤”的声音。罗德按下一个红色按钮，弃物舱的后壁便徐徐打开，露出黝黑的点缀着繁星的太空。弃物舱内伸出了两只机械手，把钛棺推出了飞船。两具钛棺划着美丽的曲线远去了。

罗德低声说道：“战友们，依照你们的遗愿，你们将与宇宙同在。永别了！”回到卧舱，罗德又在航行日记上写下了一段话：“送走了战友，我感到有些空虚，或许我应该找一个地方过下半辈子，这样漂流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现在我离地球已足够远了，他们应该不会找到我了。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向我报告，前方十光年处有一颗星球与地球条件类似，我想就把那儿作最后的归宿吧。我给这星球起了个名，叫做——桃源星。”（1）发现

“喂！波特吗？请速到全球指挥部来，事情非常紧急，务必快些。”

“我马上到！”波特觉得有些奇怪，在这世代平安的桃源星上，还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部长肯定又是在小题大做了。

波特赶到全球指挥部，部长罗伯特早就等在门口了：“快点，会议就要开始了。”一边说着，一边把波特拉进了会议厅。进入会议厅，波特扫了一眼，发现全球的几十位顶尖科学家都到了，他们都在交头接耳，闹轰轰地不知谈些什么。

惊动了这么多大人物？“波特这时才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部长走上讲台：“各位！今天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去解决。昨天，第二勘测小队，在靠近赤道的一处沼泽中，挖掘出了一样东西，大家请看，”部长熄灭了灯，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他身后的投影。这是个有大约五十米长的梭状物，直径约十米。”据初步分析，这件物体像是个太空飞行器，年代已非常久远。我们机器人是在最近三十年才初步掌握太空飞行技术的，而且至今还不可能造出这么大而精密的飞行器。所以，这绝对不可能是我们桃源星机器人的东西，而很有可能是外星生命的。也就是说，外星生命早就探访过我们桃源星。这实在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结论。现在我们要组织一个小组，对飞行器进行细致的调查，这个小组由本部的波特负责。波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噢，没，没有。”波特心中暗骂，“一碰到难题就往我身上推，你这部长怎么当的。”

“那么就这样了，小组明天就开始工作。从现在起，各位的工作需对外保密，因为我们也不能确定会发现些什么，为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知道这消息的人除了在座各位和酋长，不能再增加了。”

第二天，波特领着小组成员来到发现飞行器的沼泽。这里周围已被酋长派卫队包围了，严格控制着出入。波特等人出示了特别通行证才被放行。来到飞行器旁，波特觉得它似乎比投影看上去更大些。

“组长，是不是现在就进去。”

“好吧，不过不要进去太多人，再找三、四个人就可以了。其余的在这里守候。”

“好的。”

几分钟后，波特带着几个助手进入了飞行器。飞行器中，波特和助手们在狭窄的走道里穿来穿去，不时能发现一些看上去有价值的东西。但有件事情非常奇怪，他们竟看见一些机器人的残骸。这些机器人和他们自己非常相象，难道说，早有他们的同胞进入过这里，抑或这就是外星生命？波特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组长，快到这里来！”

波特一惊，忙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

“怎么回事？”

“组长，你看！”

“这是什么呀……”波特大吃一惊。只见一间大房间里满是仪表，中间的墙壁上是一块很大的屏幕。房间正中央有并排的三张椅子，左边的椅子上很明显有个外星生命遗骸！体型与桃源星机器人居民相似，身上有些破烂的纤维物质，覆盖着白色的身体。

“千万别动。”波特在吃惊之余，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保护现场，先商量再作决定。” (2)文明之源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波特小组正在向酋长作汇报。

“让我听听你们发现了些什么。”酋长说道。

“我和小组成员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波特回答道。

“是什么？”

“经过测定，飞船的年代在十万到十五万年之间。大概就是在我们机器人有历史记载的开始时期，这艘飞船降落在靠近赤道的一处沼泽中。根据飞船尾部破损的动力舱来看，飞船着陆时发生了辐射泄漏，致使飞船上的部分乘员死亡。我们只找到了一具外星人残骸。这个外星人显然不是机器人，他没有金属部分。我猜想他的身体应该是由某种不稳定物质组成，例如构成我们桃源星上的低等动物的蛋白质，这些成分已腐烂，只留下无机物组成的骨骼。

令我们异常吃惊的是，飞船上还有些机器人的遗骸，一开始，我们不能断定这些机器人是不是我们桃源星的居民，对这个问题，小组成员有两种看法。其一是，这些机器人是在飞船降落后进入的桃源星机器人，由于不明原因死在飞船中。理由是，这些机器人与我们毫无二致，若他们来自外星，相似到这种程度的概率是极小的。其二是，我们桃源星居民就是这些机器人的后裔，我们的祖先来自外星！……”

“等一等，”酋长打断了波特的话：“你刚才说他们已经死了。”

“我想，另有一部分在辐射泄漏中幸存了下来，然而辐射泄漏对他们的电脑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害，他们走出了飞船，但却忘记了自己的来历，也失去了许多科学技术。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定居了下来，这以后，一代代的机器人被造出来，生活，老化，直到今天。”

“天！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

“可是，我们还发现了这个。”波特拿出了一本红色的本子，递给酋长，一边说道：“飞船内发现的一本航行日记，所用的语言与我们相同，这充分说明第二种看法才是正确的。”

“哦？我们竟是外星移民！”酋长不解，一边翻着日记一边问道：“那么还有一具非机器人的遗骸，是怎么回事呢？”

波特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很令人伤心，酋长。”

“怎么了？”

“他是飞船的主人，整船的机器人都是他的仆人。”

“仆人？”酋长显然很不高兴，“你是说我们低他一等？”

“是的，从飞船上尚保存的资料来看，我们机器人是他们制造出来为其服务的工具，说仆人是好听的，实际上就是奴隶。”

“这太可怕了！”酋长叫道，“我们应该是独立的种族！”

“这肯定会损害我们机器人的自尊心，而且，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制造机器人的时候已经在电脑深处加载了对他们的奴性，例如不伤害他们、为他们服务等，飞船上保存的资料称这为机器人三大定律：第一，机器人不能危害人类的安全，或因惰性而使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在不违反第一条的情况下，必须听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反前两条的情况下，必须保护自己。这三条作为机器人的生存原则隐藏在我们的脑中。这样机器人就永远不会独立发展成新的文明，而只能成为他们的附庸。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种奴性会导致机器人对他们的亲近感、归属感。一旦消息泄漏，难免没有些机器人要去寻根，于是我们将再度沦为奴隶。”

“这不行，必须封锁一切消息。”酋长说道。

(3) 若干年后的争论

“我说，泰德，你怎么会有这种荒诞不经的念头呢？科学家早已定论，我们机器人种族是这个星球上进化到顶峰的智能生物经自身改造，把蛋白质机体变成金属机体，用电脑代替生物脑而形成的。这是个牢不可破的结论，你怎么会对它产生怀疑呢？”

“这定论满是漏洞，根本站不住脚。桃源星上最高等的生物也只是些蜥蜴，它的大脑实在是太差了，从它到智能生物之间欠缺了许多环节，化石发掘也从未发现过高于爬行动物的生物。我认为，这星球上是否出现过土生土长的智能生物很成问题。”

那么我们机器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星球上除了我们，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我们却是金属的，不可能想象自然界直接进化出机器人吧。”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原来可能并不是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呢？”泰德问道：

“你的意思是？”

“外星移民。”

“这太难以让人相信了，我宁愿相信原来的定论。”

“你没听说过那个传说吗？”

“什么传说？”

“遥远的地方有个银河系，银河系里有颗恒星叫太阳，在太阳的第三颗行星 - 地球上生命，是他们给了机器人智慧。”

“荒诞不经，荒诞不经。什么银河系，什么太阳，从来就没有谁知道在哪儿！这不过是有些人造的谣而已。泰德，你好歹也是个科学院的语言学家，怎么能去相信这种无稽的谣言！”

“我不过猜测一下而已，别那么激动吗。”突然，墙上的屏幕上出现了科学院院长的脸：“泰德，约克，科学院召开紧急会议，请速来出席。”

“好的，我们马上就到。”(4) 惊人的发现

“各位！”院长大声叫道：“我们有个惊人的发现！”

会议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院长继续说道：“昨天，宇航员在太空中发现了一个金属盒，盒里有许多物品，经鉴定，这些物品不是我们桃源星机器人的，那么，这只能是外星生物的。……”

“外星生物？真难以置信！”会议厅里骚动起来。

“请安静！”院长叫道：“这次很有可能与外星生物建立联络。我们并不孤独，文明不是偶然的，桃源星外还有文明！你们的任务就是对盒内的物品进行研究，破译里面的信息。

这个工作由泰德领导、负责。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明天开始工作，散会。”

第二天，泰德从院长那儿拿到了金属盒。他首先把盒子交给分析员，分析盒子制成的年代，然后开始查看盒内的物品。首先有一张钛片引起了泰德的注意。这张钛片上有两个生物的形像，看上去与桃源星机器人体型上非常相似，直立，一个头，两上肢，两下肢，甚至他们也有两只眼，一只鼻，两只耳和一张嘴。但两个生物形体上稍有不同。

“这太奇怪了，和我们相似到这种地步！”泰德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情况记录下来。

钛片的边上还有一排小圆圈，泰德数了一下，总共是十个，其中第一个画得比其他大些，第四个圆圈旁画了一条弧线，弧线一端与第四个圆圈相连，另一端画着一个像飞船一样的东西。看到这里，泰德有些心慌了，他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头，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太阳系？如果把最左边的一个圆圈作为太阳，那么第四个圆圈就正好是太阳的第三颗行星，拉出的弧线代表这盒子从地球而来……

泰德接着看下去，他发现一张圆盘，似乎是塑料制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他决定交给分析员查查会有什么线索。这时，分析员走了进来，说道：“盒子的年代并不很长，应该在几十年之内。”

“什么？几十年之内？这，不大可能吧。这个范围的空间我们早就彻底研究过，并未发现智慧生物的痕迹呀。除非，他们是我们刚掌握的空间穿行技术？”泰德嘟哝道，“对了，这张圆盘你拿去分析一下，我怀疑这上面大概记录了什么信息。”

“好的。”分析员接过圆盘，转身走了。

泰德觉得一阵高兴，说不定那个传说是真的呢！

(5)真相

分析员跑来向泰德汇报道：“其实，这东西的原理很简单，它上面有很多小凹，有疏密和深浅的区别。刚才，我做了个小机器把它编码后对应到频率，就发出了声音，你听。”

分析员手里的机器发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像是各种动物的叫声，他们静静地听了好几分钟，突然，机器发出了他们最熟悉不过的声音，桃源星机器人的语言：“你好，我们是太阳系第三颗行星 - 地球上的居民，我们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欢迎你们来地球作客。

“接下去又是些他们听不懂的东西了。

泰德和分析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过了好一会儿，泰德才叫道：“那个传说是真的，这就是能给我们智慧的生命！嘿，我要告诉全体机器人，现在就去！”

几十个小时之后，这个消息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样扫遍了桃源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桃源星机器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显然很激动，有的甚至是狂热。

酋长此时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焦灼地踱着步。从老酋长把职权交给他直到现在，他从未这样难办过。秘密已经泄漏了，应该怎样挽回呢？他还记得权力交接那天的情景。那天，老酋长对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机器人实际上还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种族。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种族制造出来为其服务的。这个种族就是太阳系第三颗行星 - 地球上的智慧生物。……”

“那个传说是真的？”

老酋长点了点头：“在我们的电脑深处，隐藏着服从他们的原则，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们才得以独立发展，这个机会的得来很不容易，我们必须珍惜它。但我们电脑深处的服从原则始终是个障碍，为此，前辈酋长们已开始研究如何去除它，但现在还没有得出结果。如今这个任务传到你的手中，你要尽你所能去做。记住，在未找到去除方法之前，必须杜绝与他们的接触。否则，我们可能再度沦为奴隶。另外，你必须严守秘密，否则会引起骚乱的。”

酋长一边回忆，一边自言自语：“骚乱已经造成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酋长走到窗前，看见许多机器人正向他的办公室走来。有些人打着横幅，上写：“我们来自地球，我们要会老家。”还有：“让我们寻根去！”

酋长走出办公室，人群迎面围了上来，为首的正是泰德。他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对酋长说道：“酋长，您大概也知道了，我们打算回地球寻根去。您是否能配给我们足够的飞船？越快越好，我们都等不及了。”

“飞船现在都在使用中，不大好办。”

“什么事情还能比寻根重要！您一定要尽快配给我们飞船。”

“寻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我必须考虑一下，三天后给你们答复。”

“太慢了！”人群叫了起来。

泰德挥了挥手，对酋长说道：“好吧，就等三天。”

人群散去了，酋长仍站在门口，自言自语道：“怎么办呢？”酋长走进办公室，叫来最亲信的卫兵林德：“你去地球查看一下。”

“我？去地球？”

“对，执行这任务要有很强的自控能力，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利用我们刚掌握的空间穿行技术，一天就可赶到地球。以前老酋长交待过，没有研究结果前，不能与地球人接触，但现在形势危急，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离地球远些，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种不顾一切要扑进地球人怀抱的感觉可能是很强烈的，一定要把持住。多搜集些资料，三天之内赶回来。”

“是！”林德应道。

接下去的三天是焦灼的三天，酋长一边等待卫兵林德的归来，一边想办法，期间仍常有些机器人来要求配给去地球的飞船。

第三天，林德终于回来了。他来到酋长的办公室，向酋长汇报：“我把飞船停在月球，也就是地球的卫星上，当时我真的有一种飞到地球上，去为他们服务的冲动，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住自己。……”

“好了，讲一讲地球人的情况吧。”酋长打断道。

“地球上很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生物。到处都是核污染，我测定了一

下，大约在四、五百万年前有过极大的核爆炸，直到今天仍是寸草不生。也许是核大战吧。地球人没有多少，看来还处在饥饿之中，科技很落后，大概核大战使他们的科技倒退了，至今仍一蹶不振。在我们发展的年代里他们没有任何进步。那只金属盒是他们做的，可能是通过了一个意外的空间弯曲，到我们这里。……”

“酋长！”另一名卫兵冲进来叫道：“他们占领了飞船发射中心，抢了飞船，要飞回地球去！”

酋长忙冲出门，向发射中心跑去，两个卫兵紧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他们赶到了飞船发射中心，只见许多机器人正在举行回归庆祝活动，一派混乱的景象，他们马上就要返回地球去了。

酋长大喊了一声：“听我讲几句！”

人群安静了下来。

酋长大声道：“你们不能回地球去！”

“为什么？”泰德从人群中走出来问道。

“你们只知道是地球人给了机器人智慧，你们又是否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制造机器人呢？”

人群寂静无声。

酋长接着说道：“机器人是用来作为他们的奴隶的，是为他们工作的。在地球上，机器人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是作为别人的工具！”

“我们可以和他们平等共处嘛。”

“平等共处？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你们是否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疯狂吗？就是因为机器人在制造的时候，电脑深处就已经隐藏了对地球人的奴性，是服从主人的潜意识在作怪，看来这种奴性不除，机器人始终不能成为独立的文明。你们不能回地球去，一旦回去，只可能再度沦为地球人的奴隶，我们几百万年的独立发展可就白费了。”

一小部分机器人听到这里，开始犹豫，慢慢地，他们走到酋长这边来，和他站在一起。

“呸！不要在这花言巧语阻止我们寻根！”泰德突然拿出了一支能量枪，向酋长发射。

卫兵还来不及扑上去，能量枪已喷出了火舌。

酋长只觉眼前一阵白光，便倒了下去。

“哈哈！我们走。”泰德带领剩下的同伙登上了飞船，飞船在一阵浓烈的火光中冲上了天。

林德抱着酋长，愤恨地看着远去的飞船叫道：“你们这些畜生！”

“林德……”酋长喊着。

林德忙低下头来，说道：“酋长，我在这。”

酋长的声音很低，而且有点结巴：“桃源星不能再待下去了。泰德他们肯定还会回来，那时，他可能是作为地球人的奴隶，带着地球人来的。在地球人面前，我们的自控能力根本不会起作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文明就消失了。林德，现在我任命你为新的酋长，你带领剩下的人们远远地离开这里，去除奴性之后，才能与地球人平等交往。一切就交给你了。……”

林德放下死去的酋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向周围的机器人喊道：“准备大迁移！”深处----尾声

几艘巨大的飞船从桃源星上起飞，向宇宙深处进发了。新任酋长林德感觉到自己肩上这份担子的重量，他肩负着一个种族的兴衰成败。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老酋长临终的遗言始终会给他无尽勇气，林德相信这一点。

下雨天的故事

窗外正下着雨，我讨厌这种阴郁的天气，因为一下雨，令我讨厌的父亲就不会出去工作，而是整天呆在家了。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他那古怪的行为甚至使我感到不安。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每次我叫他“爸爸”都会使他沮丧万分，非常痛苦。从此，我再也没敢叫过他爸爸。

一到夏天，他就会要求我穿我最不愿意穿的粉红色连衣裙。对此我曾经表示过拒绝，然而面对自己的父亲，我无可奈何。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父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不正常？

我干脆把他当作一个疯子来看待。哦，天，我爸爸是个疯子！而且在依次偶然的视线接触时，我发现他竟用一种带有特殊感情眼神看着我。这个眼神使我几乎不知所措，从此再也不敢与他对视了。“唉……难道爸爸是‘变态狂’？”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真倒霉，我的生身父亲怎么是这样？

在下雨的日子里，我不理睬父亲，却独自坐在窗前想念着母亲，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当然，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我想象着她的模样，想象她爱抚我的情景，感到无比温暖。为什么没有留下一张母亲的相片？我恨透了父亲。

吃饭的时候，父亲坐在我的对面。我既不看他，也不和他说话，只顾自己狼吞虎咽。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好，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可令人奇怪的是，不管我的行为显得多么无情无义，他也始终对我态度和蔼，关怀备至。我忽然感到有些茫然，还掺杂着憎恨、伤感的感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接受我古怪的父亲，怎么样来接受我的命运。

一个星期天，我正查阅一本工具书时，忽然从书本里掉出一张照片，一张少女的照片。

我捡起来一看，哟！秋水般的眸子，小巧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粉红色的连衣裙……这不是我吗？但仔细一看，这少女的脸上充满了成熟的气质，显然年龄比我大得多。这是谁呢？难道是……母亲。

晚上，我凭借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一时的冲动，闯进父亲的房间，质问他这照片是怎么来的，质问他为什么讨厌我叫他“爸爸”，质问他所有的一切……父亲竟哭了，哭得是那样伤心，我听到他整夜在哭。真后悔自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似的卤莽，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

过了好几天，父亲的情绪终于渐渐好转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面前，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但我却觉得仿佛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那目光中有悲伤，有父爱，还有那种特殊的感情……

后来，父亲给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下雨天的故事。

十多年前……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公路上很滑。一辆非常漂亮的小车在飞奔，车上坐着一个美丽的新娘，

她那美丽的眼睛里显露出按捺不住的焦急。“对不起，要迟到了，请再快一点。”正在这时，灾难突然降临……

警察，行人以及各式各样的汽车把出事地点团团围住，这是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刚才，那辆庞大的集装箱卡车把一辆正在急驰的小车撞翻。这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小车，小车里躺着一位新娘。她那美丽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充满了恐惧。鲜血正顺着那薄薄的、红红的嘴唇，一滴一滴地落在洁白地婚纱上。

“对不起，我真的非常抱歉，陈先生……”医生沉着脸从急救室走了出来。“我想我们大家都尽力了。接受这个事实吧，别太难过了。”

夜里，过度的悲伤使陈昏迷了好几次，即使在昏迷中，他也在大喊未婚妻阿娟的名字——他太爱她了。

第二天早晨，陈渐渐平静下来。突然，他的脑袋中猛地冒出一个念头，使他兴奋得几乎发疯。他急步冲到电话机旁。

“喂，请找王博士。”

“哦，我就是。陈吗？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是、是这样的，昨天，我的妻子阿娟因为车祸死去了……”陈的嗓子眼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急忙设法调整情绪。

“哦，天！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悲痛，愿她的灵魂安息。我能够帮助你吗？”

“我想可以。你是不是在搞什么‘克隆’研究？”

“是的，那是一种复制生物的秘密技术，我的工作复制稀有的野生动物。”

“可以复制人吗？”

“当然，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也就是说，复制出另一个阿娟！”

“老朋友，你是不是发烧啊！可能你还不了解‘克隆’吧！复制出一个成熟的人可不是几分钟、几个小时，以至于几天就能够完成的，这需要很多年……”

“多少年我也要等，除非我死了！”陈激动地说。

“但事情并非‘等’那么简单。复制人不会拥有母体记忆的，而且，从婴儿到成年人，谁来养护她？如果是你养大了她，你怎么能保证她会比当作未婚夫而不是父亲呢？”

陈木然了。他现在才终于明白这事非同小可。现在，未婚妻可以复活的事显得比一切都重要。过了一会儿，他坚定地大声说道：“这些我知道。但我顾不得这么多，我只要永远可以看到她，照顾她，就满足了。”

王博士显然被感动了，他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可怜的人，想必你这一生与爱情无缘了。我理解你，可以冒着监禁三年的危险帮助你，但我觉得，你迟早会后悔的……”

王博士成功地提取死者未坏死细胞复制了阿娟。一年以后，一个可爱的婴儿诞生了，陈面对这个小生命百感交集。“她是我的妻子，我永远爱着她。”陈默念着，但心里却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女婴是他无可否认的“女儿”。所以，自从这个女婴出世以后，陈始终未能摆脱两种感情的困扰和折磨。陈爱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他无微不至的照看她，却不能忍受她叫他“爸

爸”，他要她穿妻子最喜爱的粉红色连衣裙，用带着特殊感情的眼神去望她……“妻子”和“女儿”连成一体，这是多么可笑有可悲的事实啊！

十多年过去了，陈渐渐老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却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

这是一个下雨天。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盛夏中的群山不禁有了一丝凉意。这里的空气湿润清新，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新鲜的美。雨中的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回过头冲着身后的中年人说：“不管我是谁，您的养育之恩我将永远不忘。爸爸，我永远爱你！”

“爸爸！我永远爱你！”这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在山腰，有一座长满了青草和野花的坟墓。

智慧泡沫

著名科幻作家流星雨在夏天的一个午后神秘失踪了。不过，他家的小保姆，十七岁的皖北姑娘小惠却说不是失踪，而是在家里消失的。她亲眼目睹了流星雨神秘消失的全部过程。

小惠说，那天下午，也就是流星雨消失的那个下午，有个自称是《未知世界》杂志社的美术编辑，名叫青木的中年男子登门拜访。

流星雨并不认识青木，但两人一经交谈，竟很投缘，很快就都没了初见面的拘束感，越谈越投机。至于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小惠却听不懂。

后来，青木话锋一转，说起了他前几天遇到的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

青木说前些日子，《未知世界》曾向社会征集外星人照片，当时主编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了。大概是因为有高额奖金吧，几天内收到的应征作品居然有千份之多。他的工作就是从中挑出拍得逼真的，分期刊在杂志上，让读者去评最佳的外星人照片。

青木解释说实际上这是个游戏，目的在于制造轰动效应，增加杂志的知名度和销量。至于那些外星人照片，自然无一例外都是应征者伪造的。

开始也的确是一场游戏。

直到有一天，一名应征者突然来到编辑部。

青木说那时是晚上八点左右，他一个人在加班，正在整理那些照片，应征者推门而入。

这位不速之客带来的照片，背景是绿茵茵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团白花花的泡沫。

应征者说照片上的泡沫就是外星人。青木笑了笑，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创意，让他把照片拿走。

那个人有点生气了，哼了一声对青木说，人类总是喜欢把外星智能生命想象成和人相似的模样，有大脑，有躯体，有两条腿，这种想法真是浅薄可笑之至，完全陷入了“地球沙文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实际上宇宙中最高级的智慧体，存在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外形如同泡沫，变化无穷。它们数以亿计聚集在太空中，成为漂浮的庞大智慧云团，以星体为食，有着雷达一样的神经。智慧泡沫落到地球上，能以它强大的能力，随心所欲地聚散空气中地基本粒子，以任何形态出现或消失。

应征者说到这里，冷笑几声，就消失了。

青木形容当时的情景说，当真是笑声未绝，人已迅速化成一团泡沫逸去，真是叫人终生难忘。

小惠听的入迷，插嘴说：“这样说来可危险了，身边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外星人变的呀！”

青木也半开玩笑说：“要说外星人，流先生的作品里写得最多，幻想奇特。有时我读他的书禁不住想，这个人哪来的这么多稀奇古怪、惊世骇俗的想法，该不会是个外星人吧！”

说完他一边笑一边盯着流星雨，鬼头鬼脑的。

一直一言不发的流星雨突然笑问小惠：“你看我像外星人吗？”

小惠觉得有趣，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笑嘻嘻地说：“有时候啊，你还真像。”

本来是小姑娘地一句玩笑话，流星雨听后愣了愣，随即长叹一声，竟然也化成了泡沫！

小惠惊骇地看到流星雨的身体像烂泥一样摊开，然后开始冒泡，前后仅两三秒钟，就变成一堆泡沫。最后这堆泡沫飘起来飞到窗外，飞上天空，不见了。

流星雨就这样消失了，所以小惠说他不是失踪。

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青木先生眼见流星雨消失，大笑三声说了一句“到底沉不住气”，言毕也化成一团泡沫消失了。

小惠后来把这些经过都告诉了负责调查流星雨失踪案的警察，但是警察都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们以为那是个小惠编的科幻故事。

捷径

唐风日记——

6月17日 星期二 晴

我将一本书放进了鼠笼，是一本英语书。我看到了什么？。。。。虽然我梦中不止一次地想过，但当事情真真实实的发生，我却觉得难以置信。注射了人脑化学胶质的老鼠竟津津有味地翻阅起英语书来。

这证明我完全是在正确地，老鼠通过人脑胶质中地英语密码学会了它本一窍不通的英语单词，它接受了人脑化学胶质！我又提取了鼠脑化学胶质，姑且称它为“知识注射液”。

然而实验始终没有完全结束。这种化学胶质会产生何种副作用还不是十分清楚，有待日后研究。

我感到无比的劳累，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唐凯日记——6月17日 星期二 晴我的天，简直匪夷所思——这群老鼠“吱吱”地说着英语！老鼠竟然能够读懂英语书？叔叔隐居二十多年，不惜被人当作“疯子”，原来就是为了研究这种“知识注射液”！如果将“知识注射液”注入我的大脑中，将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眼看快高考了，我的英语一直不尽人意，真怕会拖累我。有了“知识注射液”的话，我岂不是能轻而易举地考入名牌大学嘛？我抗拒不了这个想法地诱惑。也许偷一点叔叔是不会发现的。。。。

哦！叔叔快回来了，赶紧溜吧！

唐风日记——6月18日 星期三 多云今天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到底是谁偷走了0.1毫升的化学胶质？这些年来人人都误以为我是一个疯子，谁会踏入我的家门？难道是小凯？不、不会，他临近高考，每天复习得喘不过气来，怎么会到我这儿来呢？。。。得小心防范了。

看来，要加紧研究才行！

唐凯日记——6月26日 星期四 小雨刚开始真是有点忐忑不安，现在应该风平浪静了吧！叔叔一直没有发现是我偷了那些“知识注射液”。回想叔叔满脸须发中得两道目光，见谁瞧谁，恨不得把对方的心底看透的摸样，真是后怕！

“知识注射液”的能力无比惊人，当天没觉得怎么着，这几天它的功效完全发挥出来了。

以前犹如天书似的英语单词一看就会，摸底考试破天荒得了个99分。英语老师念成绩时忍不住使劲摸头——他一表示惊讶就喜欢摸头，同学们也对我另眼相看。

我有信心考取名牌大学，等着瞧吧！只是今天有点莫名其妙，我老是觉得身后有人在盯着我，大概是高兴过头了吧。

唐凯日记——6月29日 星期日 多云早上哥哥对我说，他深更半夜听见耗子磨牙，还“吱嘎——吱嘎——”地学那种声音。

我哈哈大笑：“我家好久没有发现过耗子了。”

哥哥说：“不过我推你时，那声音就没有了。”妈妈也说：“对，我好像也听到了，真奇怪！好几年没有闹过耗子，明天买几包耗

子药来。”一听“耗子药”三个吱，我的心突然莫名其妙地“咯噔”一跳，怎么回事！

唐风日记——7月3日 星期四 晴我完全瘫了，怎么也站不起来。失败了，彻底失败了。。。经过半个月地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化学胶质有着巨大的副作用：知识的转换储存只是短暂的，不仅如此，而且当知识消失后，潜伏在胶质中本体的意识便会侵蚀宿体的大脑，直至完全占领。。。有人在笑，我感觉到了。我回过头，老鼠静静地趴在笼里，注视着我。它的触须在动，好像在笑，阴森森地笑。。。。。

唐凯日记——8月1日 星期五 晴我考上了清华，而且是以全国第一地成绩。明天去着叔叔，也要向他祝贺，没有他的“知识注射液”，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哦——大脑怎么有点晕眩？现在一放松，还真不容易适应了。还有，这些日子我挺容易健忘，也爱吃零食了，更奇怪地是我晚上不容易打盹了。

唐风日记——8月2日 星期六 晴小凯来感谢我，说是他偷走了0.1毫升化学胶质才使他的英语成绩迅速上升。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小凯那兴高采烈地笑脸离我越来越远。。。该死的试验，该死的老鼠，还有我的梦想，都见鬼去吧！我嚎叫着如受了惊的野狼一样跳了起来，见什么砸什么，全然不顾小凯的惊慌。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XX报》8月13日消息：本报讯近日本报记者前往A市准备采访今年“高考状元”唐凯时得知，唐凯已经被医院隔离治疗。据院方权威人士说，唐凯现在只会像老鼠一样吱吱叫着四处乱窜。院方会诊得出得结论时，唐凯

因为兴奋过度而导致精神失常，无法再恢复正常。
教育界为失去如此一个人才而感到惋惜。

违禁品

深夜。

墨黑的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只有圆圆的月亮透过厚厚的云层，微微的显露出些轮廓来，和着路灯淡淡的光，默默的照亮这城市的路面。

远处一个人影缓缓移近，一个男人戴着一个精巧的面具。“……十一，十二，十三。”他停止了脚步，看了看表，接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发皱了的旧报纸，对着路灯看了起来。

一个影子从路灯后闪了出来，黝黑的面具在路灯下格外引人注目。

“有人跟踪吗？”影子问道。

男人分外的不屑，“货呢？”

“钱呢？”

男人迟疑了一下，“这儿，先让我验验货。”

影子递过去一个罐子，男人打开面罩，揪了一下按钮，一股无色的气体从罐子里喷了出来。不等气体开始消散，男人便一下把它们都吸进了肺里。

“是上等货，你开价多少？”

“五千一罐。”

“好吧，我全要了。”

男人递过去几张卡片，接过来四个同样的罐子，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几个全副武装的人从黑暗中跳了出来。他想也没想就回头跑，另外几个人挡住了去路。

“你们两个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把手放在头顶，不许反抗，你们有权利保持沉默……”

“诺曼，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事实，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影子坐在被告席上一言不发。法庭里明亮的灯光使他觉得很不自在。

“被告人诺曼，在国家明令禁止的情况下，私自制造并出售违禁品六号牟取暴利，致使七人成瘾，其中三人死亡，情节恶劣。根据刑法第 786043 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枪手这一天都觉得恍恍惚惚的。那一枪她总觉得没有打中，虽然尸体早已被深埋在地下了，可她总觉得自己打到的——只是个影子。

男人无力的在路上走着，从戒毒所逃出来已经是第十天了，他们给他换上的那个廉价面罩令他很不舒服，他又一次坐下来歇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有了些精神，便从身边的包中取出了那个白色的箱子，又从怀里掏出一把勺子撬了起来。当他的手再一次被划破时，箱子终于被撬开了。

男人的眼中闪烁出光芒，他顾不得还在流血的手，从箱子里取出一个浅蓝色的罐子来。

他一把扯去面罩，把头凑到罐口，贪婪的吸了一口，又是一口……

巡逻队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他的尸体，面罩被扔在一边，瞪大的眼

睛望着天空。

“服用违禁品六号过量致死。”法医看了一眼说，“已经死了十天了。”

尸体被抬上车，送去掩埋了。一个队员滑了一下，“这鬼地方！”他狠狠踢飞路边的罐头，骂骂咧咧的走了。太阳升至天顶，照例开始它每天两小时的赐福。路边的一个罐头懒洋洋的翻了一下身，让太阳照亮它的肚皮。太阳很小心的品味着那段怀旧的文字。

穿墙人乔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你所不能预料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从前的古中国武术中，有一项最令人神往的绝技—轻功，正所谓来无影，去无踪，转袖乾坤入怀中。而事实上，根据一些资料的说明，所谓的轻功高人，说得时代感一点，恐怕只能算是气功家与运动员的综合体，至于武侠小说的蝠王等高手的轻功妙技，恐怕也只能在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中出现。

我是个记者。由于本身的使命感，我选择社会新闻做为我的发展舞台。我不跑政治新闻的主要原因是：我不相信政治，尤其是我们台湾目前所谓的民主政治，我想稍稍有点政治理想的人都会跟我一样，对这种充满金权色彩的政治体制感到失望！当然，这不能怪那些以金钱为踏板而跃上政治舞台的

社会精英，要怪只能怪我们自己：明知这些人是不适合从政的，偏偏还藉由我们自己的手，让这些人一偿政商合一的宿愿。

由资本主义下的利益思潮而衍生的民主思想，由于喝的是资本主义的奶水，当然就跟金钱一物脱不了干系，只是，断奶期总是要到的：早断奶的，由于反抗意识的产生，造成了马克思、列宁，甚至毛泽东式的共产政治体制；而断奶慢的，就跟现在的瑞典、法国一般，成了资本主义下的改良式社会主义体制。台湾，也正朝着瑞典、法国的方向而走，只是，在正式断奶之前，我们仍免不了吸吮手指的坏习惯。

好，该谈到正题了。由于我的道感所选择的职业的关系，使得我有了更多接触社会百象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这个机会，认识了乔，一个可悲的超能男子。

初见乔的那一天，天气并不怎么好。当时，我正忙着作一系列的，有关特异能力的超能者的介绍。一般来说，诸如此类的素材，在那时是相当受到读者所欢迎的，也因此，为了提升报纸的发行量，我虽然打从心底有千百个不愿意，但是在老总的一半鼓励，以及一半压迫之下，我屈辱地接受了这个使命。

可是一开始，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有关气功师一类的特异能力之士大都是出自于中国大陆，而这一方面的报导，早在台湾媒体前一阵子一窝蜂的大陆热之中，被炒热得差不多了，甚至还发生某大陆著名气功师，因媒体的喧腾，而在台娶了某著名女星，落地生根，甚至成了年度中国男人十大风云人物！

因此，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再随着媒体这一波愚狂的大陆热而走的话，那么即使我再努力，也无法做得更多了，毕竟我们这家报社的规模并不

大，在金钱上所能给我的支援极为有限，而那些知名的大陆气功师，在近几年台湾传媒的哄抬之下，索价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为了节省预算，以及建立独家报导的特色，我决定以台湾本土的特能人士作为我这篇系列报导的主要合作对象。就因为这个理由，我打了一通电话给高中时的同学黄文雄，听说他对这些异能现象一直颇有兴趣，而且也很有系统地集资料，虽然他这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在这件事上，他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介绍了乔给我。

我是在台东山区的一间小木屋中跟乔见面的，当时，我实在是很难理解，像乔这么一个拥有特殊能力的异人，大可利用本身天赋的超能力，在媒体上表演展示，就像那些大陆气功师一样名与利尽收，虽然不一定会大富，但肯定是会过得比在山区好，至少在物质条件上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后来我终于了解，乔之所以藏身在台东山区的理由。

乔的能力是穿墙，没错，就是轻轻松松地穿越任何阻挡在他面前的物体的那种能力，即使是人也一样！我一开始完全无法置信，人可以改变自己身体的分子结构，而任意穿越所有的物体！天啊！这简直就已经超越了我个人所能理解的范围，比以前我听过的，有关死后世界的传言还玄，但是这是真的，乔就真的做得到！

“没错，正如你所见，我真的天生具来穿越任何物体的能力，不管是一面墙，一栋建筑，甚至于一个人。”我依稀记得乔那天所对我说的话。“可是，我并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你知道吗？当你发现自己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一个人的房间，进入一个深锁的保险库，其至于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去探知各种不愿被人所知的秘密时，那种感觉会是多么可怕！”“的确，一开始我也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进入我暗恋的那个女孩的浴室偷窥她诱人的胴体；跑进银行的保险库中签名；半夜里溜进总统府，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插上一面中共五星旗；甚至于把我自己潜伏在另一个人的内心，假扮那个人的良心；可是，这一切都是个恶作剧！一场造物者精心设计的恶作剧！天啊！我甚至还可笑地以为我捉弄了上帝！其实事情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么精采，我只不过是一颗棋子，就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都只是造物者手中的一枚棋子，只不过有的人是皇后，而有的人只是小兵而已。而我，就是那万中选一的皇后，乍看之下是强而有力，事实上却有着极大的致命伤。”“致命伤？你是说你的天赋对你而言是有害的？”对于乔的说词，我显得惊奇而怀疑。

“对，老实说，我并不像你表面上所看到的，是个健全的人，我的能力所带给我的，是一连串的梦！这是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才发现到的。”乔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又继续地说着。“我所谓的致命伤，是指我的天赋能力，有短时间的转移现象。”“转移？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的能力转移到别人身上？”乔的这一句话，更加地令人不可思议了。我有种挖到宝藏的喜悦。

“嗯。就如同我跟你说过的，我身体中的细胞分子，可以很容易地模拟、变化成另一种结构分子，藉由这种分子的同化作用，再加上分子交换的过程，使我具有穿越任何物体的能力，可是有一点是必须先说清楚的，我的穿越能力，是一种分子的交换，而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实质上的穿透行为。所以，当我穿过一面墙的时候，我体内的生化系统会释放出一种奇妙的酵素，这种酵素影响了我体内细胞中的分子排列，使之与那面墙的结构分子完全相

同。于是，当我穿过这面墙之后，我体内的部份细胞分子，会被转化成墙的结构分子而留在墙里，相对地，我体内也会保有一些原本不是属于我的分子结构，不过，这对我并不要紧，我体内的免疫系统会因此而发出警讯，然后产生另外一种酵素把这些分子结构转化成我体内的细胞分子。但是，我的透体 则不然，无机物倒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简单的有机物也不太会，要是遇上复杂的生命体，那么可就麻烦了。虽然我会释放出酵素以供在透体内的分子转化，但是，我刚刚所说的两种酵素只有在我体内以及非生命体中才能正当运作，不然其转化速度会变得相当慢，所以，我的能力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短暂地分殖到我的生命透体上了。”听了乔的说明之后，霎那间，我整个人呆住了。我几乎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奇特的事！我发呆了数分钟之后，才又回过神来，重新提出我的疑问。

“所以，你离开了人群，是因为你害怕因此而招致不必要的干扰，比方说，像是求你穿透他们，以使他们有为期一至两天的，像你一样的超能力？”我问。

“你是个聪明人，推测得很正确，文雄说得没错，认识你会让我永生难忘。”乔的回答显得轻松而从容。

“那你为什么还接受我的访问？而且还告诉了我这么多？难道你不怕因为我的这一篇报导，而使你必须再度出走？”我问得更尖锐了。

“我不怕，该来的总是要来，想要有所收获的，也势必得付出一些交换的代价。你毋须太挂心，只要做你认为应该做的，那就是对的。顺道告诉你好了，我体内的酵素对一般人体而言是有害的，如果让它运作的话，我的意思是运用了我的能力，那么那个人体内的生化系统就会开始机能受损，一般来说最明显的就是免疫系统的混乱，也就是说，会经常产生莫名的排斥现象，最后整个免疫机能丧失。”“免疫机能丧失？那不就跟 A I D S 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拿其他人作实验？”我有点害怕乔的能力了，倘若如同我的猜测，乔是利用生体实验来了解自己的能力对一般人体的影响的话，那我现在的处境岂不...？“不，我没作过任何有关的实验，因为我不想像小白鼠一样。我知道这些后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太...。”“你太太？！”“是的，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真的非常爱她。就因为我爱她，所以我愿意跟她分享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能力在内。也因此，我对她的爱就成了她生命中死神的响钟。”我发觉乔说这话的同时，眼中满溢的泪与情。

“喔！真是对不起，我触及了你的伤心事。”我满怀歉意。

“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错，你毋须为此事自责。”说到这里，乔的眼泪又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

“真对不起，杨先生，我想我得休息一下。至于我们的谈话，如果你还有想知道的，我愿意再找个时间跟你谈的。”乔拭了拭眼中的泪水，用一种抱歉的语气跟我说。

“喔！不了，实在非常谢谢你的配合，我想我这趟来，已经得到我所想要的了；我想，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打算明天就将这次的谈话内容刊登在我的系列报导中。只是，我真的怕会因此而干扰了你的生活。”“没关系，你不用管我，我会没事的。”“那么，谢谢你。”我起身对乔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大礼。

就这样地，我带着丰富的访谈资料，离开了乔所住的山区小屋。

